經濟全集序

文章之於世也必其有誠然者也誠然者何經世濟世世不可無此文文乃不朽於世從昔騷人韻士雅欲千秋而秦灰不燼者獨尼山六經他不數數性命固經濟之祖即左國班馬睥睨今古豈繫摛藻屬辭遂足傳世無亦與亡得失之間數事立言實關經濟昌黎之言曰沃其根者其枝茂仁義之言藹如也斯可知其為文矣歐蘇諸大家皆憂世憤世以文章行經濟言之先固有誠然者何耳食者遂以文言文也準臺趙公沒十餘年其子始出其經濟全集問敘於余余惟公之經濟不因文傳公之文不因敘傳然余

之知公頗深誼不敢辭公以名家子弱冠成進士倜儻卓犖無膏
梁態深心世道輒以不朽自期天子收之天祿石渠中出為柱下
史晉列卿貳特衡較士秉鉞廵方悉經濟大局公游刃於此其言
皆訏謨定命世不可無今讀所為集木天新製足挾
天庭抗疏烏臺弌補
袞闕鐵甸齊蜀之境既拯孑遺熏殄大憝猗歟文武為憲公之經
濟煒煒煌煌烏得以文為文卯午夜展閱慨然如見公飛霜白簡
時夜月屋梁使我愁如爾嗚呼哲人往矣遺言不沒文章不朽勛
伐常存屯蹇方殷安得起公九京復贍經濟也

趙翰林經濟全集目錄

經濟全集目錄畢

趙翰林經濟全集卷之一

男鴻臚寺序班趙曙彙輯

戶部主事趙晟編次

曾孫國學生趙鄌刊

後學畢維東校梓

八世孫庠生趙鴻鈞重刊

翰館會課

望闕賦

題上林春曉圖　七言律詩

瞳曨曙色分層漢縹緲春光滿上林裛露新苔輕展翠拂堤弱柳半成陰好風鼓浪金波裏旭日凝煙玉樹深應是翠花稀御幸披圖空對一長吟

九日登高

憑高延眺思悠哉大漢蒼蒼雁影迴四野浮煙連紫極千林朔氣擁金臺祇應濁酒供多興更有白衣鼓壯懷落日平原極目盡流連車馬且徘徊

詠紅梅詩　七言絕句四首

渾將絳色點寒花一簇輕紅倚檻斜日映芳菲舒碎錦風吹歷亂散餘霞

江城寂寂鎖春寒照眼流霞點點丹莫道高樓頻吹笛新粧留取依欄干

流彩偏宜綠水傍濃姿洗盡漢宮黃天香國色應誰似半醉西施弄豔粧

紅雲飛上向南枝疎影寒香分外奇偶作嬌夭桃杏色清操不改雪霜姿

漁陽老將行

六郡少年遊俠子千金結客沙場裏自負龍頷當封侯挾筴空弦

經濟全集　卷一

應拊髀古來重鎮數漁陽天驕時爾犯邊疆嗚咽胡笳悲明月趁趯鐵騎踏秋霜將軍丹心誓報國橫行要藉天山色弓矢感沸震風雲干戈光芒耀日月間關百戰當匈奴數搗胡穴擒骨都時光荏苒不少待二毛種種盈頭顱云道裹革男兒志期令幕南無王廬漁陽煙火乍相望士馬懔懔肝胆喪將久深諳夷虜情顏色不動神逾王神逾王氣盈肘匹馬直度祁連山彎弓射得單于首歡騰踸蹀奏凱還軍中淨不鳴刁斗吁嗟乎赤胸懸印何卓犖白首據鞍猶矍鑠老壯馬翁古所稱此老繼之亦不惡人生百年須有極獨憐聲譽滿四域中原婦女知姓字歸來親舊不相識吁嗟乎即今聖治不忘戰將軍坐鎮邊疆莫行看茂伐圖凌煙燕然勒石那足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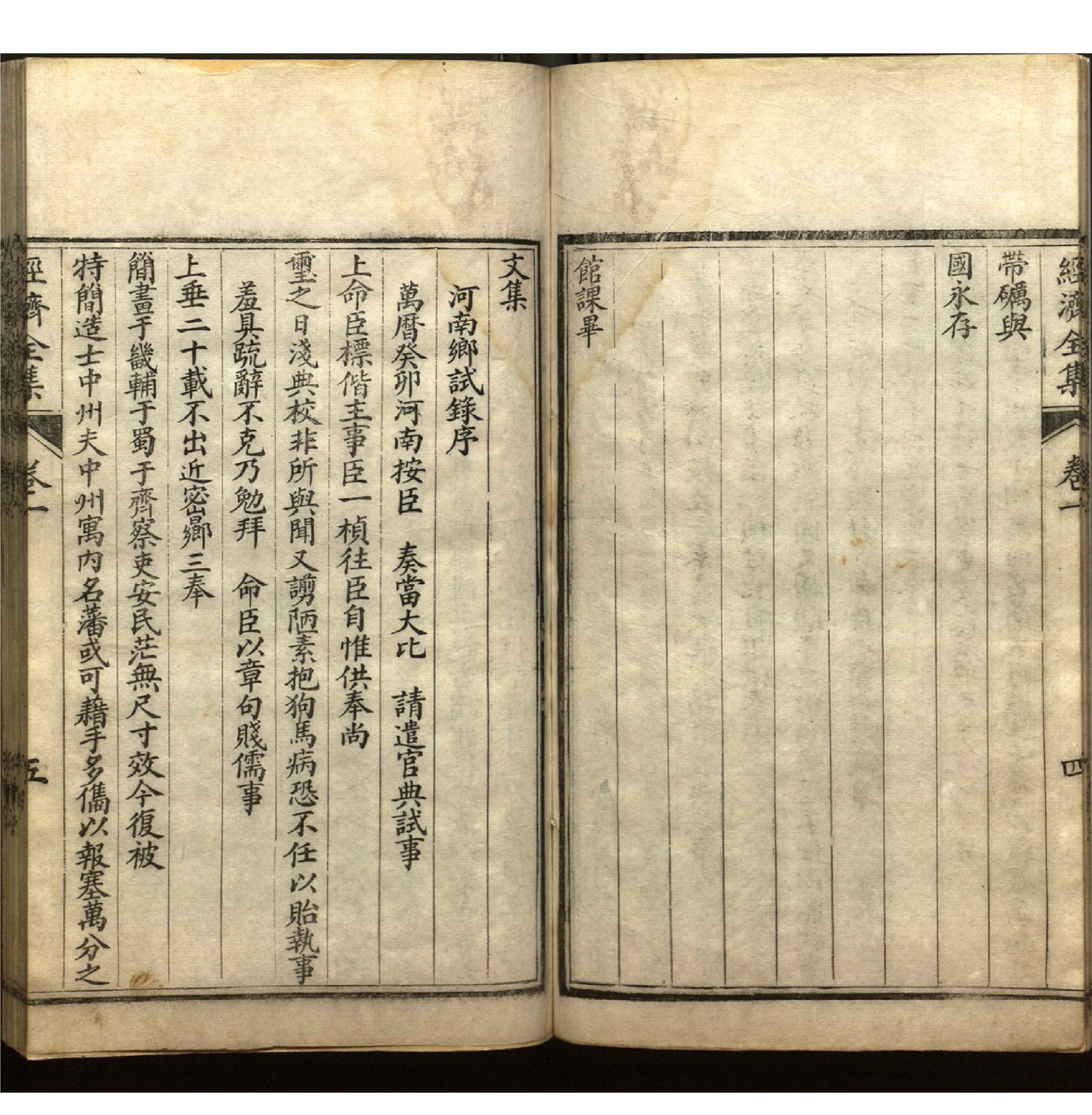
金人捧劍篇

長安佳麗逢三月女郎遊冶試春服何處温泉流瀰瀰秦主開筵向水曲曲水車馬如雲屯新粧姣服列繽紛澹蕩雲煙空際遠俄驚波底煥星丈星丈烱爍信奇絕紫電白虹輝五色金人提此銜波濤流澌劃然為中裂神物原經百鍊成寒光直上於青旻七彩九華未足數錚錚時作龍虎吟威芒慘淡西方氣金人自是太阿精飛去吴江入秦水來為秦王定覇功勝蹟迄今已成古此劍無

乃入延津嗚呼安得靈秘出水心猛士揮之淨邊庭

開國功臣六王贊

於赫聖朝應運肇興驅彼腥羶煥我文明追維
聖祖神武奮揚義旗一指九土披攘風因虎嘯龍興雲從實舉群
策大振厥功桓桓中山忠義天授動迪紀律寍逞健鬬俘陳馘張
如狼斯耨齊洛燕秦次第入彀玄黃紛迎漿食慚後歷撰元勳罕
居其右赳赳開平膂力邁倫帷幄決勝洵為天能披強陷堅賈勇
先登鞋口平江君爾忘身燕支克復鬬隴就擒謙謙君子勞而不
矜偉哉岐陽英武鮮儷閎毅沈深莫窺其際踔厲奮發遇大增氣
亡胡逐北應昌攸至遂僇名王遂贊國事洎旋家衖恂恂文士烈
烈寍河餉重凝裕江淮席捲漢沔長驅律勍崑崙雷轟電鶩仁義
勇畧爰釋西顧卓矣東甌偉度昂昂爰識真主於彼滁陽倜儻質
直鎮定勔勳七閩三秦塵波不揚受知九重寵第播芳於爍黔寍
實惟帝支寬弘沈默仁勇兼資馘梟破險如頫拾遺出撫遐陬威
愛並施六詔百蠻如水斯歸大功既集世鎮南夷躭經枕籍手不
停披赫赫我
明猛士如雲追躅十亂媲媺五臣恢張
聖武則莫我敢承日月重煥九宇維新勒伐竹帛雲煜來今山河



帶礪與
國永存

館課畢

文集

河南鄉試錄序

萬曆癸卯河南按臣　奏當大比　請遣官典試事
上命臣標偕主事臣一楨往臣自惟供奉尚
璽之日淺典校非所與聞又譾陋素抱狗馬病恐不任以貽執事
羞具疏辭不克乃勉拜　命臣以章句賤儒事
上垂二十載不出近密鄉三奉
簡畫于畿輔于蜀于齊察吏安民茫無尺寸效今復被
特簡造士中州夫中州寓內名藩或可藉手多儁以報塞萬分之

一手既
陛辭乘傳馳至則御史臣大美巳辟致推官臣向廷臣好善臣暐
臣建中臣經雅知縣臣復興臣文臣棟臣日華臣策臣時熙臣
延登臣養正教諭臣仲賢臣叔聞同典厥事而身實紀綱之祗
戒廉內外事既蒇且肅提調則左布政使臣學閔右布政使臣
登瀛監試則按察使臣奎右參政臣煒相與奉御史約束懍懍
惟謹已進提學副使臣吳中明所選士三試之得八十人藉以
獻夫今天下稱多事事稱難圖矣說者謂非得才無以救世非知
人無以辨才噫知人則臣安能惟竭耳目之力冀得才為救世

用以報
上知遇則臣曷敢不勉焉頃臣之星駕南鶩也涉漳衛濟大河歷
夷門梁園之墟而抵汴見其地曠衍沃饒鏤分繡錯綰轂水陸
心膂函夏二南之保釐康叔之富教周漢唐宋之都邑均在焉
信九州之奧區上腴乎延覽寧故則翼翼炳炳連轢史籍芭符
於是乎孕圖書於是乎啓汝潁賢人之聚伊洛真儒之宗又前
古聖喆之總萃淵藪也我
朝燠休烝變比隆帝王二百年來中州尤為樂土而以今視昔則
有不能無疑者繭絲日增徵輸日促殷繁者消索恬嬉者凋劫

梁豫之間蕭然非舊觀矣及程其藝則藻績者競研英㝖者極騁卓詭者標異人文雖盛其視先民之程亦不能無歧焉嘗聞之言語居德行政事之交文章關氣運風俗之變故知言之極者必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而疾文之過者至比於鄭衛等於俳優此非已甚詖淫之流敝綺靡之濫觴端使然也觀於中州昭代所得士最著者如南陽洛陽之翊贊禹州靈寶之劻勷大康盧氏之剛介安陽懷慶之論思其人之德業皆足以尊主庇民扶植元化而當時所操之藝為羔雁鵠的者後世無傳焉則其樸質無奇不諧於時可知已夫由世道論今之時視諸君子之

時不相逮也由人文論諸君子之時視今之時亦不相逮也然諸君子居其文之未盛而維世也易今居其文之既盛而維世也難其故何也蓋人文未盛之時如金之初剖木之始材質完而體具挈以制用無所不可若金已飾而木已雕則巧麗有餘而體質虧損欲以返錯為鏐支小柱大豈可得哉臣自揣不文亦不敢以文概多士惟是奉

朝廷德意遵禮臣邇者所下功令斤斤畫守謂以一日之技足以定士之品臣不謂然謂以一都之試足以挽士之習臣不謂不然入闈謹與同事約防不厭密閱不厭詳參不厭衆準不厭一

譎誕而流漫弗入也剽獵而膚露弗入也竄二氏於聖經抗臆
說於傳註弗入也以詭語代今文强經旨傳時事弗入也良之
必無留好之必投衆所不能必庶幾哉以雅易浮以正易頗則
兹約可無負矣夫以言求人已為枝葉矧制舉之言階進之弁
髦耳豈以是遽信其衷且終哉抑記有之事君大言入則望大
利小言入則望小利今世道阽急士習泄緩求一言之利斯已
難矣盍亦精求其言而厚望其實言之藹藹者可以望其為仁
義之人言之諤諤者可以望其為正直之人言之偲偲者可以
望其為詳遠之人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使

時不相遠也由人文論諸君子之時視今之時亦不相遠也然
諸君子居其文之未盛而維世也易今居其文之既盛而維世
也難其故何也蓋人文未盛之時如金之初剖木之始材質完
而體具挈以制用無所不可若金已飾而木已雕則巧麗有餘
而體質虧損欲以返錯為鏐支小柱大豈可得哉臣自揣不文
亦不敢以文概多士惟是奉
朝廷德意遵禮臣遹者所下功令斤斤晝守謂以一日之技足以
定士之品臣不謂然謂以一都之試足以挽士之習臣不謂不
然入闈謹與同事約防不厭密閱不厭詳參不厭衆準不厭一

謠誕而流漫弗入也剽獵而膚露弗入也竄二氏於聖經抗臆說於傳註弗入也以詭語代今文强經旨傳時事弗入也良之必無留好之必投衆所不能必庶幾哉以雅易浮以正易頗則玆約可無負矣夫以言求人已為枝葉矧制舉之言階進之弁髦耳豈以是遽信其衷且終哉抑記有之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今世道阽急士習泄緩求一言之利斯已難矣盍亦精求其言而厚望其實言之藹藹者可以望其為仁義之人言之諤諤者可以望其為正直之人言之偲偲者可以望其為詳遠之人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使

天下無違志之言斯

國家有受言之益則多士所為甄收於有司者安知其非靖　獻

於

明庭者乎彼先資未能戎信篤論或出色莊亦十百中之一二臣豈忍以此薄待天下士哉顧臣亦非顓責之士也貞女之字賢母訓之騏驥之御良工調之主司猶風也舟之順逆向焉主司猶表也影之曲直隨焉臣夙有以自矢亦且以之矢多士乃進而祝曰無使以榮而易衷無務冒名而滑真無甘心波流而卻步蹇阻無桃李私室而胡越公家願與多士蚤夜儆戒以副玆

祝臣言止此矣雖然較士以文責文以實臣之所敢知也人百
其心行百其岐臣之所不敢知也昔何武所舉方正盤辟雅拜
卒受其適權德輿典文衡登崇賢俊世載其名段干木李陵匹
夫耳而西河之美隴西之恥鄉黨至今被焉然則是舉之得失
主司與其人與其鄉共之矣自今以往諸士其邁跡而加修為
世道重為爾先達光主司惟子之榮其滿志而漸靡無俾世道
有忝爾先達主司惟子之辱諸士宜慎擇所處哉是役也總河
則右都御史兼工部右侍郎臣李化龍總漕則右僉都御史臣
李三才撫治鄖陽則右副都御史臣胡心得前巡按則御史臣
楊光訓巡鹽則御史臣馮應鳳臣蔣以化臣曾舜漁屯田則御
史臣牛應元督運則御史臣楊廷筠　使至則太僕寺卿臣林
烴尚寶司卿臣吳華禮部主事臣鄭友周行人臣李雲臣張孔
教中書臣吳宗堯監兌則戶部員外臣蔣之秀主事臣陳其猷藩
臬則參政臣陳所蘊臣蔡逢時參政兼僉事臣朱思明副使臣
蘇光秦列銜則參政臣周傳誦副使臣劉如寵臣劉大文都司
則署都指揮僉事臣鄭儒臣藍汝惠遊擊臣韋宗昭而按察使
臣馬朝陽副使兼參議臣何大化則以
慶賀行例得備書云

尚寶司少卿趙　謹序

戊子山西同貢錄序代督學使者

蓋在功令諸郡歲一貢士
天子頗倣周官遺意云歲丁亥余不佞屬賍學政山西臨期謹遵
制矢公肅慮簡才與年合者若干人以
獻事竣諸士乃相與退然敦齒讓道世家甚驩因為同貢錄以志
不忘而乞不佞一言弁諸首余惟今天下士豈不斤斤重科第
之選哉夫欲翹翹貫名高則科第誠重然直浮名耳今士之高
揖青雲而睥然不輩者豈盡逡逡躬行君子自非然者而人且
從旁目笑之則浮名直土苴耳士所重顧自有在哉余觀
祖宗朝涵風未漓士習樸茂人各以才奮而不以格限士即第不
為競榮即不第不為隤修彼誠審所重矣其後乃稍稍嚴於格
而士之厄於有司者復藉口焉若曰彼因以種之吾即贔屓而
修繩墨而趨安所用之然頃者
廊廟需真才甚急頗欲破拘攣而廣登進意非不津津厚也然竟
未有殊異之才越常調而稱　指者即間有之又何翅空谷足
音也繇斯以譚又若士之自為輕重者然夫士因自監謂何耳
公論在

朝清議在野即有挹闕之能挈瓶之智猶然行能不上掩矧士也歟哉夫小大各有所適而為善貴滿其分故官毋論崇卑所貴守公事毋論要劇所期殫力懷忠裏信抱規履矩兢兢乎若持供璧而行毋敢稍即於敗度以自失所重士如是足矣語曰百年之計莫如樹人

國家豫養多士日廩而月餼之亦惟是樹才期需緩急用耳豈其重養而輕馭之士自俛首圭竇久已坐縻縣官粟今一旦脫跡膠庠復且翩翩遊國冑與海內士交驩即不然而不日且為諸生長是

國家於諸士恩至隆重匪薄也重施而輕報之謂恩遇何諸士必不其然矣至若不以滿假灰志諸士勉乎哉孜孜畢精經生技以自致於青雲余固知諸士優為之然而進乎是矣姑不論論其位之素者而要之乎所以重余業已前言之矣

贈郡守魏老父母入覲序

趙　曰魏君之守解也蓋苦節哉三年如一日矣解故地瘠民嗇且無復操什一為盈縮閭閻焉望歲而食一無歲則釜甑生塵者十室而九君下車解即大饑已復災蝗甌窶污邪一望盡赤君日巡行田野焦勞萬狀問民閒疾苦未嘗不垂垂涕下沾襟也既聞

之上官不惟置不問且以為拙於催科也而欺益移檄刻期逋稅不則且奪若俸君歎曰民不堪命矣吾豈其以五斗易萬民命即由斯獲盭所甘心耳數歲來暵荒洊臻民朝不保夕君一意拊循噢咻絕口不言督責術以故解即不夭猶庶幾其保有寍宇秋毫皆君力也解治鹺池東西相距僅數百武而近中有埤堰防漲溢也舊事修築止徵役及解君毅然建策曰鹺為　國利漲為鹺害獨奈何苦吾民因奏記當事者請徵及各郡邑會鄰邑褊心輩與君為搆隙是以非語中君者屢矣君持議益堅當事者不能奪鄰邑子衆息自廢計亡出茲事遂為解永利其為民任怨類如此蓋

君內修潔而外抗直苟可利民銳意冥力名譽成毀視若無損毫毛而又躬厲清白自奉壹如寒素居飯脫粟行齎乾糗不輕動閭閻錙銖以自肥潤殆古廉吏所難至其削案牘如馳發幽隱如照理亂解棼不啻以無厚入有間皆公之餘事不具論祇論其居艱危險阻之際當上下猜忌之秋而能終始苦節不失令譽即古所稱神君何以加焉不佞尚憶燕市中君謁選得解人有難解於君者君攖纓而語曰難解者非解難也彼非以簠簋損名則以鞭箠媒怨吾祇奉赤心往耳今君居解且三載竒屏去一切宦術文網顓顓以實心從事久之上下咸宜聲實兩茂蓋誠能動物此君之

所以無難於解而且一旦為解洗難治名甚大惠也辛卯冬君將垂橐入　覲清風穆如載於道路則解之大夫士相與語曰安得誠與才合致懇切之愛於解之士民如君者哉君期已及瓜茲行當以治行大卓膺揀任犢帷不復解矣宜有贈衔以志不忘而以筆札之役屬標標樸樕無能揚扢盛美之萬分一第述其大概以白之鄉先達曰貞甫言魏君當其質矣遂書以為贈

賜進士第翰林院庶吉士浙江道監察御史年治生趙　頓首拜撰

奉壽賈太翁七十序

賈太翁齋之高唐人從其子太守公來游吾解而其年適當七十云一日太守公邀予飲飲且半酣引滿而前曰余不肖困一經未獲脫衡門之厄為吾父光寵幸以選人見推擇從子大夫後朝夕糈五斗具甘毳相將為婾快而吾父之春秋高矣即吾遵嚴訓冰兢自守罔敢失隊以貽吾父羞然可須而補者名也不可待而續者年也吾其有愛日之思乎言畢而喜懼往來在其色不佞則脈脈深惟古人五十始服官政其父母之年大都可知而詩曰有懷二人曰瞻望父母蓋一違親而出則維晝于靡盬不遑相將斯其所遭遇然也太守公獲奉　太翁襟裾出坐堂皇入就子舍舞彩稱

觴其樂衎衎斯不亦宦游中人第一段吉祥善事哉太守公則又言吾父生平樸素簡夷口不道人非心不記人過抗慨好行其意而卒乃歸於柔澹庶乎古之忘機者以故偃厥智故葆厥榮銜雖垂老而形神盎溢筋力彊勁飲啖色咲矯矯圪圪而不少衰頹也自不肖守郡來案牘沈沈夥頤亭剖閒至丙夜乃休退而吾父尚篝火熒熒危坐以竢必諗日所行無闕失而後乃即安焉言未畢而太守公陽氣侵淫幾滿太宅不佞則亦沾沾色動以為之數語者殆太翁彝算之壽徵乎蓋人生四支百體賅而存乎其中虛圓徑寸神明居焉事物交滑鶩鶩然擢德攓性於天下以錯擇名利

焉殆已故機械之心不忘於內則純白不完而精神外越燋然肌色皯黣非壽道也太翁恬愉平澹廓惝虛柔與物無遌以抱德煬和率意所之於徐自適順其所自致而天年若自有之非所稱生主者耶雖然此太翁之所自為壽也語不云乎下壽壽身中壽壽民上壽壽國夫身之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自身之外天下無與而其壽為下此固非膜語也不然太翁之抱朴守素豈弊弊焉以天下為事者而篝燈丙夜之謂何太翁之意深遠矣故不佞觀太守公德器渟固精神宣朗與之語而悉民閒之隱若掇之也是太翁之教勑有素者下車來晷操切鉤鉅亡所事而條章振飾百廢

聿興里巷自則壤外不費一錢半菽而造當庭委曲開論如家人肺腑呴噓相告語也維茲環郡萌庶被壽考作人之化熙熙然如登春臺如游華胥圖所以祝太守公之釐而因以祝其所自生者萬口一詞也聞之古之至人得道之真以持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太翁一真自完固其所自為壽太守公奉餘教以惠民報國而因為太翁壽太翁之得壽道者始全矣夫壽厚也又受也德厚者受報必隆或開於天或助於人天人交授以永其天年太翁德全於天而開於天者如彼德加於人而助於人者又如此翁雖欲辭上壽也得乎嗟嗟古今之言壽者侈矣崇虛飭詭述怪肆誣繽繽紛

紛不可勝述總之不外情理者近是理之屬人天人之間可以觀道乃積慶之源而續命之縷也非厚德古行君子孰能當此者乎

賜進士第翰林院庶吉士江西道監察御史治生趙　頓首百拜撰

題中丞何老先生文集序

人亦有言士貴不朽蓋立言立功並垂而言之用常與功左夔龍揚馬百代罕兼故難言之也不佞卒業何中丞公集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公弱冠即駸駸慕古進士起家由郎署歷郡臬四十開府勳猷赫奕且拱手而躋三事乃獨孤立行一意不能與時上下竟

拂衣去去而業益尊嘯傲四壁擁韋編自享意揚揚得也居恒心語視我今日孰與仕多不腆敝廬與公錯壤獲從公杖屨公正平過我斗酒相勞苦視篋中古文辭日益富雅不欲受憐里身每歎古人著書藏之名山百年幾何而覬耳食之衆為吾伯樂一何淺也吾自賞吾足矣故命其齋曰九愚山房擬柳州也夫仕宦不止車生耳公抽身强健自賞其素愉快在尺一之牘上遊於衆所歷騃之千古遠竢於不可期必之後世倘所謂愚是耶非耶公樂府幾幾白頭陌桑古詩逼建安近體不作大歷以後語文鏘鏘西京也人竊膺令少陵之餘已北面張赤幟乃貌肖而神實畔師古謂何優孟之為叔敖不如其自為優孟耳公雖刻意鑄古手而匠心矢口萬形失麗有六合有千秋而又自有中丞貌而相之於古無似也者神而相之於古無弗似也者求公於無似無不似之間神貌具矣平津茂陵身殁而後孰為不朽男子貴至中丞朝嚴廊夕邛壑立功立言實兩兼之而不盡究之功且盡發之言百代文苑悉公湯沐直與柳州千載雁行矣嗟嗟楊子雲法言太玄自桓譚而外無知者直欲以覆醬瓿至於借尚白解客嘲人情以耳臣士湮泯何可勝道公之愚亦楊之白也不佞入里門得借問字之客庶幾為公植譚哉

賜進士第奉直大夫尚寶司卿前翰林院庶吉士河南道監察御史解梁趙　頓首拜書

賀中丞定宇劉公生子序

劉君以中丞罷歸之再明年而舉子而年且六袠有奇矣鄉士大夫咸擬登堂稱賀而徵言於余余問之曰烏乎賀應曰劉君雖已有子有聲諸生間且有孫矣然華髮生子昔人所謂難得而可憙者我輩以君幾得之為快則又安能已於賀也余曰唯唯否否君知其一未知其二蓋人之所難政君所易惟其易而吉祥可憙之事方且日升川至而未已也夫劉君負雋爽沉着之才而寛中坦外貌而知其為達士起家邑令歷郎署郡臬所在有遺愛去思其弭節西陲也威稜振乎殊俗虜一跳梁輒令邀擊捕首虜殆盡自是荷遠遯不敢近

天子嘉公功錫之纁帛緇楮甚渥也未幾以浮議罷矣諸君不聞西漢王賀乎賀以繡衣巡行郡國捕盜多所縱舍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而班史贊張氏之盛亦曰賀之陰德亦有助云夫賀之所縱者郡盜所活者萬人耳而自必其興如持券責負矧西陲為羌為鄰使克逞志於我則緣邊數百萬生靈橫罹荼毒矣而君屹然為萬里長城

以救盜而保全之所活孰與賀多而後獨無與乎士大夫難然曰信哉余曰未既嘗聞積善之家猶之膄田沃壤種五穀則生種松柏則生種桃李則生其長茂而實蕃所因然也今君既厚於德而且年已逾耆矍鑠如少壯余不佞君忘年而慼之居恒接君歡掀髯譚當世務大小鉅細咸纚纚中窾坐隱爭雄每每丙夜不寐而君神倍王也則膄田沃壤之說已由是麟趾振振瓜瓞綿綿玉樹生於庭階芝蘭芬而滿室亦所因固然未可量也士大夫則又難然曰信哉余曰未既又聞天下亂則賢者常逸天下將治則賢者常勞今海內脊脊多事亦思治之一會也而金幣啗虜如養驕子

長計者方抱積薪厝火之懼莫得夙望異人以清沙漠而固吾圉而老臣中才謬揮霍似君者指盜幾屈也天子即不求真才而用之倘一旦惆然遠慮拊髀真才思敵功効而賜之環授之柄出其所為撫西陲者以脩封疆而竟其不盡之用則活人日益多田日益厚而後世枝日蕃以茂即無族請補黑衣如左師之憐愛少子乎而接武簪纓纍纍若若劉定公之世為卿士亦君家故事耳試與王氏子孫度大挈長比隆較烈當又不同年語總之君之德厚而蓀真待食用其報於子孫君之福君自易之耳所謂吉祥可憙之事日升川至而未已也於是士大夫益粲然啟齒曰君子之

言信而有徵趙子三言劉君而三有據也信哉請書之以為異日
左劵余不能辭遂援諸簡

送趙仰潛之任樂平敘

上在位之十有四年天下士翔集闕下選其頎俊不常者為進士
其以麟經舉而同門者蓋余二十有七人焉釋褐後衆兄弟時嘗
酾酒論茗髙譚激倡情啞啞然厚也然而非為晏溺則衆相交而
朂曰吾儕今日起草茅通仕籍毋論中外咸為
天子宣力分猷以又安四方庶以畢素志耳其中之倜儻醕謹恂
恂諤諤者固令人人國器而其沈默簡淨以縝密自勝者則推晋

江之仰潛趙君焉趙君之為人也能而不伐巽而不爭即兄弟中
每每出奇論遞相翊下而仰潛君獨逡逡不輕吐一詞然內度臧
否其胸臆則為甚理殆所謂縝密而洞達者哉年之六月趙君以
選得補令樂平樂平地僻俗澆民頑吏滑蓋夙稱難治邑司詮者
誠難之故以趙君補焉當其才也命下衆兄弟相與語曰趙君於
令之道操割已有餘裕將入其庖無不迎刃解樂平何足難趙君
且將由是以蜚聲與於時解之趙子進而言曰夫政何容易譚哉
淺者因施懦者隳節即有瑰瑋者出又往往負英氣務為操切之
術以凌厲其民民且征忪無所措此時政之敝也則政亦何容易

譚哉今縝密如趙君洞達如趙君誠不涉淺懦而或謂其僻澆頑
滑則曰民慢利嚴遂因之黠博大宗操切以為驅馭之術則求治
愈急百姓益擾猶治絲而棼之也　天子所寄以元元之命者其
謂之何陸賈曰君子為治塊然無事寂然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
若無人信斯言也可想見古人之為治矣故善宰者不錯鋒以求
解善治者不生事以病民惟順地之宜因民之情審時識勢而疾
徐布之使政無赫赫之名而民被循循之惠此為民父母大體乃
樂之民方且喁喁向風而日底滔厚之域矣古人曰平易近民民
必歸之蓋歸則心悅心悅則風變此情也亦理也何僻澆頑滑之
足患哉言畢兄弟輩輾然曰貞甫言治意重拊循愛養甚實當然
非沈默簡淨之人其疇能行之唯仰潛免旃使樂之風移俗易而
後之宰樂者無難色則
聖天子之尺一徵書且至矣即吾儕亦與有光榮矣舊事凡同門
外選者有郊餞有贈言其行也眾兄弟索余前言為贈蓋謂古之
贈行者或不以頌而以規以非讌遊一朝之好也則眾兄弟亦竊
有志於斯云

贈汝州守方君入覲序

蓋不佞自揔首圭竇即知海內有方眾甫氏彼其時以經術名籍

甚士人耳目而操觚舞象之輩咸遞相推轂不佞則尚猶聲相慕也洎君以經術起家高第出領州符益以治行名烜赫荐紳間稱顯重矣則不佞益切景慕夫以君之蜚聲藝苑其崇論宏議詎不能簪筆侍從交戟下為

國家潤色洪猷即以高第行無害當不失為部署郎乃遂巡領州符出也為烈宏遠哉蓋士期為用世耳一旦獲乘軒居吏民上而提衡拊摩之令朝施則澤夕可下究其視虛擁高華持文墨居中者絲毫有補於實用不耶君先守冀繼守汝所在美蹟即更僕未易數大都以儒術緣飾吏治引大體不為精悍操切工小治辨故政成而民和過客上官往來供帳取給而止絕不喜為婾婀態取媚竈民然斤斤雅飭貌而皆諳其為德讓君子即班椽所稱遺風不啻也汝士故推魯少文君下車操師帥體廣厲之時居學宮講業校藝拔其穎加賞異焉故一時士靡然顧化文教蒸蒸稱盛居汝甫浹歲郡邑大治則汝之大夫士咸津津色喜相告曰安有誠與才合藹藹致懇切之愛於士民如方君者哉僉議宜祀方君聞而立止之其遠名若浼可謂大雅卓爾不羣者矣不佞覩史稱漢嚴延年刻覈為治魁神咸搖手腹慴嚴使君復且廣結借譽以自顯廣而黃次公方日詢問閭閻事無復卓犖奇節乃璽書黃金之

潁川者貴相望於後先則治實與治名異操也然次公不學無術召入為相公名不能不損於治郡時假第令持肘後印與方君共事一面曾不足當方君副車竊怪世之溝猶瞀儒猥云文士沾沾易事自喜不習為吏果若所云則經術世務岐為二途有識者聞之將掩耳而走耳鸞子不云乎治平於人謂之文治政仁於人謂之文政方君故文人也殆庶幾哉不佞心慕方君自揣疎遬不足辱介紹而家伯謁選得汝州學博君實覆露之會君將垂橐入覲伯父函君治行之大者走力數百里外以筆札之役屬標標樸遬文質無所底祇道素所嚮慕者如此語曰士有景行則千里比肩不佞於方君若傾蓋數袒而譚矣

祭文類集

四川白鶴驛祭叔曾祖文

曰我叔曾祖之生也禀天地醞釀之氣餘慶遺澤子孫輩實有大賴水木本源何敢忘自惟是我曾祖之丞白鶴也我叔曾祖與偕而不幸大數云終萬里寒官隻身冷橐寄屍古驛蕭索孤魂迄今六十載乃得返櫬於鄉也蓋有天道哉我曾祖圖云吾弟已矣吾力不能偕汝還吾子孫必有興者是汝之歸故土時也此一言者足以感動鬼神矣余小子獲役於蜀二曾祖在天之靈式默贊之

有卬纍如兄左弟右宜爾子孫熾昌厥後靈其妥哉尚享

告母文　　　　　　　　　　　　　　謹昭告於

誥贈二品夫人顯妣陳氏之墓次曰吾母之靈在天而遺教遺澤迄今十載而餘如一日新兒遵教守官幸得於今歲之春考三年滿　綸綍寵錫吾母以吾父之貴貴為二品夫人矣蓋贈雖由兒而貴則從夫國家之典制恩光吾家實世世承之若夫竭力報効以答　朝廷錫予之恩以慰吾母在天之靈者兒當自勉之矣

祭命婦崔老年伯母文

曰嗚呼相彼坤維山川呈秀蘊玉含輝鍾靈良厚惟太夫人為高

賢母昭質內美淑慎好修紉衣荃蕙結佩琳球姆訓既舉壼則實優望族華門聿難其匹卜鳳來歸賢聲孔碩孝敬無方柔嘉有則行合典經家煩擘畫何意中年悲同詠柏在疚諸孫傷魂動魄室似磬懸瓶無儲石母氏拮据宵舂曉織一經教子丸熊茹蘗五彩鳳毛蜚英茂實無煩斷機潛心奮翮學闚二酉文瀾湧泉一日千里決志飛天端緌立朝國稱艾俊移孝為忠金聲玉振展采內外肅將慈訓是母是子乃成令聞猗歟簪仕要艾渭城母也昂斯仁恕和平徵書內召爰駕來京母也迪斯垂橐乃行柏臺晉擢珥筆承明母也誨斯身以國輕驄馬繡衣巡方持斧九月嚴霜三春祥

雨溫清未遑王事靡盬報命言旋迎養歡聚奏最三陟簡在帝
心朝聞夕報獨渙德音桓桓京兆威鳳來臨樞衡台鼎綸誥相尋
何母不待儵歘塵坌菱花鏡掩僊夢是徵瑤宮琅圃冉冉飛雲何
以慰母嗣福實繁後先相映璠芝蘭蓀侵昌侵熾弈葉彌敦傷哉
嗣公紫骨如搆繩纓菅履血霪雙袵渺子小子與嗣同升道義骨
肉綢繆至情登堂拜母夙仰令名天胡不憖地紀旋傾臨風執紼
怛忉拊膺暮雲煙靄秋水光澄歸鴻嘹唳吊鶴凄清歌此薦藻聆
鑾鑒誠尚饗

祭都督指揮使王老年伯文

惟靈天挺人豪世承華閥文場投筆有懷定遠侯之雄圖武帳彰
纓素諳黃石公之秘訣絕技擅於穿揚彩毫工於射策自掇巍科
洊膺膴列風雲魚鳥孔明八陣神奇禮樂詩書郤縠元戎敦悅勇
賈貔貅十萬頻增帷幄金城精練君子三千遠慴氈裘心膽光依
日月績茂旂常綸褒逮於宗祊爵組侈於弈葉營屯細柳周亞夫
人謂真將軍庭植三槐王晉公子復多英傑五雲鸞唱第掖垣藩
臬長公敭歷何奇一鶚早橫秋紫閣雲霄季甫騰騫可決五實緣
燕山之義方三陳羨省華之家法年踰七裏據鞍矍鑠猶然娛待
綵衣愛日精識孔切胡為大漸彌留遂爾返真奄忽櫪馬馳驚里

春含惜況接鸞翅於嗣君復睹鴻猷於家世身騎箕尾歸天上徒瞻大樹蕭蕭氣作山河壯　帝都懸想英風烈烈陳俎豆以寓哀庶明靈之來格尚饗

祭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孫岳父文

曰嗚呼岳翁一疾乃竟不起耶翁染疾數載形雖癯而神頗王與之語尚危坐移日不倦也客歲與翁別低回不忍去出門而怦怦心動者數四及役蜀半載偶從薦紳先生聞翁棄世耗矣夫其怦怦心動者非永別乎嗚呼痛哉半子深恩一分永離遙遙天涯隻身抆淚以此思哀哀也何如及標竣事抵里而翁棺歸土已久皦訶酹酒告而哭諸其墓悲思縈念隕涕薰心風木蕭條愁雲黯黮以此思感感也何如嗚呼翁之弦猷偉伐在　朝廷者有簡冊德聲惠問在鄉閭者有口碑坊之日士女轂杵廢紅驚相走告而嗟咨殯之日遠近白馬素車重繭蹴躃而引紼者有耳目適來順往生榮死哀翁可無憾於人世間矣惟是曩時巨猾竊柄衆奸哭轂纔熖高張伐異黨同國幾不國矣無何而瓦解距脫鎮定廓清人皆以為社稷之靈宰相言官之功而孰知夫效忠攄悃輔正黜邪定策運籌坐屈群小俾剛者奪氣巧者懾息猾者賈勇詐者獻誠爭為我用而不為諸君子之害而貽禍於國者秋毫皆翁力也此

翁之隱德孫忠天下陰受其福人不及知即知之不及盡而國家之所以酬其勳者實未磬萬分一翁九天之靈得無有遺憾而以標之言為信筆乎行當為翁表而出之以備太史氏採焉尚饗

奠王文端老師文

嗚呼先生已矣先生鍾閒世之英負經世之畧天下願藉之以見太平以庶幾接武於周召而先生操之甚方用之甚貞收之甚決藏之甚夷譬之神龍潛見天下覩其光耀而不盡被其潤澤天下之識與不識無不知山陰相公之賢捐舘之日無不咨嗟流涕欲百贖之不可得此非忠誠亮直有信於士大夫耶壬辰之議先生力持之而數爭之　天子至震怒欲得一乞　恩疏以新魚水之歡續都俞之契而不能得之於先生說者之　君臣之義正去就之分明而不知　社稷之功固甚偉矣人情攝於前者之懲則益防於後來者之不可知　聖主英主也固奪於先生之氣而以窺天下士大夫之心前者有障海之功則後者受承流之勢迄後開承華之學定繼明之策誰贊其成誰防其始功固相等耳先生侍講幄最久習國是最明甲申入佐　綵綸與名賢相後先往者以剛敗其勢更而為巽　朝廷以信失其術變而為猜承巽必多抑則　國體漸弛防猜必多端則人情漸貳先生慷慨發舒欲挽近

世之澆習以立古大臣之風節信以格上誠以御物通宮府之隔融內外之偏鼓舞臺諫收拾人才為集思廣益之規而道大難容志宏不究先生豈徒操一諫以為名執孫節以見志者哉　天子嚴先生之道故用其言而抑其身鑒先生之忠誠故賜玦雖早而遺簪之愛未替異日之褒答今日之遂賵可謂恩禮始終矣說者以先生雖外拂　主上而實內諧其心精神通於股肱吁咈比之欒石為一時　君臣之盛美史冊之休光也豈不然哉自先生遊白雲如紫芝人臣不敢還天子之詔觸蒼龍之鱗相習於將順上之所欲為而不敢言積而至於人臣言之而亦唯　上之所不聽於是英偉磊落之士咸願窺先生之一班而先生竟已矣闔先生之高風勁節則伉直忠亮之風未盡泯於世而依婞委順猶有所隄防而不至盡弛則先生所衣被提衡者盛一世已耶故功在　社稷非虛語也標以年家子執經於先生者有年幸而從縉紳之後故哭先生不以私情而以公義若其父執之誼猶子之愛生不得侍杖屨於東山沒不能挽柩紼於道左則淚淫淫不知其幾千墮也生芻一束其鑒夫標之衷腸否耶

墓誌銘類集

明嘉議大夫順天府尹仰山萬公墓誌銘

嗚呼此明名臣萬公仰山之墓也公起家進士由邑宰擢給諫累
官九列中外剔歷所在著有聲績海內人士遠而慕之如清鏞大
敦思想見其象近而即之如承景含光而不見其跡去而思之如
喬嶽巨川庶幾其復為雲雨而竟不可起嗚呼悲哉公埸且載餘
襄事卜有日矣厥嗣民懿等不遠千里走急足以隧道之石見屬
豈以知公者莫余若乎余之辱交於公在公為給諫時臺省交驩
公義相取肝膽委折遂稱莫逆知公者宜莫余若也余則安敢辭
焉公諱自約字某仰山其別號也其先山東即墨人洪武初遠祖
以軍事移著大原遂家焉名士能者生貴貴生忠忠生良良生瑛

以歲貢任通州學訓瑛生化以孝廉謁選知邠州尋遷府長史廣
交遊有豪俠風娶盧氏實生公自齠年醞奇氣嶷然不與羣稚子
伍既為諸生每試輒冠其儕餼府庠以戴經舉己卯鄉薦明年成
進士授保定唐縣令甫下車即次第問俗所利苦而平亭之其大
者為闢蕪田平徭賦寬牧馬褫豪猾醳滯獄值無歲且大疫道殣
相望亟捐俸作粥粥饑者全活不可勝紀暇日詣學宮延見諸生
程說經藝娓娓不勌六載報最擢給事刑科已改給事戶科袖中
彈文不避柄倖前後糾罷兩尚書兩都御史一學士直聲赫赫震
朝野當衡者高公諠而亦重忌其名外轉僉臬閩南公怡然曰言

責官守等臣耳今即慾吾窓地猶執鉞而臨也吾安敢効汲長孺
薄淮陽力請出入禁闥不得乃始出而臥理耶於是叱馭任事而
一切嚴罷有司淫蕩不軌及巧狎執事即無益以害有益者諸如
修鉄引灌議若鑿鑿可聽而實固騷然煩費之窟及茶鹽負販小
醜行竊一就擒有司槩目為巨奸大盜寘之死地俱不當情法為
郡邑稱苦種種力掃而祛席歸之漢中當隴蜀扼塞武備久弛乃
嚴簡練蒐乘厲兵屹然為西陲長城居二年政聲嚼起亦會時稍
有所更置公以舊名諫召入為尚寶少卿已遷光祿少卿公益憤
激思有以稱塞上恩則力佐其長裁冗惜費以蘇民困光祿市會

而都邑富者率多夤緣藉免貧民至有操四壁立以應者又諸商
解納并主歇者相鬬為奸利因巧設乾沒甚夥公為之極力籌畫
綜覈惟精收納惟平而分派尤程量貧富不少枉諸商歇始而沸
既而帖然稱便矣歲丙申海夷不靖犯我屬國大司馬不勝左計
欲許封貢幾可無勤於兵公策其必敗上十議力爭其大畧謂惟
聖人能內外無患我若明有倭患則沿海靡日不防一與通好則
勢必狎玩且倭亦何厭之有以彼谿壑之欲合我玩寇之心禍將
駸駸無已時倭僅海一島耳其它大君長勍者尚多此風一播悉
謂我畏倭如虎將爭貪我財物肆其要求何以應之且倭敢侵我

屬國多是中行輩爲鄉導今明驅之與合恐亡命不逞之徒恣意闌出以國情輸敵柰何朝鮮與倭原不共戴履今直令之忘宗國之深仇俛首奉屈則二百年藩籬將與倭共之而可乎況倭情叵測亦自難以封貢啖而罷也疏出大司馬心服其的晳中窾然機局已成無及矣後封事果敗一一如公言不爽無何遷太僕少卿公慨承平久當官者不復問戎馬其良敗常操於醫獸之口而印符淺深聽之胥吏而貴人幕客又往往挾重居閒持其進退於是身以程法法以程人搜蠱厤謝請謁而太僕無惆悵於空名矣已陞大常少卿尋陞順天府尹其在大常毖飭祀事無懈而京兆簿書旁午一切爲吏弊藪公剔抉刮磨一淨若洗中貴人治塵都内肉晰單赤公檄屬吏悉以三尺繩之咸惴惴相戒勿犯公瑯璫時京兆堂廡燬於火議庚鳩葺而　青宮大婚且舉亟索珍寶等物以數鉅萬計中使銜憲敦促日無虛晷而中復牟損多端甚有入貢者什而無出償者伍都人即高訾素封不數歲無不剜肉析骸鳥獸散者公悄然曰祖宗且徙實根本而今復擾肌及骨俾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固本謂何於是壹意務寬舒其民力無論爲室辦材出公費爲國計估出公平取微而一新一粒必當其直都人計得免於朘削胥鼓舞有更生相傳以爲治京兆者莫能及而時

政府有陰與公柄鑿者借上供挑　上怒被謫臺省交章救又鐫三秩遷浙之添註運副公遂拂衣歸矣歸而杜門卻軌絕迹公門門生故交干旌至里未嘗一語及私至詢土俗察民瘼又不憚縷縷言之也居恒歎荷朝廷恩遇甚渥曾無一酬何以為人哉久之竟以菀結成疾齎志以殁嗟乎公自縣令以至京兆皆孳孳得民和則官守盡而出入青瑣所陳列皆天下大計則言責盡而至其以光祿倫倭事則雖守官不忘盡言盡體國奉公之藎臣哉語云臣賢而能竟其身與身賢而能竟其用有國者所由流譽而永祚而卒以讒諂之蔽明也邪黨之害公也嗚呼悲哉公恬靖自憙絕

不為[illegible]以要希世資自律最嚴隱心而動擇口而言取予不苟一介[illegible]有司供應有過侈而逾禮者瞋視之立斥去一路清肅不寒而栗馬政所録士絕不受其遺問而京兆卻奇羨萬金不一瞚也貌玉立就之溫克而時事有慨於中輒義形於色尤嚴邪正之辨言之未嘗不髮上指也平居恂恂意念常有以自下者至當機任事輒毅然以身擔之不少避其以上供被嚴旨切責亦復自有主名相知者交口為公代白而公寂無一言曰寵辱命也吁此足以覘公之深矣生平無他嗜好惟喜讀書手不釋卷晚而彌篤其為文務以深思發為名理足稱卓爾大雅家居治一圖往來時

種蔬菓兼課諸子講業其中蕭然一室唯經史滿架更無長物晚年頗苦尚平婚嫁之累至稱貸於人猶不足而意殊夷然自如且貧而好行其德至老不倦雅不喜狎褻與客語正襟危坐鎮日無惰容頗善弈而意又不在弈不佞每與之過從對弈恒互為勝偶譚及時事則公不復能勝甚有相對半晌子不得下而罷局者葢公忠藎一念雖復杯酒几席之間端然有憂世之色類如此居恒留意人才其所推轂士悉海內高賢大良其不寘意中者即不一輕納屨焉不佞竊觀公之立心行已樸茂開明居然古大臣風度而偉抱神識動為 國家計久遠以其身挺立於風流波蕩之中始終無所撼撓又所謂 社稷臣非耶使天假之年起而擢用其禔福 宗社定匪淺鮮而無奈天奪之速何也不大足悲哉公生於某卒於某得年某娶某氏子五人長某云云趙標曰不佞辱交於公最久且深公之懿行亮節有人不及知而余獨知之者語曰死者可生生者不愧余之銘公無愧詞矣銘曰

初試尹唐推赤撫傷民歌漢良而膺給諫白簡婁彈吏懍秦鑑自臬還京歷試五卿牘有政聲萬里九重誰東國成而公不容不容何病維人職競公曰有命歸來晉陽考盤相羊二豎為殃天不憖遺世喪羽儀殄瘁纆悲我銘公幽於赫千秋無斁茲丘

明太中太夫陝西叅政桂峯李公暨　配王恭人合葬墓誌銘

公諱瑱字聰甫別號桂峯其先滎河人自遠祖彥祥者徙家解始為解人世隱於農潛德弗耀凡五傳而至其大父柰以質仁扶義光昭前人之令德遂為解望族柰生華從公貴累贈中憲大夫河南彰德府知府配革氏累贈大恭人贈知府公生二子公其伯也公自幼外莊內穎屹如成人稍長就學弱冠補博士弟子員發舒下帷摛詞名理聲聞蔚跂為諸生高弟嘉靖戊午舉於鄉隆慶戊辰成進士授臨朐尹公廉於操惠於撫明於摟剔案牘夥頤沈沈不翅刃游而矢決邑有疑獄數年不理公出片語訊之其情立見旁視者錯愕以為神明而公益魚魚雅雅順流與之休息三年政成考最擢主政司馬署中去之日百姓挽輗者如堵車為軏不得發尋以制宅憂里中復除本兵公剔歷既深日益明習國家事大司馬特器重公時時備顧問資謀畫馬值遼左獲首虜數多　上錄帷幄臣公與有白金綵繒之錫已擢武選郎公隨材調注甲冑之夫咸距躍思效一日之用已擢守鄞郡鄞當南北衝道過客往來如織公雅不欲深避曰吾非欲希韝鞠䠞事嚴客也聊欲借口耳領畧四方務耳趙藩支派繁衍請乞質成駢闐累跡公第舉其善者風曉之且以時㸖其廩祿悉感德相戒退聽無復敢來譁者

郡連燕趙多任俠惡少修睚眦借軀報仇公為立徽纏敢踰越者
罪無赦而閒多平亭示草纓艾鞸之遺風遂衰止公涖郡凡四載
無所俾㯹㬥聲跡惟以德愛拊循操飭帥體表正諸寮屬咸懍懍
奉公意唯謹無敢為慘礉虔劉下民者既以治郡高等擢海上兵
備使者海上防奸遏舟航不得通遼左即不然者於禁為闌出適
遼左無歲同事者格彼中通糴議不與公毅然曰遼左為京師肩
臂肩臂傷則心腹動搖且莫非王臣奈何各自以其心為心而閉
之糴耶議遂行遼左賴以無恙既而海上亦大旱有司修雩者數
月不應公躬食罪己竭誠露禱詞未畢雲即四翔至不食頃而大
雨如注溝塍之水盈尺僵起槁潤士民至今侈為異譚已以歲大
計入謁承明事竣擢叅政陝西取道過里而公已倦遊甚日角巾
野服與諸親識相過從杯酒為讙逍遙自適頗有終焉之志既勉
為一出不及期謝病歸矣家居杜門習靜病還止還作縣延床第
間凡五載竟卒公廣顙豐頤器宇宏偉風概亮直與人坦夷無封
域貌而可知為大君子遇事莊慎持大體不為苛小瑑盾孝友篤
至內行修整自齠髫得一菜一蔌必歸遺二親拮据操作家徒四
壁而公意獨恢恢大也二親心奇之且甚用為慰焉薦鄉書之二
年贈知府公見背哀毀柴立居恒痛不及以祿養遇加秩覃恩輒

忽忽如有所失將迎輩大恭人宦邸先意承順極得其歡入兵曹
時慮大恭人年至不敢廢遠大恭人強之行乃行無何以出使歸
省而太恭人病終躬進藥餌日視含斂人咸謂孝感所致事一姊
甚謹與弟珊同爨居怡怡周恰始終無孅介之間迨其歿分產解
槖授其二子曰恨不與若父共也人以此服公誼甚高公配王恭
人有梱德公眡為益友公終身無婢妾之奉與王恭人白首相莊
如一日公得畢精儒業盡瘁公家而無內顧憂者得王恭人之全
力也王恭人先公六年歿自有誌公生於嘉靖云云得年六十子
男二長希栝廩生娶太常少卿孫某女次希稷廩生娶余妹女一

早失孫男四長烺次奎次灼一尚幼俱栝出孫女二一栝出一稷
出俱結姻名家子女卜以是年月日奉公柩啟王恭人窆合葬條
山之麓云趙標曰嘉隆間國家鴻豫龎碩之化翔洽寓內一時士
人馮運興者率質直樸茂有古先民風度吾以天下觀天下則李
公者殆猶行古之道哉擇實而蹈抱虛而游飲人以和與物無競
生平不見人絲髮之郗而人亦無郗之者從政三十載守職循理
所居無赫赫名而去後則常見思故凡接公者目之如清鏞大敦
以為昭代之瑞知公者望之如喬嶽鉅川庶幾復為雲雨而今不
可復作矣然公有二子俱沆瀣秇圃有雋聲諸孫亦復朗朗足玄

致積慶之餘方興未艾則公之咎人望而不朽於君子之林者豈徒在有涯之年耶銘曰公也宅心茂懿基淵公也飭行敦厚渾堅實不人後名不人先未雕未斲抱樸自完介爾百福得全者全盦斯麟趾衍為大年婉彼淑配睦睦珠聯有美雙合以宜爾子孫之賢

明勅封中書舍人草窗鄭公墓誌銘

萬歷壬辰中書鄭公卒於正寢子戶部右自河西榷關聞訃歸卜以癸巳十月葬公條麓新塋之次偕弟茂才持狀徵余銘余聯姻戶部君得公行誼頗詳且雅重公謹按狀而誌之公諱芇字茂卿號草窗其先東魯歷城人勝國時始祖添以椽吏仕解歷秩將仕郎潞州判官子濟孫昌悉婚於解因籍焉數傳至敏用貢肇鄭氏書香他皆隱君子也迨公祖瓚種善施德實培慶源瓚生紀是為公父韜跡廛市仁義為質晚年月旦高之推為鄉飲大賓配宸氏比德夫子生丈夫子三公居長仲曰薰季曰芥皆業耕公弱負奇質垂髫補郡諸生恒以匡濟大業自許經生博士家言緒餘耳高郵王神居左遷吾解擅才名鮮許可解士皆師事之然獨愛重公知公寠每陰恤其私蓋屬望甚厚也公深啣王公知己且念二親老矣而祿養不逮學古之謂何益自削厲晶豎立而大賓公忽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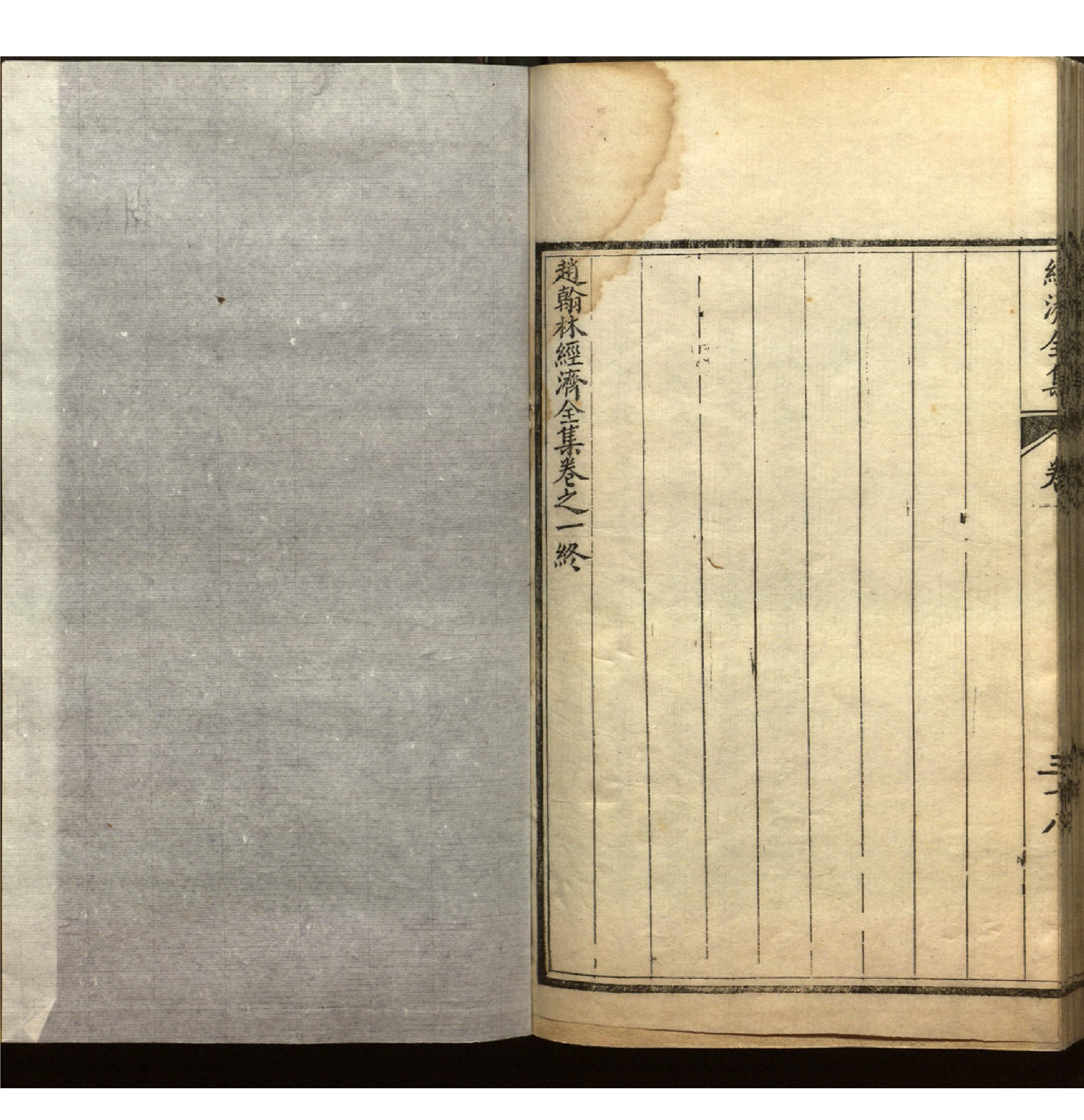
待公慟甚幾不有生既失大賓公即拮据家政日求甘旨以奉母氏而婆娑秇圃一意好修務不辱其親為孝功名遭迍視之洎如也嘉靖乙丑膺歲薦授牒授河南鄢陵縣司訓將奉母氏養於學官而母以筋倦不欲往第以勉㒳職業戒之公服官氷蘖律己模範作人而陟岵之思居常鬱鬱於懷歲時遺二子問遺不絕壬申母以病卒里訃至公哭如哭大賓公去之日士大夫送者覩其哀感感為改容後復補淇縣由淇陟陝西膚施諭再陞金州學正是時公倦於遊矣戶部君欲御而歸卒不果居逾歲無故失明公即促裝為歸老計當道劉公並郡守張公慰留之曰先生偶疾安知

不旋愈乎時今　上壬午六月也比秋戶部君捷音至公遂歸歸明年癸未戶部君成進士上疏省親舞拜膝下公撫戶部君沾沾喜曰報國有子衷可自慰矣會得醫醫公目輙效雙瞳炯然戶部君兄弟德醫者厚遺之方公以目病去金州也未幾金州水公得脫於患抵里而目尋愈如初凡此皆天助非人力也戶部君始授中書奉　命為蒲坂張文毅公營葬公時偕孺人齊慶於堂戶部君侍朝夕者越二年所及三載報政　上嘉式穀功封公如其子官戶部君擢員外郎念違親久請於大司農督餉延塞事竣即便道歸省奉萩水歡公樂意融融戶部君不忍離左右公促至再三

曰丈夫策勳萬里何得以老人故貧　明時且有汝弟在而汝惰於職非孝也戶部君重違親命強而北是時邊事孔棘大司農萬目國計即疏簡戶部君監河西稅戶部君方精白乃心通商利漕以佐軍國之急而公乃賓天矣痛哉公天資仁厚質行敦倫二弟先公朝露公捐俸恤其嫠暨藐若孤後二姪光楨逝公大臨容為為焦毀然而待戶部君兄弟義方甚嚴稍有過誤輒引古誼飭之有鑒裁多所造士傑士某彈鋏貧氣生計甚踈公傾貲助之後通顯感公德執弟子禮終身其他從遊門下成名者甚眾戶部君通朝籍十年而公之飲食布衣也服御布衣也與鄉黨親戚處油油然猶布衣也鄉人咸戴公長者公配侯氏封孺人子二長國俊即戶部君次某云云生正德九年月日卒某年月日享壽七十有九

銘曰人皆謂公之抱貞摛藻僅僅以廣終也豈不稱屈哉夫位寄也德基也嗇於其身而食於其子人者其自盡而天者其可憑也條之陰鹺水陽地則良而公藏而允臧億萬劫勿毀傷

墓誌銘畢



趙翰林經濟全集卷之一終

趙翰林經濟全集卷之二

江西道監察御史趙　謹　題為懇祈　二

聖謨獨運冊立　東宮以慰羣情以安　宗社事臣惟太子者宗社四海之本也人君以一身為宗社四海之主必先定其本而後有以妥神靈愜羣望恭惟　上天眷佑我

皇上篤生　聖子睿質聰明　玉姿沖粹中外臣民咸欣欣然慶吾　君之有子而長且賢者萬口一詞也茲者三陽啟泰萬國來朝衣冠萃集歡欣交暢而　元子茂膺純祉年已八齡中外臣民咸顒顒然望吾　君之擇長且賢而立萬人一心也臣伏

觀
皇上即位以來令如金石信如四時此又中外臣民所共快覩查
得萬歷十四年之春先該閣臣以冊立事　題請伏蒙　聖諭
以　元子年在嬰弱少俟二三年舉行今以時考之正届三年
之期而　元子之齡又非嬰弱可比矣　明旨昭然羣情顒望
即如　宗社之靈而有知其欣主鬯之得人而默贊
皇上之今舉者臣固知神人一理也且漢臣賈誼不云乎三代所
以有道之長在於豫養太子夫養之貴豫則達之貴蚤今　元
子適當蒙養之年建立決不容稍後不然自此而知識漸長情

竇漸開所居而游者何地所玩而習者何人何以維持德性何
以導宣中和何以知稼穡之艱難何以究政治之得失與言及
此
皇上之心視臣更當切切萬倍也臣又查得
祖宗故事　宣宗以宣德三年冊立　英宗時年二歲　英宗以
成化十一年冊立　孝宗時年六歲　孝宗以弘治五年冊立
武宗時尚未周歲也今元子年已過期臣仰體
皇上法祖之心冊立大典正在此時伏祈
皇上深惟　宗社根本之計深體臣民繫望之心遵　祖制踐

成命沛然發 德音當茲歲首述職之時舉行 吉典則卜協
昌期歡合萬國實 盛朝熙洽之景象 國家億萬年 無疆
之洪庥也臣不勝云云

浙江道監察御史趙 為卑瑣庸臣濫叨卿寺懇祈 聖明亟
加議處以清倖臣以懲躁進事職惟我 國家用人大都所憑
者聲望而所循者資敘然尤必賢聲久著物望素隆而後得需
用 清時循資膺擢不然而汲汲無聞貽鄙士論不終朝且當
罷去何言資也若夫建白諸臣曾經竄謫不幾而 聖恩浩蕩
國是昭明始得拔之幽滯不次簡任以示異 寵而近來議
者尚且目為捷徑欲辨別誠偽以維世正俗而況齷齪時流毫
無表見如太常寺卿徐元春者概其歷履率皆不次美遷而核
其生平實為士人所共厭薄是賢者循資而不肖者越之建白
直臣必慎重而不輕畀者一譾劣鄙夫反安然而坐享之也
朝廷黜陟大權豈容若是之顛倒哉 職謹按元春通籍在萬歷之
甲戌迄今纔十五六年耳始而備員閒署日事優游繼而躐致
數遷榮稱華貴其一時同進諸輩咸不啻遠讓三舍而元春亦
揚揚稱意得矣試一令緣分自揣果何修何能而宦轍之輕捷
若是吁亦足羞也 職不敢摭及細瑣波及風聞以瀆

天聽第如曩者張居正擅權樹黨勢如炙轂而原任掌錦衣衛事劉守有者與同梓里實其羽翼元春欲厠足權門慮其無因而至前也乃聯姻守有托為先容夫守有家湖廣之麻城而元春家直隸之華亭道里相去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而不難遠骨肉以博浮榮豈夫哉此其土苴名檢夤緣巧宦可見於前事矣若士君子養身待時莫重乎始進而古之取士者必稽鄉評以其得於習處者真也元春當前者京察時物議籍籍或指其始進不正或指其居鄉無良果若人言即褫其衣冠尚有餘辜而元春憑藉厚貲終以彌縫之工幸免自是以來略無顧忌每遇善缺輒攘臂而爭先焉即如頃者太常議補貲深望重者豈乏人已而補者非他人乃元春也　新命一出極駭衆聞驚訝相傳祗貲譚柄蓋不曰昏夜哀乞則曰白晝攫金凡在朝紳咸相與心非而目笑之職愚伏思　聖世清明羣賢彙進大小九卿歷歷可數蓋或蒲伏叩　闕而直聲蜚越於當年或遺大投艱而才猷懋昭於歷試或馳驅中外而勞苦功高或砥礪節操而孤高價重蒸蒸濟濟雖極一時之選而猶然鱗次而進不少踰越乃元春以脫網之遺奸久干清議習登龍之賤術驟擁崇階遽來　廟廊與括抑躁之謂何而容此側媚兢進者為也況

夫鼫鼠飲河小量易盈而蠅蚋附膻貪心未厭繼是而益工鑽
刺遍躋顯榮不惟有點　朝端抑且大妨賢路然則　國家亦
安所賴之而令之碌碌尸位哉伏乞　聖明裁察如果臣言不
謬將徐元春即　賜罷斥仍　諭吏部以後遇京堂缺必資同
擇望望等敘資而資淺望輕如徐元春者毋得再行濫用庶重
望則人各自淬厲於職業之內而豎立　明時重資則人不敢
游意於職業之外而苟且功名其於吏治人心未必無少補矣

按北直奏疏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趙　題為平情法以正風化以正人心事

職聞之法設大禁禮順人情故論情不論法則濶畧小節者或
至蕩閑而遍禁論法不論情則包藏禍心者不免戕賢而害物
惟平心易慮互聽并觀則雖曖昧隱伏明如鑒水不啻也前該
監生吳鎮奏訐吏部侍郎趙用賢賴婚逐婿事用賢具疏辯列
已該科臣議勘臺臣論劾俱奉明旨下之部院而用賢隨以給
假去矣夫使用賢貪財圖利果如吳鎮疏中所云則生平盡棄
一去何惜職反覆觀覽并得之吳中士大夫之口殊有大謬不

然者蓋鎮父之彥與用賢蟬聯並進雁質成歡素相親暱無間也第緣用賢獲罪江陵橫遭斥逐之彥懼用賢之累已而漫不為禮用賢惡之彥之反覆遂絕不為親夫之彥趨勢疎交真足厭薄使用賢絕其交不絕其婚或暫絕於罪廢之時仍訂約於起用之後大中至正豈不毅然大丈夫哉奈之何意氣用事執拗不回二姓之歡一分永棄不知婚姻事重風化攸關一諾千金片言九鼎天下事固有不可率意而使氣者正此之類輔臣王　書中所謂古人有之不可施之今日者是也用賢特未之深思而不得不為倫理受辜矣然語有之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當之彥持斧按閩也非用賢山居落寞時乎顯晦異地寵辱殊情論交誼固當以貴而下賤敘親情又當以男而求女乃之彥猥以形迹自嫌而向人作態炎涼之氣味難堪况用賢素以才節自負而睥睨一世嫉惡之剛腸能御哉是用賢之過由之彥相激而成也顧用賢絕而顯示以絕業久已付之度外之彥絕而陽為不絕陰驅而納之網中蓋其書抵諸貴人也非藉以申好也釣採羣言預為羅織文致之地其控奏闕廷也非爭欲完娶也護閑真情正為相頃相陷之謀不然已不知而父受其斃獨不可及其既知而亟返其幣乎支離尾瑣道

寒暄於用賢被徵之會獨不可繾綣慇勤敦舊盟於用賢屏棄之日乎詭跡秘形發禍於趙女適人之久獨不可仗義執詞訟言於蔣門納聘之初乎有一於此用賢未必終迷事體亦未必決裂乃含糊隱忍多方以誤之也陰若伏鷙乘時赴會賈勇以擊之也捷若發機拊背扼喉掌股以弄之也易若承蜩十載機權何言秦晉之前好滿腹鱗甲竟如吳越之相謀之彥可謂奸險驚人深刻次骨者矣故以法言用賢曲而之彥直以情言用賢猶隘而之彥陰巧以人品言用賢終不失為君子而之彥則小人之尤者耳蓋君子往往負氣太高處事太易防人太疏用

今日正坐此弊如遽以為貪人遽以為儉夫遽以為敗行喪節則之彥諸啓報書中竟未見此樣一字而科臣張貞觀議勘之疏既已前知其不然矣況用賢疇昔之直聲震滿海內邇來之清望藉甚 朝端真才難得觀過知仁忍遽以此等名行相加遺耶職以為就用賢今日之事論之則情法兩不相蔽就用賢生平之品論之則瑕瑜自不相掩職故敢斷然目之為君子至如之彥者既工排陷又善揣摩既誣人罪又辨己官況未上疏公 朝先已投謁私門未遍遞於外庭先概及於中侍機械無窮變詐百出真鄙夫無恥小人多端者也雖然之彥亦何足道

哉職獨慨夫才莫盛於古而古之求人也甚恕才莫乏於今而今之責人也甚刻坐使陰柔小人伏危機於十年之前陽剛君子遭陷穽於一瞬之頃萋菲肆行青蠅得志從茲以往恐益長奸人之雄心隳直士之節氣風化何裨人心先壞若不早加隄防則將安所底止伏乞 敕下部院除趙用賢給假回籍外仍當參情法大為昭雪將吳之彥嚴加議處以為奸佞者之戒亦挽回世道之一機也

河南道監察御史趙 為攄愚忠直陳時事四大患懇乞
聖明留意省覽以保治安事職惟天下之患圖之於未形易圖之於已形難況已形而猶汰自欺謾罔無顧慮則養亂蓄禍不可勝言職愚仰觀 朝政俯察民喦旁聽物情兼延輿論見近日
朝廷之德澤壅閼未究上下之情意阻閒未通藎臣直士之氣日益鬱伊阽危重困之民日益彫敝閭閻邊徼在在伏杌棿之機
朝野臣庶人人抱愁苦之慮睹此乾坤是何景象即 皇上焦心涸思宵衣旰食於上臣工畢精殫力扶危持顛於下猶以患形已著圖之恨晚奈何當此危急迫切之會尚與尋常容易等

觀直為是泄泄而不顧也職愚敢以時事之大可患者四事具
實為 皇上陳之惟冀 垂聽而採納焉其一患曰詔旨之不
信蓋人君所以鼓舞宇內通游德沫逖聽風聲者惟是 詔旨
為重片語丁寧 天顏只尺甚不可茍焉已也頃者 天心示
警回祿再見合衙門奉 旨著議修省事宜如禮部之冠婚冊
立戶部之開礦租店刑部之滯獄寃囚工部之織買燒造俱邀
懃懇切各娓娓數千百言不止乃諸臣疏而陳之惟謹
皇上藐而棄之忽諸大非奉 旨勘議之初意矣至吏部之徵取起
廢乃奉 旨選補分別者也兵部之司馬久懸乃奉 旨列名

原推者也今經兩月俱爾沈滯渙汗已發而中反膏澤將布而
復收事既失信人何以觀夫 皇上不信 詔旨則天下不信
皇上 詔旨信則為實政為美德而詔旨重不信則為故紙為具
文而詔旨輕夫使天下輕詔旨而不信 皇上此豈盛世所宜
有況 皇上年來深居靜攝臣民思一望顏色聆謦欬而不可
得僅僅藉此數行墨瀋為一綫流通之路而又托之空言不能
彰信如此異日者即有可信而誰其信之天下患盜有大於此
者乎伏望 皇上思 詔旨不信之患之真可患而慨然發
德音從前各衙門奉旨修省事宜次第施行至臺省空虛海寇

猖獗而徵取之典本兵之缺業有 咸命尤當急為選補其詔旨之頒行天下者再申飭所司著實舉行務使民沾實惠庶几乎日月之過風雷之益而寰宇臣庶翕然相信是弭患之一策也其一患曰上下之不交蓋人君為元首為腹心百官為股肱為手足為耳目上下一體相待而成甚不可有絲毫睽違疑貳於其間也邇年 皇上亢處獨運百司章奏多見停留輔臣密揭亦鮮批答九閽遠於萬里堂陛如隔雲霄甚者因災修省大臣以自陳杜門者一時六人蹤跡維繫進退兩難職以為六臣者無可去則當急留其身不欲留亦當明言其故有故而去

則去就明於天下而諸臣去且甘心無故而去則心跡明於天下而諸臣亦去且甘心未有漫無短長一同羈係不顧堂廉之誼如今日之甚者也夫大臣之去留不明則國家之是非淆溷國家之是非淆溷則邪正之途轍紛糾蓋抑邪扶正全憑黜陟無是無非何以勸懲坐令碌碌悠悠之輩與蹇蹇諤諤之士爭道共馳反理貢諛之談與植義扶經之論分曹並奏况開誠布公兼收博採之量正翹望於輔臣而無奈闒意承旨尋影揣端之徒妄詆及於善類一此一彼漸生藩籬侵引侵長遂成否鬲實由宮庭阻隔明良無喜起之風故朝臣乖迕同寅無協恭之

美而又由惡規好謟惛異喜同異同為搆日以心鬪柔媚易投剛方難合頹風已極長此安窮天下患又寧有大於此者乎伏望 皇上恩上下不交之患之真可患而毅然振勵頒傚昔年政事時時召見大臣商確政務六臣以旬陳待罪者令之卽出供職其大小諸司奏疏悉為覽發勿令有塞閉不通之處尤當推心置腹於二三輔臣諫行言聽不徒以體面禮貌曲相假借而亦 勅令虛懷擴度舍己從人一切藏否用舍待以平心付之公道使人不得窺伺迎合庶 君臣交儆上下協心而和氣在宇宙間矣是弭患之一策也其一患曰臣節之不振蓋人臣之節不過進思報國退思潔己然必潔己好修一身之去就利害不關其心而後矢忠報國國家之成敗禍福敢盡其說故夫人臣竭其心思加以忠貞全然以國家之心為國家慮則百發而百當矣不然而參身家之半為國家慮則百發而不二三當矣又不然而全然以身家之心為國家慮則萬發而萬不當矣今之謀國大臣果何居乎蓋其進不能盡忠非果致君之無術實由退不思潔己藉口 上意之難回模稜首鼠觀望依違猥云調停以有濟叅情去留熱中榮辱猥云從容以待時朝之秕政國之積蠹千瘡萬孔層見疊出誰肯以身之利害去就為國

家爭成敗禍福之端乎計工於持祿故謀拙於批鱗智昏於知
止故胆怯於弼違臣節至此良足悲歎其被人指摘者自宜引
咎改容杜門席罪乃俛首低眉不几即出寓徧心於和易藏厚
顏於坦夷此之矯情益駭物聽至彈章留中元是弊端而留中
不許奏辯尤非政體不辯而去是不情也而亦何以為去國之
辭不辯而留是頑頓也而又何以塞言者之口且上以禮義廉
恥待其下而後下以節行報其上留中不許奏辯是　皇上不
以禮義廉恥待其下也不知平日率偷閑苟且則臨事誰投艱
遺大緩急無可使國家亦何賴焉况人臣無持正奉公之節則

患得患失何所不至而又何所不為天下患又寧有大於此者
乎伏望
皇上思臣節不振之患之真可患而大加戒諭以後大小臣工務
精白乃心以盡職業各衙門當行事宜當言機務不妨極口敷
陳即偶拂
聖意亦不妨再三執奏毋得依阿一時以貽後來之悔
皇上亦宜降心俯從以作其忠而鼓其氣大臣被論者宜即批發
或聽部覆或聽自陳候事明之日去留遵　聖斷處分其言者
之當否明有公論幽有鬼責誰敢枉是非以逞胸臆如此庶公

道昭明而士人之氣節可振是弭患之一策也其一患曰人情之不安蓋聞王道本乎人情人情安者治之本人情不安者亂之基自古及今未之有易日者　君門益遠相道未光事虧常典官廢常員政刑日乖賢愚同滯感時者感頌於目前識微者寒心於日後士大夫相聚而談如訴如慕絕不聞有歡欣交暢之意天下人情大都可見於斯矣至　庭掖苦箠楚之無常而身無完膚　畿甸苦榷使之征求而人無樂土旱魃天災報無虛日既以奪其農桑開山採木幾遍天下又以剝其脂髓虐政亟行民不堪命恐重怒難忍蓄怨必泄彼橫目而眈眈者盜肯枵腹以待變耶況目今北虜覊縻如養驕子而東倭揚帆海上馮凌薦食之勢已成正賴順治為威嚴精神以折衝而民之無聊哀愁思亂有如歲之不易邊事之不虞則載道而賦仳離者皆揭竿而呼庚癸者矣天下患又盜有大於此者乎伏望

皇上思人情而不安之患之真可患而一切用人行政痛易前轍灑然與天下更始更望戒怒平情以消肘腋之隱憂損欲慎好以減萬方之征促至開礦租店尤是直省百姓肌膚之災乞

皇上寬然大惠收回中使庶　聖政更新人情歡慶且百姓樂業則棲畝皆兵縱倭患孔棘而國家之根本不搖有備斯可以無

患矣是弭患之一策也夫職所言四患皆事機所已形已著天
下所共見共聞而弭患四策皆時事所最急最要一
皇上所易知易行然言有苦於口逆於耳拂於心而利於行者有
甘於口悅於耳適於心而傷於行者故
聖主不惡直諫而忠臣不忘致身望
皇上不以職言之苦口逆耳拂心而稍加意念採擇則　國運民
生人心世道補裨良非眇小職愚戇直不識忌諱而一念朴忠
敢披瀝
上陳實不勝悚息叩禱之至

按四川奏疏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　題為屬夷阻撓工務謹直陳始末并
分別功罪以勵後效以濟
大工事該臣入蜀來知蜀地官民最以採辦為苦輒屬意稽查
期上不誤國事下不擾民生以圖報於萬分一既查知西南二
道頭運多於冷磧躧廠木未出一根塊而官帑金錢委諸壑者
以數十萬計挽運夫役枵腹中瘴墜崖壓木而死者被番夷劫
掠者繫縛而去黥髡而為奴者轉而鬻之窮山番寨之中者亦
各以數千計臣竊思以為溝中瘠者不幸也乃夷固吾之屬夷

也安得狂逞無忌若是且木已採就而不出何也已細詢各道木終可出否有謂阻險而不可出者有謂阻夷而不可出者有謂木不合尺寸即出亦難於交收者衆論不一臣亦疑信相半而未審也及初夏臣出廵至嘉定時山水小發冷磧木有沖至河下者各州縣諠渡爭攘各自以為己物也其木圓圍有丈餘者香色文理俱堅膩可愛真美材也守廵兩道入見稱説俱津津喜動眉守緣臣先行牌兩道有每食未敢忘冷磧之語兩道之喜有同心焉臣因思水小發而木自沖出何關阻險且杉木而圍圓丈餘又何不中式之有始知前二説者皆屬面謾獨所

謂阻夷者乃裏言也時建昌道副使顧汝學帶管分廵上川南道臣面詰之以為木果阻夷是乃該道之責也且屬夷負阻何可使聞於鄰國自不得與阻險者同付之無可奈何矣屢見屢詰該道始發口謂須設兵護衛運夫方克濟事而事多牽制奈何臣以為兵固不可輕動但我之犒賞全然不廢而又假兵威護運此直稟弓矢從事耳該道深以為然既經臣行牌守廵上南兩道建昌道責成雅黎遊擊吳文傑盜越守備王維英令之轉諭夷目周剉烏緒馬應龍如二酋果能盡力護運我自不吝厚賞犒之即事完之日文傑維英亦當破格優待並一切挽運

事宜聽各該道從長計議去後適分巡川西道副使陳與相道
嘉定入見而陳固舊成都也成都正坐誤冷磧頭運無木而巡
西是其舊轄又有龍安府推官張繼芳者乃川西之舊小總也
各痛懲往誤決意謂冷磧之木可出陳願策騎入山而張願執
鞭先驅臣甚狀之而亦尚無定議後又面語建昌道冷磧之木
既稱可出一切諸費還足於原採州縣惟是護兵一節該道當
任其責即事有牽制不妨陳說明白共求濟事未有 國家數
十萬金錢終棄夷方之理已各別去臣亦巡歷到敘州據督木
道呈詳川西道會川南道率同張推官入山督運業有成議餘

議悉善獨護兵一節僅僅責成吳文傑王維英二武弁而意甚
畧之臣即批兩道親自督運內地一切調度自中機宜毫無足
慮獨屬夷作阻若何吳文傑王維英果否力能擔當此事謀貴
出於萬全事不可以再誤恐犒賞兵威不宜偏廢俱當預先議
定不然一行入山為夷所制勞民傷財復蹈向日之覆轍即如
法叅治二武弁於地方實事何裨該道會同西南建昌各道作
速再議報又經行牌西南各道會同督木道覆議去後乃停閣
日久不見回報而西南兩道已報抵黎州矣臣甚訝之已接督
木道禀帖稱面見撫臺禀本院前批詳之意撫臺謂本院威靈

蠢茲小醜當且不怒而威臣歎以為此支詞也而退託之意也兵不設矣及臣巡歷至重慶據西南兩道詳稱從六月入山找木共實出三百三十五根塊忽至七月十九日被馬應龍晴撥生番要挾鼓噪圍困吳文傑數日侮辱百端紂去之兵六十餘名槍奪之物難以數計吳文傑孑然落魄委頓逃歸未出木枋盡當報罷矣但土酋桀驁長惡非一大創不可臣昝以為議兵於前日早而易辦且其勢未必用兵議兵於今日晚而無及且其勢必至用兵乃前者之批詳牌案竟爾停閣而今始云云何也批同布按二司會行各道查議去後又嚴行催促據督木道

川西道稟帖俱頗頗歸罪建昌道吳遊擊二官臣即擬據以叅題因思冷磧之木已拚永棄今時不兩月費不滿千找得三百餘根塊估其值可數萬金不翅皆諸臣跋涉之功且酋初懾於二道親臨無貪賞畏威咸相率効命即應龍亦奔走恐後既見二道隻輪各官單騎拽夫露頂徒跣裸而揶揄遂漸次生心儻是時有兵士持戈稍耀威武可保羣木盡出十全無虞乃建昌道牽制之說言猶在耳而督木道小醜之稟墨尚未乾臣又安忍獨苛求於道將也且年來蜀中軍實大隳戎心日啟各道將以邊疆失事掛彈章者屢屢矣夫一人中制百務廢弛而徒取

邊疆文武吏而繩之頗無謂臣用是持疑不發非直因各官之功罪也既撫臣有會稾到臣　題參馬應龍之擅置劫虜而不及各官之罪該臣回答去後又從粱山接撫臣會稾始參及該遊之制馭無策而不及各官之功臣以為各官六月渡瀘衝炎冒瘴一念急公真可嘉與副使陳與相推官張繼芳當以功論而罪不與副使顧汝學當以罪論而功難準遊擊吳文傑罪浮於功守備王維英功浮於罪馬應龍怙惡不悛妄敢擅誘搶掠誠不可不一大創乃若拘忌多畏控馭失宜牽邊臣之肘懸任事之心而招夷酋之侮者則轅門節鉞臣不能為之曲解矣況川省採辦在昔日易在近日難昔之採辦多在夷方止攜鹽茶絹布給賞山本輒任我出入無復阻閡近西南諸酋在在離心解體毋論播酋負恩稔惡殺虜內地斫毀木枋閉關禁絕往來即捷猿飛鳥不能徑度何云操斧斤入其山林就如建昌原係出木之所緣番夷阻絕頭運木無一根塊者五衛而四其一亦止完二分僅免參罰永寧素稱效順自虹橋關被殺生怨目有遠心原派木植毫未完解俱成不掉之形漸有決裂之勢當事者竟不聞憫然動念何也矧目今　大工肇興採辦伊始若當事竟爾因循狃酋藐無畏憚臣不獨惜被虜之我眾而尤惜已

採之成功又不獨惜棄已採於今朝而尤慮難復採於後日況一酋攘臂而稱兵諸夷聞風而雄據是建昌版章終屬異域而西南君長盡作他邦不惟陰阻　大工抑且明割疆域臣之所以腐心蒿目不容不言言不容不實而不得不盡者也然亦只就採辦一事言之其他夷情尚不敢贅伏冀　聖明裁察如果臣言不謬統乞　勑行吏兵二部再加查議文武各官功罪或姑與紀錄或量行薄罰馬應龍肆惡或即行剿處或設計擒拿斟酌覆　請轉行臣等遵守其未出木枋未回民兵等項聽臣等行令各該道將設法拽運追取至制馭屬夷封疆重寄仍乞議令撫臣速出供職急捐前非勉圖後效盡心戮力宣邑　國威毋得只具　題完事便束高閣亦毋得再託疾求去耽誤事機實邊方厚幸而於工務亦大有裨補矣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　題為工務萬分艱苦乞　恩俯照舊規遞減蕪收并議力役之征以便民情以濟大工事近奉都察院勘劄准工部咨該湖廣撫按會題起解頭運大木疏本部覆議該省採辦業已萃集如不合原式者概不允解不惟一時民力難堪亦恐大木未易驟得今暫從寬處合將三號以下各木姑照先年事例准將圍長丈尺通融折算内有圍不及六尺者

如數換補不准在折算之例此後該省二運三運及四川貴州
木植務求盡合原式不得再比例折算以悞將來之用等因
題奉 欽依移咨備劄到臣臣即案行布政司及轉行督木道
及七總各道行令採木各州縣遵依去後隨據督木右布政使
周一經詳稱大木除頭運已解外近據所屬運到總廠及大小
水次二運楠杉木枋約計二千三百餘根塊中間求其兩合頭
二號之式者百中無一其次圍一丈四尺至五尺長五六丈者
百之一二圍一丈三尺上下長五六丈者十之一二圍一丈以
上至一二尺長四五六丈者十之三四圍九尺八尺長三四五

六丈者十之五六圍七尺六尺長三四五六丈者十恒八九除
圍九尺以上圍不合式而長合式至五六丈以上者候臨驗酌
議間續據涪廠驗木合州知州張鰲申稱運到之木大都合式
全材者百不得一如必僅收九尺而止則八尺七寸之木各商
皆運湖廣求售是我已獲之材借資於別省之用方今運期已
迫見木不多若不推廣寬收何充二運之解隨該木道查得嘉
靖三十六年修建
朝殿四川派採楠杉大木板枋共一萬五千六百有零內楠木分
為一二三四等號遵照恭議 廟建事例長徑兩合式之外又

長減至三尺徑減至三寸有一樣微不合式者各遞減價銀收
運如楠木一號每根長七丈五尺至七丈徑七尺至六尺其下
短少者以次遞減長減至六丈七尺徑減至五尺七寸止以下
後二號二號每根長七丈至六丈五尺徑六尺至五尺其下短
少者以次遞減長減至六丈二尺徑減至四尺七寸止以下作
三號三號每根長六丈至五丈徑四尺五寸至三尺五寸其下
短少者以次遞減長減至四丈七尺徑減至三尺二寸止以下
作四號四號每根長五丈至四丈徑三尺五寸至二尺五寸其
下短少者以次遞減長減至三丈七尺徑減至二尺二寸止以

下作常材杉木一號每根長七丈五尺至七丈徑五尺至四尺
其下短少者以次遞減長減至六丈七尺徑減至三尺七寸止
以下作二號二號每根長七丈至六丈五尺徑四尺至三尺其
下短少者以次遞減長減至六丈二尺止徑減至二尺七寸止
以下作三號三號每根長六丈五尺至五丈五尺徑三尺至二
尺其下短少者以次遞減長減至五丈二尺徑減至一尺七寸
止以下作常材再查常材如楠木長材則開長自三丈九尺至
二丈八尺徑自二尺四寸至一尺八寸止杉木常材則開長自
五丈四尺至四丈徑一尺九寸至一尺五寸止楠杉連四運三

運二單料枋各有遞減俱係准收起解之數又查萬曆十二年
一坐派木枋共三千九百七十七根塊續奉部文通融幫補截長
補短以小幫大酌議折算如長丈既合不必盡求合於圍圓圍
圓既合不必盡求合於長丈杉木既稱絕少准以楠木代解如
見採獲大木內圍七八尺長三丈五尺等木既合原派號數遺
下圍六尺以下長四丈以上等木此俱堪折算起解節行事例
歷歷可查嘉靖年間木數雖多其一二三四等號大木長徑尺
丈皆有遞減活法所包者廣此外兩不合式之木准作常材俱
得兼收併解蓋價有遞減而木無棄材也又如萬曆年間派採

木數止三千有奇圍長丈尺較之今次畧少且奉部文不必求
其盡合併將圍六尺以下長四丈以上等木俱准折算起解訖
是圍長丈尺雖有定式而驗量收運猶存　寛恤之意況連抱
巨材必蓄之數百年之久而材始成今近水之木二次搜括已
盡即有一二巨材多在深山遠箐之處入山愈深去水愈遠中
間峻嶺曲蹬斷壑橫溪找廂搭橋工費浩大不幸而崖巔折損
廂橋傾倒致傷夫役盡棄前功是採運至難而三號之木尚未
易得況等而上之如頭二號者乎縱使官民肝腦塗地萬萬不
能得矣再照今次奉到部文原未坐派四號竊念地方事苟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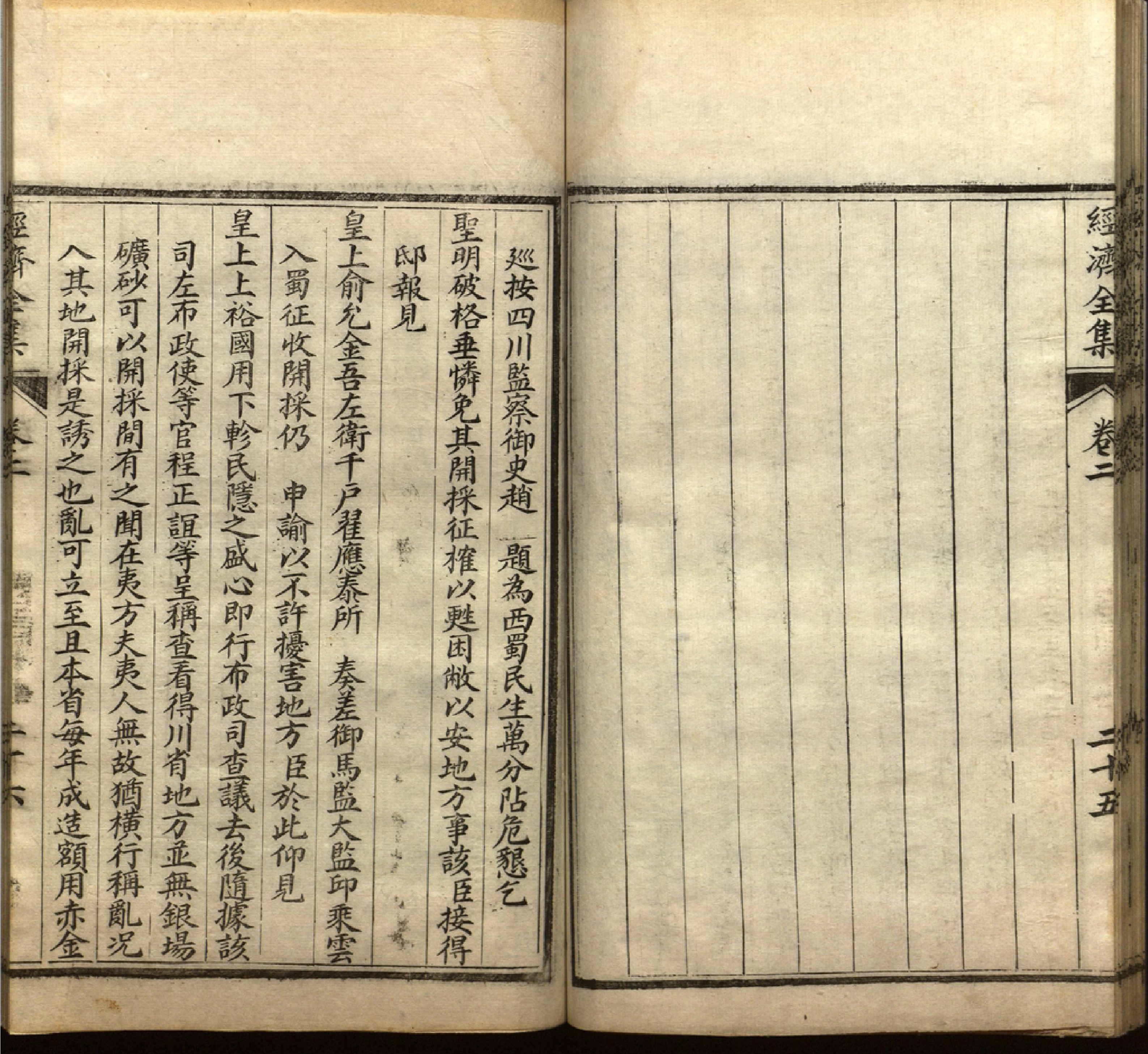
民即無例猶可義起況嘉靖年間有例可比乎今在廠楠木有長五丈至四丈徑三尺五寸至二尺五寸者似應比照四號例遞減驗收備運等因到 臣臣 批行布政司再議妥報隨據左布政使程正誼議得二運尋採在未奉停折之先停折通行在採運既完之後若不俯從道議許其并解兼收則費過錢糧俱成委棄即委棄不顧而官窮民匱三運空懸又何能重採二運也況此到廠之木瘴癘風波死亡無論猛虎長蛇之所噬齧仆木隳崖之所覆壓飛石斷橋之所擊射靡不裂肝碎骨其情狀言之無不墮淚者寸楠寸膏寸杉寸血此木而解小亦可備榱桶

殿廷不棄民心亦自甘之如作棄材是委民之肝腦於溝壑將使萬姓解體何以終大役也呈乞照該道所議會疏題請以慰民望等因又據司覆議巡東道轉詳重慶推官高折枝所陳破拘攣以濟大木一欵照得自有木務以來上之三令五申非不照部文禁加派也顧一木之費大者千餘金小者不下數百金今蜀之庫藏既已括盡有司豈能神輸鬼運為無米之炊哉自不得不派之夫役派夫役者派銀之別名也又諱其名不敢當惟委之民間之自為派於是里排操其權而開局騙積棍承其機而肆包攬其所顧之夫又皆遷延逐次躲避當工蓋所費徒多

而實功罔濟矣本官議將各州縣所派夫役照原議工食米糧
每名明派若干當官交納聽給木商入廠顧募節抵充大木價
銀該道總立法稽查不許聽里排市棍私自科派包攬誠為正
大光明之論合行督木道清查已交木數准與銷算應用擡運
夫役明於丁糧內量派仍乞會　題請　旨施行庶各官不致
束手而民困且得稍蘇等因到臣該臣會同提督軍務巡撫四
川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譚希恩看得川省採辦之難官民之苦
財力之竭臣等已屢次備陳無復喋喋惟是二運之交收與夫
役之徵派有不容已於言者緣二運木未奉部文停折希藏隨

括隨發官民盡心盡力深入夷徼窮山披險歷艱出萬死一生
之計徙運得出業交有成數蓋根根塊塊皆有司之心血百姓
之骨髓也若一旦舍已就之木重令入山再採毋論有限之金
錢委無涯之巨壑即百姓之肝腦塗地體解心灰前功盡棄後
效益難
事勢至此真成窮極即無往事可援尚當乞　恩變通況嘉靖
年間明例具在蜀之父老垂白者尚能歷歷道之而控訴於臣
前臣亦口噤無詞置對也且其疾首蹙額呼天搶地之狀真有
足以裂肺脾而泣鬼神者臣目擊心痛安得不為轉叩　九閽

請乞二運之木仍查照往例通融折算起解交收若三運之木
臣嚴督照式採辦雖有無不敢必而奉行何敢不兢兢焉但一
二三號長圍尺寸須求遞減活法一如嘉靖年間事例以便遵
行至於夫役之征緣工費大而官錢少不得不編派於民然民
私派之派一名常有數名之費而民私顧之顧數名不得一名
之用不如明徵明顧上按畫一之法齊其下下依一定之規奉
其上徑竇盡塞枝巧弗容返為得之各司道府條議及此實為
俯從民願非臆說也近者臣以派夫限制之議　請部覆未允
以為撫按既難禁戢於未奉　旨之先豈能清理於既奉　旨
之後惘念民窮誠為確論顧歷自採辦以來未有不用夫役者
蓋理有固然勢有必至而事有不可奈何者此之謂矣惟臣等
心知其不得不用也而始諱言其名則禁戢之法自有難於盡
行故臣等不欲避此無用之虛名也而願通之以權而清理之
法後何容於少貸臣等切切為民之意與部覆跡相反而實相
成也事關民瘼通合具　題伏乞　敕下工部再加查議如果
臣言不謬覆議上請行臣等遵照施行庶上有裨於　國事下
以恤乎民窮臣亦稍得以免曠職之咎矣云云



廵按四川監察御史趙　題為西蜀民生萬分阽危懇乞
聖明破格垂憐免其開採征榷以甦困敝以安地方事該臣接得
邸報見
皇上俞允金吾左衛千戶翟應泰所　奏差御馬監太監邱乘雲
入蜀征收開採仍　申諭以不許擾害地方臣於此仰見
皇上上裕國用下軫民隱之盛心即行布政司查議去後隨據該
司左布政使等官程正誼等呈稱查看得川省地方並無銀場
礦砂可以開採間有之聞在夷方夫夷人無故猶橫行稱亂況
入其地開採是誘之也亂可立至且本省每年成造額用赤金

數百兩係本司分發銀兩行令所屬州縣分投市買或五兩或十兩零星輳集俱云尋取於雲南地方若四川果有礦砂何能掩人耳目直待今日金汝元等之進言也據金汝元等所報楠木杉板白蠟藥材生漆紅花數款川中委有出產但節年以來商人販賣楠杉從川江而下則有荆州蕪湖等處數節抽分商人已稱苦累近自 兩宮役興杉楠盡歸官採即商人有承採者皆領官銀供官用無復有可抽稅之杉楠矣白蠟每年坐買三萬二千餘斤生漆每年坐買一萬一千四百餘斤藥材每年坐買九千九十餘斤額解 內府供用民間稍有餘剩及所出紅花為利甚微茶課銀兩每年解赴甘州上納易馬經由巡茶察院稽覈皆無餘利可以抽稅本司每年額解高錫一千五百九十斤坐派州縣皆赴雲南採買本省原無錫場及查玉石珍寶黃銅黑鉛磁器皆非蜀地生產之物至於蜀錦係 蜀府每年成造數足以備 上供民間並無成造尺寸省城原設稅課司衙門稍有征稅不過布疋米糧雞猪葱菜之類自 國初以來 欽賜蜀府抽取內用至於永寗烏撒瀘州重慶合州等處雖各設有稅局額課多者數百金少者數十金悉皆支給彼處官吏師生俸廪及協濟各驛夫馬廪粮亦有原額開載免解陝

西昌平等處濟邊者因民間窮困商賈不通稅額空懸稅銀百
無一解地方困苦已甚自此之外又何能更添稅也及照川省
自採辦役興民死過半艱苦萬狀誠不忍言兼以播州叛逆於
東南達虜陸梁於西北徵兵轉餉所在繹騷又三運之木難採
倍前　三殿之工部文將至諸艱並臨百愁俱集遠近民情洶
洶弱者思逃竄以偷生強者思跳梁以從亂　職等有地方之責
已不勝厝火積薪之憂若復　差遣內臣來蜀征採重斂橫征
嚴刑峻法竊恐將潰之土難勝一鍬垂溢之河難勝一決一夫
攘臂響應如雲不必播虜交訌而蜀之大亂將作矣此職所為

疾首痛心私切杞憂者也且歷查各省雖皆有開採征榷之使
而川中則萬非他省可比蓋他省無兵無木湖廣有木無兵惟
四川木務兵防一時俱集尚能堪征榷開採之事乎譬如人之
一身病至九分不可復益之疾矣及查金汝元等不知何處棍
徒原無藉貫伏乞本院軫念地方困窮民岩可畏會疏陳乞
免遣內臣庶全蜀之民生可安西南之亂萌可杜等因議詳到
臣該臣會同提督軍務巡撫四川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譚　看
得開採征榷通且遍天下矣以天下之所通行蜀安敢獨違惟
是

朝廷此舉為利耳舉之於他省雖害多利少猶曰有利可冀也若舉之於蜀則萬萬乎有害無利而害且甚大以　主上憂國困乏為此不得已權時之計謂可得數萬金以濟國用臣子視其無利且大害不旋踵而至若避忌而不一言異日者誰任其咎蓋蜀僻一隅惟東北一面與中國通其東南則石砫酉陽九溪十八洞蠻其正南則播永二司鎮雄東川烏蒙烏撒四土府其正西則天全膩乃松坪諸夷落其西北則白馬白草木瓜諸熟生番疆域阨塞夷漢雜居蟻聚蜂屯狼跳虎噉無歲無兵革之事近且虜馬不時窺伺松邊唐維州之擾其兆已見播酋蓄謀

不軌志將圖一大逞蜀之隱憂益復叵測此雖無他徭役以困百姓而專力於兵革亦儘費支持乃者木役煩興庫藏之出不能十之二三民間膏血俱盡繼之身命積屍遍野堆骨可橋有司者方憂木不如式無以稱上意督促益嚴民既身命不能易木惟有攜家遠避即令流亡入各土司者不可勝數長此不已不知何以為蜀計可再以開採征榷益其敝乎然使地方受其敝而於事有濟即敝

朝廷之地方以應　朝廷之求亦無不可以今查蜀之內地皆塉瘠窮山不聞有礦凡蜀人所用銅鐵之類皆出之夷方即有礦

其在夷方可知令礦果可開彼夷人好利豈不知
中國乎我開之彼肯束手聽吾之獨專其利乎小則連黨橫爭大
則擁兵劫掠其勢必至於大動干戈不已幸而勝所費必數十
萬不幸而有挫劫事更未易解礦未得而寇先延此礦之必不
能開也至於征榷之事必貨物雲集乃可有裨蜀雖一大都會
民貧俗儉商賈稀通惟瀘州一處稍稍集貨以南達雲貴西接
建昌利此兩路轉輸耳自安疆臣桀驁水西諸部縱橫雲貴之
路幾無復商販之迹建昌自大木役興剉烏結雄長令積官木
皆不容出商顧敢出入乎又瀘地逼近播州往酋目之駐合江
去瀘城僅三十里商皆震恐遠遯此瀘州之貨近遂索然而其
下於瀘州者又可知無商販而議征榷稅將安出此征之必無
所得也以礦之必不能開征之必無所得而中使奉有　成命
經營不來將何以塞責勢必搜括民間以充礦稅之數彼苦兵
革苦木役之衆正自難措一旦復以此迫之其激而為變所必
至矣彼獻利之人豈不謂開採征榷將且三年許何處民敢為
變何獨於蜀而慮之不知蜀之民非他省之民可比環蜀皆夷
故蜀民亦多染夷風獷悍難馴喜亂易動其積習然而懸崕峭
辟易以嘯聚奔流迅波易以走逸番部苗寨易以資借是故化

隆後服政弛先叛由來蜀民與諸夷無異觀之往牒歷歷可考當此之時正蜀民思叛之時目今聚衆抗違官府放野逃避差繇者所在而是有司者懼生事端不得已皆疏目蕩節以求調停猶不盡寍一能復堪中貴之魚肉乎果此舉不已民必内訌土夷者從外乘之西南之事將遂不可收拾昔唐季之亂始特起於南詔之叛若全蜀動搖其關天下豈眇小哉彼獻利者之算謂蜀每年可得六萬由此積而十年亦不過六十萬倘蜀有事端將非六十萬所能了矣由此論之利乎不利乎害小乎害大乎不待智者可知也

主上英明以有利而興者未必不以無利而止况蜀不獨無利抑且有大害

皇上自當撫然憬悟憫然垂念臣叨按一方目擊心痛慮此至熟夫安敢不言而又安忍不言耶伏乞

聖明矜憐蜀土多事蜀民窮苦三面臨夷變亂易生慨然發　德音收回　成命俾蜀之上下官民欣欣頌　特恩為

皇上祝億萬年無疆之福保千百世治平之要所得不已多乎臣愚實不勝懇切叩禱翹跂瞻仰之至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　題為播酋鼓亂全蜀阽危祈　恩急

收中使以息禍機事臣聞之圖治者於未亂弭禍者於未形況亂已成禍已著而猶恬然不措之意中此在世主不為而矧
皇上之聰明英武迥出尋常萬萬者乎頃者播酋統兵內犯陷城屠將殺人如麻暴骨原野川東危急全蜀震動臣已屢疏奏報俱徹　睿覽矣慨蜀自採辦役興民不難竭膏血剜骨髓以佐公家之急業已十室九空日不再食窮民易與為非嗷嗷思亂結黨嘯聚於萑苻間者無處無之自酋破綦江後日挾重兵壓境恣言恐喝百姓轉相傳惑弱者挈攜襁負爭奔竄於深崖絕壑而強者揭竿淬刃呼朋引類思為之內應鄉導瓦解糜沸靡

邊盜居有司者禁諭安戢尚日數十驚不止
皇上視今日之蜀是何等景象而尚可容開採征榷之使廁跡騷驛於其地耶夫征榷即不擾未有不攫人之財而攘人之物者百姓財物與命相連爭奪鬨鬧慈父不能保其子彼橫目耽耽之衆誰肯俛首低眉甘分人以所有而不怒於言怒於色乎開採即不擾未有不掘地穿峽燒山鑄石而可容易得者四川內地自來無礦間有一二遠在夷方夷人無故猶稱亂抗略況其好利誰不如我而肯束手弢戈聽我自專其利而不以一矢相加遺乎且開礦不論有無先設防礦之卒建昌龍安之兵素稱

饒勇可用近不去防播而留以防礦播之敢於肆行無忌正由我兵力寡弱長其雄心況松坪卭筰天全膩乃白馬白草木瓜諸番夷憨蠢善鬭易動難安無礦猶為天幸萬一有礦而鑪煙四起干戈雲集是徧西南北三面夷猓皆反則皆播也夫一播造反人心響應況諸夷接軫肆訌而我苦稅困征無聊不逞之百姓東走西奔內迎外合我之逃逋悉彼之忠順是四夷布滿於川省而比屋皆播也況楊應龍譎秘狡猾不可方物到處安排奸細為之打探消息伺察動靜攜金懸購誘惑勾引頃重慶一日而盤獲十七八人成都一日而盤獲十三四人皆有口辯

脊力之輩甚至士人武弁胥役皂快中亦皆其耳目羽翼偵知內地礦稅方興四夷貪礦而構釁百姓廹稅而內離結連招號長驅直擣則全蜀非復　皇上之有而唐人南詔之憂復見於今日我　皇上固極聰明英武豈不為之寒心銷志耶臣屈指中使抵蜀業已半載內地尋礦了無踪跡夷方采阻難保有無徒啟戎心勞我守禦礦之始終斷然可見矣稅務會同調停僅能足額各州縣有中使差官者有不差官者差官有安靜者有不安靜者其不安靜者百姓被其嘬吸如羊之畏虎而雀之避鸇其安靜者百姓覘其形影如傷鳥之驚曲枝而吳牛之喘

夜月大覲無問安靜不安靜但名之曰太監委官即刻木為人
百姓亦相率逃遯不敢望見矣然礦不易得即有中使無益稅
求如額即無中使可辦臣以為稅尚可圖礦當終罷但
皇上急宜收回中使罷卻礦務去此無益之虛名而專以征稅事
付之地方官務以求實濟焉蓋中使在即稅不擾而百姓不安
適以為播寇之資中使去即稅不停而百姓自安又得其禦侮
之力去虛名以安百姓存實稅以濟　朝廷於
皇上亦何損而久憚不為耶臣忠　君愛國之心自信不滅於中
使而百姓信臣之心又萬倍於中使上下相信相安臣亦別無
他顧之憂得一意料理播事況內外傳聞
皇上以播故收回中使即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楊酋之黨不
寒而骨已慄矣其征稅銀兩如　皇上憫然垂念兵貴浩煩留
作供億待播事平定之日解進唯　命或以內用尚乏仍令解
進待　內帑充足之日停止亦唯　命非臣之所敢必也獨是
中使不回百姓不安四夷不寍狡酋乘機益復狂逞恐全蜀輿
圖遂分割離析而貽
國家莫大之憂也臣謹會同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粮餉巡撫
四川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　具疏乞

懇伏惟

皇上少加意念慨賜允行臣等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趙翰林經濟全集卷之二終

趙翰林經濟全集卷之三

播事奏疏

廵按四川監察御史趙　謹題為播事勘處無期狂酋殺虜日甚謹據實　上聞并議在事臣工以安邊徼以保內地事臣廵歷川南於萬歷二十六年六月初十日據合江縣申稱四月十三日據本縣大平鄉民穆岐山楊徵坤等告被播州土酋袁鰲等於十九日統苗數百越出岡門堡殺死穆文鸞等一十七命綁去穆遐鸞等五十六名口牛豬數百等因到臣　臣即批布按二司作速查勘要見袁鰲等何敢統兵殺虜即今被殺被虜各

若干劫去牛馬燒毀房屋各若干彼時該堡并職官曾否救援追捕虜去人口曾否送出殺傷人口作何究處去後隨據申看得袁鰲係播州楊應龍部下目把與其子楊朝棟不時越界殺害良民大肆猖獗等因臣又批楊應龍父子何不悔過圖新乃敢屢縱把目人等侵犯內地一面切責楊朝棟將袁鰲等節虜人口逐名送出劫去財物燒毀房屋俱要照數追賠仍將袁鰲等有名首惡俱擒解正法如再執迷即據實叅呈去後至六月二十五日該分守川東帶管分巡下南道叅議郭士吉申稱六月十二日據罔門堡民劉滔趙甲等獲送夷人趙茂陽到合江

縣審稱袁鰲差茂陽與被殺死張大懷往宣慰司求兵負赤水里越出本縣地方被陳瑞等并袁年家人麻老虎將大懷殺死拿茂陽送縣解道并原告穆陽坤同解到臣該臣面審批茂陽供係袁鰲養馬之僕說袁鰲搶虜之後即以所虜男婦獻楊應龍而其提調陳世賢實為領送之人則屢次殺掠謂應龍不與聞者謬甚謬甚矣穆陽坤單開人口說在袁初袁捷處乃永寧宣撫司所屬該道即移文瞿遊擊嚴諭該司即行送出毋得生事起禍趙茂陽監候事完定奪去後該臣查得播酋楊應龍負固之罪惡與經畧勘撫後反覆之情狀綦合等處被害之慘毒

已經屢疏具　題見奉　明旨勘究臣無復再　瀆惟是本酋怙惡不悛恬然無忌屢縱目把侵犯內地除去年七月初已報者無論自七月十六七以後又燒劫楊文孝等家殺楊受等九月十八日糾盜金遂等流劫馮槿等萬家殺死馮真吉等分屍見存又殺虜小蓮王氏等十月初三日殺死穆曰瑞等十二月初八日殺死楊興旺等此皆各被害之家具告近經該道委官查勘的確者他如經過順便殺傷劫虜者不知其幾以至於今年四月後如前所報被劫殺者數百家被搶虜者又幾三百餘名劫去牛馬家財燒毀房屋無算合江一帶大被殘傷至懸屍高竿污辱婦女兇淫慘暴真是異常何物么麽乃敢蔑視　王法一至於此又查舊年合江地方被殺後該道議設五畝堡委百戶吉重儒督兵防守阨其要害使地方無事有所依恃而遇警便即救援也今酋復犯內地本官何在然官卑兵寡殊不足責至敘瀘遊擊管參將事瞿孔開馬邊守備周大謨雖駐居稍遠而瀘合是其信地舊年坐此降革宜少知儆策今犯者屢屢更不聞防範追捕且不見申一令報一字視信地如異域輕民生若秦越殊所不解若東南該道既聞地方有警即當據實以報乃俱泄泄然若罔聞知且合綦被兵查究今已一年臣奉勘

合行查又復半載該司道何嘗有片楮相加遺玩日愒月養亂釀災臣又不知其解夫謀貴出於萬全固不可無事而發禍難之端而機不可以再失又豈宜有事而忽綢繆之計播事從經畧後其處置機宜及善後事理即勢有掣肘事難膠柱若就中急擇其可行者酌而行之亦不潰決至此令玩寇延敵焚蕩虔戮謂宜投袂攘纓剪此朝食而因仍苟且尚是初心臣尤不知其解蓋當事以老成持重之見為長慮卻顧之謀而事機坐失從事者以希承觀望之心作退縮逡巡之態而禍亂日深頃益肆行殺掠几無虛日就令作速勘議勢且緩不及事當先便宜

調遣控險守要俾不得闌入闌出結連戕害而後速為擇便利計長遠待勘處定日具　奏奉行譬之救水火者先行撲滅決塞而後方為屈突徙薪障流導源之計不然燋爛沈淪其救几何此在當事者料度情形斟酌調發實心實意真有如救溺救焚不得以虛文指麾空言搪塞尤不得明示方畧暗授意指致躭閣歲月蔓延災衬此實急在燃眉再難濡滞者也近日又據該酋　獻木已到水次其從出之路當由涪於酆都境界其木在何有之鄉而涪酆皆川省富饒之地恐狂酋藉口拽運別生事端如合綦故事為害方大尤不可不急圖而早算之臣又勘

得酋之情甚狡而我固甚愚酋動輙申文稱渠原自效順安敢輕越中原一步輕遺一矢綦江之入則以穆煒之故合江之入則以袁子升之故某日於某地捉獲某賊是即搶掠某處之賊借言於本酋者也某日於某地捉獲奸細是即偽為某之說駕禍於本酋者也某日徙木於某江被奸商剗削斧號乞為嚴拿正罪見令採木於某地恐仇酋乘機刼害乞為懸示曉諭坐分其部落虜掠之實利故揑為申報遮飾之虛文神奸鬼詐千態萬狀臣以為此等情狀可就其機而馭之不可中其計而信之馭之則彼為我用信之則我為彼用柰之何彼固欺之而我固

信之信之而又全不為備之坐令引類呼朋乘隙抵閒決驟而來捆載而去是彼實愚我而我復自愚也然豈彼之真狡而我之真愚哉則臣所謂長慮卻顧之心與希承覬望之心相合而相成者也夫人臣受　國家封疆之寄烽警自所時有況夷狄豺狼其心何厭我正當處心積慮畢計殫籌真正明白與衆去圖務以折其雄心而杜其奸謀絕不宜幾幸我身之無事而貽
國家之多事夫無事也而尚不可有幾幸之心況梟獍未剷干戈日聳邊鄙蕩搖民生塗炭此人臣食不下咽時也又豈可視有事若無事而從容議論且議論又久而不定何也臣以為戎馬

生郊之實禍原非發言盈庭之空論所能消弭乃自酋犯內
地以來雖聞移檄旁午多是套詞支調竟不聞真實作何發縱
作何防禦俾酋不得仍前長驅肆患上過於慎重而不欲下卒
多遲回而不敢奈何當此擾攘多事之日直視為怠緩悅從而
不顧耶夫兵攻者不足守者有餘昔之日直逼酋之巢穴以自
樹敵國實為非策今之日大撤我之藩籬而日啟戎心尤為無
策不然調蜀之兵守蜀之地以酋之陽順而陰逆而我姑明撫
而實防酋將安所稔其毒而肆其螯哉久之邊釁不生夷情返
帖此不徒目前之計實乃經久之規儻其不然而酋敢虺豕奮
突公然犯順則我陳師鞠旅獸蒐草薙區區小醜如當車之螳
背遊釜之涸魚耳統乞　勑下當事之臣酌量緩急分別布置
緩者會當勘定而具　奏急者不妨先發而後聞總之期於有
備無患疆圉敉寧而止最不可視酋之憑陵荐食日甚一日而
我姑容隱含納年復一年如日前之故轍也蓋變通與紛更殊
科廢弛與安靜相類尤不可誤認而倒施之者也至合之被殺
掠日久該縣知縣陳繼夔至今年六月纔報又隱漏而不盡報
致地方殘破難堪但其中有難罪本官者當姑從降處遊擊瞿
孔開以不勝衣之軀又乏枕戈之志況已被參降復蹚故習曾

不知邊務為何事當革任回衛另行推補守備周大謨姑念其新任免究分巡川南道副使王昭德既已疎虞而又通同隱蔽兵巡川東道副使莫睿既失控馭而又勘處躭延均當薄罰示懲分守川東道帶管下南道叅議郭士吉在南道則兼攝方新在東道則事非專任似當免究伏乞
勅下吏兵二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酌為題覆冀
皇上採納施行地方幸甚民生幸甚

廵按四川監察御史趙　謹題為直述播惡情形并摘陳處置機宜懇乞　聖明俯賜採納以固疆圉以屬臣工事臣惟播酋從經畧以後梗化搆亂經諸臣題覆者屢屢矣節奉　明旨勘處迄無定議緣原　題者堅持一說承勘者局促兩端空文往返實事躭延臣念川省重事無踰處此酋者多方查覈頗得此酋情形謹備陳之而後及處置之策盖酋自二十三年九月內聽勘後以至於今其殘殺七姓以快憤刼逐五司以廣土歲無虛月月無虛日見之各司告急文書與黃平通判累次申文其惡種種姑置不論論其荼毒內地事一犯綦江之簡水塘則二

十四年二月一犯綦江之李漢墩則二十五年三月至本年八月又犯合江兵駐城下者兩月自十月以至二十六年五六月合江之墩溪岡門苦茶等邊播地方連被侵犯者且五六次人心惶惑疆埸聳搖長此不已禍將安極乃合江失事原重撫臣疏報甚輕綦江失事原真撫臣疏辯為偽此部覆所為不得不行勘兩播事遂因是以不明臣自今年五月歷巡敘府據被劫民穆陽坤等告詞與合江縣申文當委官覆查其殺虜各村人數具於前疏已極稱慘烈此酋之部落依酋之勢虔劉我邊鄙者尚然況酋親遣大兵合江城下駐至兩月其為害可勝道哉

以為失事甚輕者將誰欺也安邊同知蒲林者劉綦江專主播事臣八月間於重慶面審林綦江失事情節林親筆供簡水墻李漢墩兩次被殘俱的又追出原委東溪驛丞李時明查李漢墩被害人戶一底簿總撮其數被劫者王啓珣等共三百有餘家虜去者王登啓等共二百五十餘名口被殺死斫傷者王子榮等共四十餘名口其當時給散各被害家穀米升斗皆有數計是李漢墩事情昭然視掌特簡水之事原無委官遂無所稽查則綦江失事真乎偽乎可概見也即撫臣聞臣得底簿亦遣書臣謂為道府所誤陷於有過若然則酋之屢次殺掠盡的晰

明確勘處之事可據此以為斷案矣夫酋之獷悍跋扈雖其天性固然實緣前後當事諸臣有以養成之閫酋於聽勘甫畢經畧猶未出境即多屯兵松坎不容汪同知相地建衙是其負固之謀當俯首乞憐之時已預定惟當事諸臣既已為其所詒而疏請

皇上又四方所調集之兵俱已解散遂置之無可奈何是故經畧善後四事望以結五司望以撫七姓望以復已逃之土官其所資鎮壓者不過欲設一府同知將二百兵而已歟若一冢畧無猜忌至於出境一疏遂曉曉慮及酋之漁獵縱橫為川貴憂其

纏綿補葺之計不一而足何方信之深而遽疑之若是蓋亦真覺其有異而特難於顯言耳是則善後四事不特今日知其不能行當經畧出境之時固前知其不能行矣乃地方諸臣仍不以為意因循怠弛兵將之議置之高閣雖安邊同知民兵二百亦且有名無人軍政日蕩戎心日啓酋之夷目漢把十數為黨百數成羣往來出入我皆奉之若上賓惟恐少慢而我單車差使片紙文遺曾不得越闕而入於是酋遂無所畏憚今日拿逃奴明日拘叛民七姓流人數萬不二三年幾無遺種餘慶為墟白泥失守重安草堂東奔西竄日無盜宇雖黃平一司設有府

官亦不免時被圍劫此其志不盡殲五司不已虐焰所煽害遂中於內地綦江以南合江以東沿邊數百里被其殺虜人民劫奪財物燒焚村落姦污婦女慘不忍言父老轉徙丁壯逃匿鳴於官而不能制不惟不能治且不見聽有司以欺蔽為安輯上官以文移當調遣總之仍是吾被害之民蹣跚道路展轉聽勘彼殺人劫財之虜反高坐窮山竊笑處分為戲局而吾內地無藉喜亂之夫見官府之不足恃而苗賊之計日得於是亦相率靡然從賊或為鄉導或為間牒甚且裹頭裂衣稱為播民為之心腹羽翼分其劫掠所得共為地方之害又凡犯事之家避差

之族官司治之少緊亦遂投充播民為逋逃主始猶修怨彼民波及吾民今則吾民為外府公肆戕劫始猶資力彼人肆害吾人今則以吾人害吾人轉相招納詰之則漫語强辯亦若陽受羈縻置之人無端妄搆釁隙實乃陰致吞噬我既已弛防招侮計無復之乃信其漫語而畧其實害不獨畧之且又諱之制命之權寢削負固之勢日恣及今不為提備煽惑搖動西南之事將不可知當經畧出境之疏固已度處明悉令其必駐幾時俾兵將各屯於要害預為扼吭搤臂之計豈不稱完事不然嗣之者無為苟安肯實舉其事而行之亦何至有今日蓋在經畧急

於求成未旣其勘處之實在撫臣怯於任事第蘄其安靜之名是皆圖目前之美觀忘地方之隱憂苟為周身之謀而不為
國家久長之畫者也臣屢奉勘處　明文勘當事臣工緣何坐視隱縱楊應龍因何肆行劫殺有無別項情罪并一切處置事宜今無論合江兩次失事原疏可按即綦江之始終隱蔽而撫臣疏稱原未失事者據此底簿則肆行與坐視者俱有餘戮乃正以此故牽制拘攣俾勘處者無定期而地方之害無已時譬之主人被劫罪其舍人之疎誠是乃舍人懼罪反為盜解謂劫不為害併其主人　追渠魁飭垣固籬之謀而阻之豈不取笑於盜而益速其劫乎臣以為隱縱劫殺情罪旣已較然似不必待勘而先當急議處置事宜矣夫酋域中之寇也處置之不過剿防撫三策葢酋逆節抗　命罪惡貫盈不剿不足申　國憲則當以剿為正法然剿未易言也而向來軍政廢弛邊疆騷屑酋且日有盜心則當以防為實務然防亦未可旦夕辦也而酋且詭名效順窺伺百端而我亦未可遽絕也則當以撫為權宜不防而輕言剿將恐裂是白石口之烱鑒也不防而輕言撫又將縱是合綦之覆轍也則添設戍守以弭寇定亂眞今日處播之第一義矣夫兵不難設所難在餉有餉即兵可立就以今川省

當採辦之時民間竭膏盡髓尚憂不給何堪再加軍需庫藏所
蓄各自有正項支銷况適為木價撥剔孑然無餘斷不能更有
所出以養兵所可處者獨議各州縣民兵資其工食以充餉耳
近臣奉有專　勅抽通省民兵十之四弓兵十之二以濟東征
臣以為當今國家所憂者首在倭次即在播科臣并列而請真
有見也如以天下之全力禦倭留川省一隅之力以制播未必
非計之得者故臣　請川省議抽民兵弓兵數即留以為防播
之兵則餉不加而兵可數查綦江播之大門戶當添一遊參可
用以十之六七合江地與播錯壤亦當添一遊守可用以十之
三四再加各該道府所屬衛分團操兵以足之此不過以蜀之
兵守蜀之地事甚簡便易行惟在將得其人嚴加簡閱而操練
之務成精兵賊來必禦賊去不追屹然足為地方保障至如清
屯田嚴保甲明賞罰廣招徠禁出入諸要緊事務設兵之後皆
各道將經可次第舉行者我之備衛周匝疆場寍敉由是酋肯
俛首歸聽約束將向所殺虜焚蕩之人口財蓄木枋房屋一一
送還賠出併粮馬贖銀一一完納則不妨以不治治之不然而
徐興問罪之旅大張撻伐之威則酋亦豈真如負嵎之虎哉蓋
酋自失五司七姓人心所恃者惟十數頭目糾集生苗與收納

內地之亡命耳此皆烏合之衆利則爭趨患不相顧以之攻村劫堡閭閻不識刀劍之民誠莫之敢攖若逢大敵與之金鼓相當奇正相角固知其不待交刃而捧頭竄矣且酋自開闢以來所利在虜掠其目把亦因虜掠得聚衆來內地有備彼進無所獲是坐困之道況播州彈丸之地居楚黔蜀鼎足之中世以不侵不叛保疆土守宗祧業千餘載於茲今既以驕蹇敗畧煩我守禦之備又何敢執迷怙終以干必至之誅哉猛虎食人人莫敢近設以陷阱伏以機弩亦必惶顧而卻走此善喻也苟不計所以處置而獨畏之如虎任其跳梁狂逞以待自為悔禍是養虎遺患而邊氓之肝膽臂腸不足劘其牙染其爪耳且蜀可慮者又不獨一播也黎州之酋抗然操兵弄辱一遊擊於股掌間而內地數十萬金錢强半委壑永寧素順以虹橋被殺大有怨心而驕卒悍帥久未正罪烏桓之銀印既出又尋起兵端未肯收受石砫母子之情尚壅閼作梗而石耶平茶邑梅助永順為虐殘破酉陽司治人民剪焉傾覆其酋長尚寄食渝城若贅也蓋西南之隅夷玀獞猺雜處蠢蠢無知易動難定治則後服亂則先叛所從來矣況　國家日脊脊多事所賴封疆之臣實心任事各自為謀練兵實勵武威隱然有不可犯之勢乃稱精神

完固而後可消患杜釁故圖難於易為大於細則以蜀治蜀猶
有餘力不然養亂玩寇待其釁然決裂而後議兵如曩者經畧
一出匹馬單矢不及酋郊而蜀之庫藏已費二十三萬各州縣
協濟不與也臣以為不及今一為振刷變通恐將來勞費　國
家之全力不直為西南之軫憂而已此誠不可不深圖不可不
早慮臣入蜀已閱十月足跡幾遍諮諏頗周見聞既確不敢不
備陳　上懇伏冀
聖明裁酌如果臣言不謬乞　勅下吏兵二部速加查議若以酋
罪在不　赦而必欲剿之則當照經畧故事而尤必慎擇其人

或以剿尚有待而先議防之則當議全蜀抽兵而後為經久之
計不然徑自　赦酋之罪而不言剿或不足制酋之惡而姑言
防臣知其無一可祗足長傲啓玩失重損威而毫無益於成敗
之效也其合江失事文武吏業已先後參罰惟綦江失事互相
隱蔽其罪視合江為甚除安邊同知蒲林已經提問外原任兵
巡上川東道副使今陞禦倭參政王士琦見任重慶府知府張
與行綦江縣知縣馬效武俱當重加議處撫臣譚既為道府所
誤不免疎縱之懲應行令策勵供職庶諸臣之罪罰既定則當
事無所回護承勘者無所留難當一意專精為地方圖便安之

策其處置防守一節儻臣言可採則兵餉之大概畧定一面先行令臣等遵守即急急抽簡尚需歲月其添將當用何銜宜駐何地并其餘未盡事宜再行令從直截處酌議應奏　請者奏
請應徑行者徑行似不必一一重煩
廟議至查勘失事除綦江無復可查其合江兩次據府道呈詳第二次原已查明第一次已查明十之四五似再不宜虛丈延捱致誤實事蓋勘處一日早完則地方有一日之備地方一日有備則邊氓免一日之患即西南諸夷種亦有所振讋而瞿然向化矣除印信底簿賫兵部查覈外緣係　云云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　題為播酋狂逞益甚急定設防事宜徐圖剔策以固安邊徼事先奉都察院勘劄准兵部咨議移文四川撫按將松坎設遊擊湄潭添守備從長會議有無便益應否准從等因臣勘得鄰播地方添設兵將其議已經三年該道府遲回因循不肯担當以致酋無所畏忌縱橫恣肆綦合居民頻遭劫掠近且芟夷五司攻圍偏橋等衛職官被擒官道為阻五司剷平之後酋之心肯但已乎禍已中於黔又且及於蜀震鄰剝牀正惟今日况張讓鹿罕袁年王繼先等各據松坎夜郎仁懷赤水等處類皆招納亡命日以搶掠為生頃臣遵奉欽依

便宜調遣建武之兵八百五十餘名敘南衛軍一百五十名檄令遊擊楊敏政駐守合江又調松潘防虜之兵七百三十名及新募綦江江津羅網壩等兵二千名檄令遊擊房嘉龍駐守綦江其南川行令該道發重慶衛操兵三百名協同該縣保甲防守又令標下遊擊梅鼎臣擕兵七百名於涪彭地方坐鎮酉陽防播出入處置亦漸有次第然皆一時權宜之計所有經久應增將官應需兵餉臣採據道詳博採輿論理應條析陳　請者有三一曰設將領以固要害照得播之內關以婁山為險自婁山出而北則桐子松坎安穩東溪即綦江之地自婁山出而西

則里黑苦茶赤水岡門五畝即合江之地二縣當賊之衝然以北路論松坎安穩等處為綦之咽喉以西路論岡門五畝等處為合之咽喉應於兩地各設遊擊一員合江應募兵一千二百名綦江地更衝要應募兵二千名各為長久之計在合江應移建武遊擊駐劄在綦江應設遊擊一員今雖暫調遊擊房龍嘉轉盼春深雪化草生又當回松防虜請　勅兵部於北將慣戰謀勇兼全者遴選一員給　勅嚴限前來任事其原設安邊同知合行裁革原領　欽降關防另行奉繳二曰議兵餉以資戰守照得綦合等處既設將官應用精兵充實行伍其各兵夙夜

偵守歲無虛日應給工食每兵每年該給銀十兩八錢通計綦江兵二千名合江兵一千二百名每年除閏共該支銀三萬四千五百六十兩今蜀中當財盡民窮之時一切軍需無從計處臣前疏謂兵不難設所難在餉總將奉　勅抽取民兵工食以資防播兵餉今據司道查議度約每歲可得三萬六千餘兩請乞　俯從前議容令留用此項儻有不敷聽布政司於別項會計支用其綦江兵食聽巡上東道合江兵食聽巡下南道季終覈實支放仍令二道不時清查驗其年力强弱較其武藝生熟仍督責該遊注意訓練協力戒嚴聲勢聯絡務足為地方保障

至二路雖有遊擊官兵尤須責成鎮守總兵官多方偵探倘遇警報即便提兵馳赴相機行事三曰分疆界以便責成照得播地遼濶延袤千里四川環其西北故　勅巡東道有兼制播州之文貴州包其東南故　勅思石道亦有兼制播州之文今之酋非昔之酋跳梁狂悖彼目中且不知有　中國不知有　朝廷欲各該道假區區名分以文告鈐制之此萬萬不得之數也從此宜畧去虛文共圖實事黔之地失事黔主之蜀之地失事蜀主之倘建議剿滅則當彼此合力如慎固吾圉則當各保藩籬在蜀則綦江失事咎在川東合江失事咎在川南責各有歸

不得彼此推諉至於東道副使莫睿夙稱諳練近益振刷召兵議餉正在籌謀若果被調而去則守禦諸事又復耽閣不如仍留而責成之為便也抑臣聞之頃者酋方攻圍五司為難於黔乃公然遣目把楊兆麟假　獻木討敝收為名率四百餘人直抵涪州居民驚惶逃竄賴撫臣嚴禁守道諭解人心畧定夫黔蜀皆　王土也彼無有於黔何有於蜀而一面搶掠一面效順哉且　獻木直數目把事耳又何須數百之多人也蓋其聞蜀有調遣之備懼乘虛擣之一則窺探消息一則往來江上若風霆示已兵力之有餘耳又聞酋將出入窄隘烏道修令展平可幷數騎夫閉關阻絕猶云疑畏夷山開道非自守虜矣臣以為從此闌入之禁當嚴也宜申令曰播人出入內地除公差移文幷收租之使不禁外再不許結夥成羣操戈佩刃無故擅入違者即以盜邊論必殺無赦來即撲滅去不追求此是釁端之當弭者又聞酋往時極善結納每以征調聽問過各處士人醵金共邀即謝儀纍纍盈庭除閒也以故被其諂者咸輕目酋謂酋為易與不足慮也夫酋誠非北虜南倭然年來寡邊人之婦而孤邊人之兒者不止以萬計孰非
朝廷赤子而五司七姓無論矣言之真足悲歎又有一指揮李光

祚者往酋質子楊可棟死重慶當事者許酋迎屍酋假以做齋
留連光祚保領屍棺通酋賄賣令酋挾其真屍去而置一假物
於中酋遂委棺不顧至今每冬月假以建醮入城百十連騎雜
遝騷擾有司者莫敢問也光祚通夷致富家累千金而賣屍一
節尤為異日無窮禍梯其家丁孫廷佐之供招已的確有據舉
一光祚而為光祚者尚不可枚舉臣以為從此通夷之禁當嚴
也宜申令曰凡鄰播文武軍人有與播通同結交查訪得實即
以走透軍機論罪不貸至李光祚賣屍遺患且管印貪贓已經
該道府審實參呈應行臣衙門提問正罪仍請　嚴令播舍楊

朝棟速取還其棺毋得藉言生事此尤是釁端之當弭者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覆　請施行庶內地之明害隱憂可以杜塞
而一切處置事宜亦可次第舉行矣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　題為播酋防禦需孔亟懇　恩俯賜就
近改任將官以便責成事據兵巡上川道呈據綦江縣申該縣
奉委於安穩地方創葺營房親詣買民山地約可蓋房五百間
委官巡檢黎廣元驛丞杜連雲買收行木募夫起工勒限完成
隨據二官申稱本年二月初二日播州目把張樣楊現統領苗
兵到驛會同街民江朝榮蔣世奇等對講昨聞馬知縣親臨儞

驛踏勘營地劄兵又聞房參將來此駐劄必是上司動剿既不動剿何故移兵邊界俾爾驛人民旣要得安急赴上司告狀免兵到此劄營播兵兩不相搆不然我只得乘爾未備領兵殺劫燒燬營房等語比即回詑又據該縣申據團操百戶蔣懋賞捕盜主簿劉應鹿呈據哨兵把口拿獲頭目張樣差出細作劉榮遠身邊搜出查探兵事親帖內云今因查得外兵已動煩托爾列位急急速查重慶綦江各有多少兵役要看真實幾多兵馬在何處住劄等我們衆議頭目與他剿殺一陣爾衆人查費過銀錢議議紋銀二十五兩那與爾千急千急這場大事我與爾一同到進鬼崕童子二處取齊快來快來正月十九日行捍驗明可據等情到縣轉解到道二犯發府招解外該本道看得張樣即張讓乃綦江人投夷擅兵與母柱穆炤婁國等皆連年騷擾內地之惡目也自我添設兵將本道遵照本院行文不次徧於沿邊張掛告示諭以防守本意又白牌紙牌傳諭詰責楊酋者接踵可謂深切著明今酋無一字回報而張讓等敢於以兵要挾且明言放火燒營阻撓屯劄是昔之劫掠乃乘吾無備一行詰問彼即斂戢今吾設備而彼公然相抗又非昔日之鼠竊狗偷也彼若不來我何樂於戰倘彼果來燒營劫寨我安得不以

一矢相加是守之必不免於戰事理甚明而戰之勝敗又孫吳所不能必也今我兵新集訓練未熟衣甲器械戰馬均屬喫緊又綦江雖設叅將而部選杳然無期房嘉寵借用之官與實有地方之責為久遠之慮者自是不同今事在燃眉伏乞會 題即以本官改駐川東或擇驍勇任事者坐名 題用以救一時之急呈乞明示照詳蒙批布按三司會議速報該司會看得內地添兵設將意雖止於防禦而播酋舊負不赦之辜近又罪狀累積必實懼誅今我調將徵兵雖屬申之文告彼焉能信我之無他腸而不生疑畏也諺云困獸猶鬬彼之獷悍桀驁我加以

恩彼且悖逆我日數其不臣之罪而欲圖之彼肯坐以待斃而不為格鬬之計乎則今日之阻撓設營揚言燒劫不足為異惟是狡酋素知內地兵弱一時召募悉皆烏合倘乘我備禦未周為先人奪人之計擁兵驟出攻掠內地此事理之所有者則該道之所陳誠至計也查得五衛所軍器先俱運至松潘防虜已蒙本院見行都司製造應用戰馬已經詳允行川東動支贖銀先買一百匹騎用糧餉已將重慶原解民屯驛傳等銀共九千三百餘兩行委中衛知事洪誅解回聽支又將墊江縣應解司庫條鞭一萬二百餘兩呈詳解發府庫支用已行各屬催民兵

銀兩接濟以上三事無容別議惟將官一節前調房遊擊止於借用謂播事未必急今播中情形如此備禦之將可以客官為之乎客官有旅退之志無任事之心非奉　勅書難責死敵即部推一員不知謀勇何以臨敵易將亦兵法所深忌也委因將房嘉寵會疏具　題請改川東禦播或念其久勞量陞叅將職銜以作其氣其漳臘之缺請選謀勇兼全北將速來交代防虜又查川東邊播地方處處鄰賊我即有兵數萬不能寸寸設守況寡弱乎兵法云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彼專而為一我分而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分兵自弱兵家所忌內地兵重威震賊

膽自寒可無潛入劫掠之患即間或有之地方微有損失亦望稍賜寬貸使文武任事職官得獲展布以安疆圉等因臣除火藥軍器衣甲粮餉等項已經處置外會同巡撫都御史譚議照播酋楊應龍自我設防以來失前日盜邊之利疑今日聲勦之害技懩與猜貳之心合而怨忿不平揚言恐喝間諜窺伺亦情勢之所必至者即移檄諭以順逆譬以禍福責令回心向化者極為詳切但酋狂誖狡猾深居自衛而貪婪惡目實繁有徒酋藉惡目為牙爪而縱令嘗試惡目依酋為兵援而四出抗衡我雖暫以防守為主然必能禦而後能防能戰而後能守此事理

最明而易見者其相機應變調度擒緝全在將之謀勇卒之服
習今我兵新集尚未訓練而將以客官責其妥意銳精督率教
演收折衝禦侮之功不可几也據司道所議欲即將房遊擊改
任安穩又議量加叅將以示委任之意委應俯從倘安穩之缺
未補乞徑除潭臘已補則乞改任各另換
勅書開載責任以便行事雖然臣更有慮焉蓋酋在經畧前心中
尚知有中國乃經畧未能制酋之死命而猥云待酋以不死未
能揚　朝廷之威而欲酋感　朝廷之恩酋見一　特遣大臣
仗俩僅僅如此目中無中國久矣頃者稔惡不悛緣值　國家

多事海波未清暫議防守徐觀動靜今綦合二處設兵不過三
千有奇而東西延袤十有餘里處處與酋壤相錯也酋無所不
攻我無所不守酋聚而衆我分而寡衆寡強弱不敵甚明尚以
酋陰維逆逞陽稱効順或者不敢悍然執兵於我疆場更從事
於我邊鄙耳倘其素既輕我今更疑我猙獰跋扈怙惡不返公
然荷戈負戟入內地對壘相角則無論勝負而酋犯不赦之條
臣意以國家全力撲此獠如孤豚耳容臣隨其情形叅酌處分
惟　朝廷生而死之防守又不足言矣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　題為黠兵大艱播勢益張懇乞

逮命督臣嚴限赴任以資彈壓以重疆圉事臣於萬曆二十七年
四月十二日接得巡按貴州監察御史宋興祖為播苗大殺官
兵飛報急緊軍情等事揭帖內稱本月初四日據推官劉養中
報為奪囤大捷事准監軍都司楊國柱督兵經歷潘汝資報稱
草塘所轄三百落天邦二囤實黔播咽喉本月初二日夜二職
計議連日大戰彼兵必疲密選精兵一百名攀巖於囤後齊登
舉銃吶喊前進奪獲三百落囤賊退走天邦囤天邦比三百落
又為易攻不久即克等情臣恐是昔年誘殺川兵故習正憂慮
間於二十六日推官劉養中平越衛指揮郭維藩同報據指揮
李廷棟親兵鄔起鳳等報稱本役在大營中天未明時親見播
兵數萬突至營前各草一束來燒營柵分攻小營後攻大營當
將楊都司并本官李廷棟俱虜去其主將播汝資父子及把總
楊思忠劉爚孟稱堯王家臣莫天賜指揮賈安國百戶周維新
張舉姜履忠陳大材俱被殺害軍士如天邦土舍宋菊一營楊
義司一營及玀兵紅兵十損其九二十七日據分守思仁帶管
新鎮道左參政方萬策報同且稱播酋將官兵屠戮殆盡軍民
驚惶等情職詢其原巡撫江東之因五司被播酋殺逐無存驛
路阻塞欲復五司通驛路揀將選兵命都司楊國柱等官軍馬

並調募土漢各項約共五千名劄營牛場等處地方相機防剿意復舊土不虞為酋所誘盡被慘殺若是臣看得播事近日情形已經屢次疏報蜀中自設防後酋初時疑畏羣然來閧既稍稍遠跡自戢東南一帶暫得安枕然亦覘知我之止於防守故未即悍然操兵相向乃奸狡狂逞元自叵測黔之當事者恨五司之失守慨然恢復志亦甚壯返被酋誘遭此大衂據聞雖云數千而黃平所報又有召募兵勇之說倘俱入落圍一鼓而殲將流血滿谷堆骨可橋言之真足傷痛臣前疏固謂防當速定剿未易言今黔以一隅之力撲酋方張之焰不敵何怪乃何物經歷聽其便宜行事調遣徵發坐令酋乘機恣睢戮　命官縛都司荼毒生靈喪師損威而西南之事並復決裂不可收拾夫馭酋之失大都可見於前事矣不失於疎則傷於急疎者疎於防也係近事向者一急於剿而白石口之戕師極慘一急於撫而川黔楚之貽禍更深今黔之失事何居焉與急於剿者同一覆轍而實由急於撫者貽之禍胎則撫不足恃而剿不可輕之明驗也從此酋且不聽我之撫而我亦無所用撫矣從此益當議防而又必當議剿矣但議防也當如救民於水火之中而一刻不容少懈議剿也又若驅民於水火之中而一念不容少輕總

之或攻或守不拘久近期於罪人斯得邊釁永杜決不可以酋之難制而姑息完局尤不可以酋之易與而輕躁僨事乃兩省撫臣俱已息肩候代而任之者誰乎倘此時督府大臣已蒙
欽定當促限急來赴任一切防剿機宜待其目擊心計綽有成算而後圖上方畧務必百全後動至劉綎之兵議撤已久倘督府未到而萬餘之兵驟集境上恐酋大疑畏而先事生心非計之得況其兵大半皆土兵也間關萬里往返兩年室家之念當恤用者土司攻者土司狐兎之情可慮故禦倭禦播畧有不同黙之失事弊坐此矣此之緩急更煩　聖慮乞　勅下兵部斟酌再議敦促督臣兼程入境視事劉綎之兵似應統侯督府至日酌量　請奪均為便宜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　題為酋首統兵入犯大肆攻劫事萬曆二十七年六月初十日據綦江縣申為夷苗劫掠官民事本月初四日據巡檢黎廣元申稱初三日辰時忽被苗兵數百人一湧到鎮驚散居民男婦牛馬財物任意般虜將本司衙舍盡行打毀等情同日又據重慶府申稱楊應龍領兵六萬親劄一大營在官壩其餘俱散劄在三溪母渡小河堡等處日則縱苗搶劫夜則各收本營虜去人口老弱者令其守營少壯者令其

般運婦女任從奸淫不從者當時殺死營內豎立大黃旗一面
上書擒亡剿叛又小旗五面招諭綦民有歸降者即免剿殺等
情到縣看得逆酋所為不止虎噬一方且欲鯨吞全蜀且綦邑
乃酋第一層門出路把截不緊縱之出柙勢必難禦等情又據
房遊擊塘報六月初六日擒獲播酋袁志剛郭林審據吐稱楊
應龍說如令　朝廷不容我只得捨命出綦江拚着做當時他
妻子勸留不住拿刀斫殺楊朝棟分兵二萬往貴州去了楊應
龍於前月十七日點兵六萬分為三路一路張漢清郭儁等領
兵由松坎出猫兒坪安穩趕水一路婁國等領兵由婁家里出

真州一路楊應龍親領兵出點脚壩楊燕塘丁山老馬寨約至
揷旗山會合連日天雨水隔楊應龍沿路行不得復回猫兒坪
我們撞遇家兵擒拿其餘苗兵渡河奔走揷旗山等楊應龍到
齊先講地方事後撕殺等情本月十三日又據扶歡堡被害居
民霍艮用等報稱楊酋見內兵出戰又發火牌取兵四萬立意
圍城見今殺死居民老幼男婦堆屍滿野流血成河情慘寃極
等情到縣看得酋勢日猖酋兵日加殺戮無辜赤子四野號哀
莫能救援恐孤城兵寡餉盡一旦危急噬臍莫及等因到府查
得綦江五里上三里鄰播俱被播酋劫殺本府城外大江漂流

死屍日有百餘有無頭者有無手足者有大小四五人拴繫一處者無辜蒼生遭兇酋毒手皇天豈縱之使然耶酋於三溪河外多劄空營又使苗兵呼遊擊而罵之此多方以誘之之計也除移書房遊擊鎮靜固守外應調之兵應發之餉應遣之將宜及時施行等因呈報到臣該臣看得酋之輕藐　中國蓄為不軌久矣今親統大兵公然內犯酋由綦江路出而南川江津合江東西千里無處無兵我防守之衆總計纔得四五千人嬰城嬰保尚覺不足何能分而應之乎酋劄營揷旗山東鄉等處去各縣城不一舍而遙此外居民幸者乃得逃竄不幸死於鋒敵

下者潤草膏原彌山滿谷有支解者有燬為灰燼者有葬之魚鼈之腹者如水更深如火更熱而酋方咆哮蹀躞心未厭也嗟嗟今之酋非數年前聽勘之酋也侵養侵驕逾昌逾熾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川省軍務廢弛已久且年來上下交諱無敢言兵言兵自去歲之冬始奉　旨添將募兵又自今歲之春始綦江添設一參將議兵止二千四百名合江添設一遊擊議兵止一千二百名綦江則兵巡莫睿主之已如數募完今之守城者是也合江則兵巡王貽德主之至今尚一兵未募合江防禦半是建武營兵松邊秋防例當調去東西告急彼此不能相顧即遇

小敵尚且難支倘重兵壓境禍患未已臣不知蜀何以為蜀也
督撫入境在五月二十八日酋住兵猫兒岡在五月二十七日
先事聞警覩變驚心非不欲投袂而興翦此朝食奈當武備久
弛之後上下積玩之時即有雄心胡以應卒且劉綎不知何日
可以入蜀除不得已調總兵萬鏊暫且移鎮又調發各土司兵
計二萬餘隸之俾之保護疆宇撑持軍容酋或不得長驅畧地
則甚善極幸至酋之罪惡貫盈真難再容於天地之間防剿機
宜督撫當自有定算語不云乎言事易任事難督撫能以身任
其難則臣之言亦毋容易矣除別有警息陸續再報外理合先

題伏乞
勅下兵部查議一切防剿兵餉處治方畧聽督撫作速便宜舉行
仍速移文催劉綎兼程來任毋得再爾逗遛庶邊疆之危急雖
無救於目前賴有濟於日後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　題為急報播酋陷城殺將事萬曆三
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據兵巡上川東道副使莫睿呈據綦江
縣塘報本月二十日房遊擊張良賢與播兵城下一戰播兵死
者有數十人家兵死者八人張良賢被圍七層幸殺出二十一
日播兵劄營在城口內兵俱收在城上互相抵敵本日楊應龍

傳令箭一枝要速發頭目何邦卿等六十餘名如一名不發立
至滿城塗炭危在頃刻乞速救援等因又據重慶府差人李朝
忠口稱蒙差渡河見楊應龍兵已圍城隨上高山哨望遙見城
中火起城已失陷等因頃又據府報苗兵蜂屯蟻聚大戰綦江
房遊擊張良賢俱陣亡守備胡汝寧入水淹死馬知縣并千戶
等官未審存亡俟查明另報等因又據鎣道申稱今酋已破綦
尚何顧忌府城危在旦夕而不蒙發一兵救援府城破則川東
非 國家有矣本道不難以死報 國而無米之炊巧婦不能
何益地方等因到臣臣看得綦江為播酋出入咽喉播境止於

松坎之猫兒岡是酋五月二十七日劉兵處也由猫兒岡抵安
穩而東溪而綦江逶迤幾二百里入内地不為不深我設備綦
江兵前後共三千餘名酋親統大兵數萬直抵城下殺人如麻
髑髏肝腦盈野盈城而我二三將士背城借一巷戰移時竟以
衆寡不敵駢肩就死傷哉爭酋安得無 天道王法之極一至
於此今綦江已破酋勢方盈我氣已竭重慶士民人無固志告
急之使趾接於庭總兵萬鏊由成都往援水行凡九日纔抵重
慶又將建武兵發回合江不知計安所出重慶而上為瀘州亦
蜀之大都會兵巡副使王貽德自去冬奉文募兵至今一兵未

見及事急又堅求解印視若異人任者蜀南道將何所憑而得無懼川之西北鄰播虜者各自為備其餘素稱腹裏更屬空虛即儼然一省城闉垣傾圮軍士偷惰武庫中無一弧一鏃可以應手督撫受事伊始徵調四出統約兵數可得三萬有餘然多取足於各土司川中土司兵力俱遠出播酋下聞之股慄況我兵未振而單於驅使若輩恐道里紆迴觀望不前即亟令各道募兵而烏合之眾未經演練是驅市人而戰也倘重慶危急則全蜀震動而全蜀之人心兵勢斷然可見法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臣殆不知所以為蜀計也伏乞 勅下兵部亟加查議惟幸勿以蜀為蜀計而以 國家之全力為蜀計今之酋蓋非昔之酋事機重大貴速貴密速則為力易遲則為力難密則事成不密則害成西南半壁安危關係極非淺小臣不任迫切之至除被殺官兵劫虜居民並有罪人員統俟事竣一併查明另報緣係 云 云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 題為播兵壓境國體民生傷殘太甚謹據實奏 聞以憑 廟斷事據重慶府知府張與行稟稱酋將綦之三溪母渡等處南川東鄉壩等處立石為播界又發牌江津稱江津合江皆播故土差穆古松等領兵八萬清理邊界

攔阻者剪草除根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楊酋破綦江後我之驍
將銳卒一時都盡渝城危急人心搖動我實無備而姑以文告
緩酋亦是權計然城下之盟壯士且羞言之矣乃酋原無必死
之心自覓生活之路雖虎瞰以思逞旋狼顧而不前趦趄囂騰
洞疑恐喝猶刼去倉庫而逼要印領之初意也況當是時酋縱
兵流刼志已驕盈我堅壁修詞救援且至渝陽天險豈遽為亡
綦之緒哉乃總兵府道同駐一城相視無奇隨意發付索屍棺
則與屍棺索奏民則與奏民何邪卿既以縊歸於春又復生致
優禮腆儀曲中酋權何物慇懃遂來感噫吁嗟乎諸臣屈體辱
國抑何至於此極耶卷查楊可棟屍柩雖原有奉文許令給發然
被索送與且加貨焉則大非法紀至何邦卿於春係奉 欽依
追贓監犯乃擅自縊縛徑以畀酋不幾於殺人媚賊乎且置
君命於何地也嗟嗟酋之入犯也縱橫剽掠焚蕩虔劉綦合一帶
綿亘數百餘里內人煙斷絕兇暴酷烈天地為之慘淡鬼神為
之悲號我師劣兵微已立視萬民之塗炭而死付生還又坐致
二命之沉寃臣以為覆軍殺將酋之自為虐也我力苦不足罪
猶可言也縛囚獻敵我之助酋為虐也於心則何忍罪不容言
也今斷者不能復續往者不可復返矣而已損之 國威何時

乃得復振已辱之　君命何時乃得復申耶語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諸臣之辱君至此自無難靡頂踵以圖後效自非然者諸臣亦何以自解而自贖哉項酋條聚條散情形變幻往來申文全是反書且越界插占鐫碑建廠已儼然作一敵國我之土漢官兵目前粮餉調遣徵會業有次第雖不足於攻似足於守矣諸臣與賊誓不同天每每形之詞色從此卧薪嘗膽枕戈待時前既達於慷慨奮誼後徐觀其從容伏義耳昔李陵失利說者謂其欲得當以報漢漢明數其罪以為大戮而陵之初心始灰臣意以今日之事嚴飭諸臣紀過戴罪必圖得當報效雪恥

而後已不然異日者追討而梳奪之亦何後詞之與有茲事體大有關係臣據聞不敢不實　報伏乞　勑下吏兵二部酌為議覆其獻囚送棺并棄城失守有罪官員總行臣衙門提勘明白指名參　奏至酋之罪惡滔天神人共憤當亟嚴四面之誅難再假三苗之竄矣仍乞　勑各省督撫銳心并力共圖成功各處兵馬錢粮當如何徵募如何湊濟亦乞速允所請俾有所取辦而展布焉庶臣工思奮

國體少全疆宇救盜而民生又安矣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　題為播防孽畫正殷虜患隄備尤急

乞 賜復增副總添設裨將以重事權以安邊鎮事該臣看得松潘設在西極向來止有番警原無虜患止設一副總兵督兵防守自火酋移住洮河之外切近松邊時有出沒又值播酋勘撫之後故以建武總兵移鎮松潘而副總兵報罷今播酋造逆狂逞東南邊防急如星火則播事之重什百松潘不得不移總兵於重慶顧重慶距松潘東西相望幾二千里調度稟承皆所不及各將頡頏漫無統紀則松潘副總兵當議復重慶雖有總兵顧向來綦合二將寥然晨星其邊播一帶州縣綿亘遼遠勢難相顧必須再設將領兵各守信地互為應援則瀘涪等處參遊當議增然必加以協守職銜令沿邊將領皆聽指揮調度庶便行事仍選受節制於總兵以全專閫之體其重慶設領兵遊擊一員平時訓練軍士有事移駐南川或隨總兵戰守亦為得策乃若瀘州涪州均與播境接壤查昨年逆酋以擒拿部民徑入瀘之小市又以獻木為由徑抵涪城且二處鄰封如江津如彭水俱高山峻嶺岐路甚多皆苗出沒襟喉應添二參將二員一駐瀘州則江津納谿五畝於永寧等界俱屬信地一駐涪州則彭武長壽江口與酉陽等界俱屬信地有警隨宜移駐又與綦合南川參遊相為犄角此皆目前必不容已之策至於各參

遊與所部軍兵悉由總兵指揮分布其總兵應有廩餼兵需一切操賞門下員役日用工食俱應仍照萬鏊原在建武腹裏事例支給新添參遊各官俱照壩底合江參遊事例應轉輸者改解之應增添者於布政司庫議給各官駐守信地把截岐路應更 頒 勅書與 符驗等件並副總兵關防俱聽部擬給與其副總參遊俟播事終局另議再照西蜀原無見兵今所調用防守者止土司與各州縣旋行召募之兵耳土司兵終不得其力且難久羈召募兵俱係烏合難驅之使戰夫有將而無兵與有兵而無將其無濟於用等耳今議設將官與原設碁合及督撫標下兩營總兵坐營一營共將官八員每員領兵三千該兵二萬四千先該督撫議調陝浙等處勁兵今陝西正值秋防似難借調而海東倭氛久息正可移來合無將各處南兵調用浙兵三千山東三千朝鮮撤回兵調兩營共六千共一萬二千付之南將統領督撫再於川中募六千秦中募六千共一萬二千付之北將統領其將領等官應南北相兼推用皆擇素有聲名久經戰陣者照缺推補勒限到任係南將者即令押發南兵前來係北將者令多帶慣戰家丁前來通限十月內入川逗遛延遲者參治庶幾兵將可用攻守自由夷氛可息內地可安矣統乞

勅下兵部覆議臣謹遵奉施行緣係云云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　題為夷患方殷兵變忽作查參貪險軍帥并議文武臣工以飭法紀以圖安攘事萬曆二十七年八月初七日據布按二司報據重慶府申稱萬總兵差家丁六七十名沿街打搶至兵巡上川東道門首口稱凡係道府人役便要殺掠當日劫文中軍家財餘街民不知其數本道一面取石硂酉陽兵進城并差人持帖與萬總兵言何事叫家丁反亂萬總兵隨拿令旗喚回本道疑是建武退兵細訪并無一人在內據萬總兵亦稱建武兵盡劄城外係其家丁所為實出異常等

因又准總兵萬鏊手本為馭衆無術招尤啟侮等事內稱本鎮才非遠到力本綿庸近有留都之報候代人心易玩寇在門庭不能剿除又兼部兵不法愈增罪戾又稱將首惡張思舉等三人正法等因到臣臣以為播惡方熾徵兵雲集正宜申嚴紀律清除虛冒何乃橫亂若此的因何事起端的是何人造意并打搶殺傷等項牌行按察司嚴查去後該臣續查訪得重慶八月初一日兵變乃是萬鏊利令智昏為群奸所惑從旁慫恿者乃遊擊柴尚仁而從中鼓動者則其心腹人高逢盛胡明臣諸輩也按鏊自抵渝城專通賄賂柴尚仁濫餽銀幣結其懽心日見

親就高逢盛以白衣把總充鼇中軍用事胡明臣昔作小吏楊應龍羈留重慶時曾以媟嫚淫穢為所親愛加納承差黃緣武舉鼇寵倖之以為通酋之資數人者呼朋引類逐臭附羶一切營求通同過付如原任都司范希正賫捧在京鑽刺事露革任永不敘用送銀一百兩犀帶一條致仕守備陳嗣昌伊男陳道南久已替職見問立加誆得玉帶一條又鑲銀器物古琴并值百兩餘原任守備張本送銀七十兩金五兩以上三人俱蒙薦用把總晏朝海送銀壺四把遂令招兵譚正心一兵耳送銀二十兩騾二匹遂給與冠帶令住萬縣招兵其餘參遊無不索則

無不送而受者贓私狼籍昭昭人之耳目偶於七月十九日報招到建武兵二千有零實數止一千七十人且一千七十人之中又有老弱不堪冒籍受顧者道府查驗汰革照實在給粮自是公法鼇欲不獲遂忿忿不平是日該道親至鼇所鼇甚怒稱要毆打查兵官該道以大義曉譬鼇亦唯唯偶於夜召柴尚仁計事聲息傳動士大夫知其有異次日集往見鼇兵已出掠蹇郟二宦厲言責之鼇方口噤發旗牌收兵而衆兵沿街殺傷搶奪已無算矣當是時高逢盛等就中作事令家丁噪鬧冀彼退兵觖望脫巾因之傷辱道府盡洩其宿忿計且以為道府點兵

激變也幸建武兵不從為亂奔避出城而各土司兵聞變入援引滿相向變遂中止鍪見事敗露乃急斬一二蠢軍以狥嗟嗟鍪位列大帥受　國恩不淺當播酋猖獗征調四集不思捐身報効而以私忿發大難之端倘内難不止强酋乘之　國家之大事去矣鍪之罪不上通於天乎夫鍪之素果何如人哉才能極下結納最工調駐松潘增兵增餉半入私橐閒居無事又不勝苟且偷功之念邀驩當途冀復故物甚足羞也近自省城赴渝當水泛之時該道三日至鍪九日至翲翔河上以為行收兵也而建武見兵又故意留之合江以隻身入渝則藉口以為無兵

難往援綦也綦江告急文書如雨鍪差百戶韓原道住撤松潘防兵先是房遊擊申文稱松兵臨陣竟逃去杜繼貴等數名追之莫及乞正軍法臣甚怪之即批臬司提究不知其有抽兵官韓原道坐守綦城也夫鍪赴渝時綦江危若累卵既逡巡退縮走疾足急取原道回嚴令軍士戮力共守可也乃冥悍不顧直至綦破而撤兵之官尚在兵間已又見酋叨重賞歸報如是而欲軍心不搖城不陷將不死人民不被殺戮得乎臣每思之輒心碎眦裂緣綦城事方在查勘有待而未發也誠不意其貪饕未厭遽就廢閑途路已窮思逞報復鷹犬之爪牙狂奮欲藉衆

口以沙山鬼之伎倆無多殊難獨臂以當轍及黠鳴而拙露方荆負以引譬彼軍蠢以何知又加梟而掩罪狠心烏喙封豕長蛇罪不容誅法當重議柴尚仁職是偏裨心甘奴隸白晝生變條閭外之亂萌黑夜深譚類沙中之偶語阿上罔下鉅猾老奸法所難容均當重究再照綦江失守并獻囚失策道府俱與有罪臣一面據聞先　奏一面行文查勘一則以酉方壓境叅處道府恐益長酉心極為不便一則意各官抱羞忍辱大自惋憤暫且使過激勇後効可圖也又如新總兵劉綎從受

命赴蜀偃蹇要挾逗遛觀望驕氣逼人無所不至今尚未入蜀境

先具一條議其妄誕不通者不足辱臣之白簡最關係者有征播必用精兵二十萬每日人給餉銀五分自選親兵二營更從優給又欲不計損傷不限年歲不由中制不許指摘隆權重體惟其所為二三款夫擁二十萬精兵歲費三百餘萬金而猶欲任意遷延謬自尊大令人不敢問及綎之安然受用若將終身焉徼倖酋之自斃如闕白故事耳綎可謂放言無忌者矣總之議論未一人心疑貳各挾持已見撓亂事機臣以為今日之事惟在懲雨可之議定畫一之策舉綱振維決疑戡難不能不於督撫有尊望耳伏乞　勑下吏兵二部一一查議酌為覆　請

將總兵萬鏊遊擊柴尚仁革任聽勘所斬三人是否首惡有無
冤枉并一切贓罪待奉勘明日重處其李光祚等一千有名人
犯悉行臣衙門嚴提究問盡法懲治至播惡滔天一勦無說更
乞　嚴勅各省當事速定大議不可互持兩端後來道鎮尤須
協心併力毋再生別念倘劉綎受事後尚驕縱自如偷安苟且
容撫按據實參　奏以憑處分庶法紀少明人心思勵夷氛可
靖疆場可安矣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　題為夷氛甚惡
天討宜彰事准總督川湖貴州軍務兼理粮餉巡撫四川兵部右

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化龍會帖同前事據兵巡上東
道敘馬瀘兵備道貴州思仁道永寧宣撫司各報狡酋楊應龍
狂逞情形乞嚴加防禦等因除貴州塘報四川各道與報臣者
相同就中酋之恣惡蓄奸最可恨者惟是立碑占界殺人以祭
建倉修舡布兵分屯要害招降內地居民等項該臣於兵變疏
中摘　報謂酋惡當勦無說乞欲速定大議今督臣增請兵餉
更置將帥區畫分布一切方畧所以為　國家除兇殘疆場計
綢繆者意甚銳慮甚遠矣頃接邸報見播事一聞　皇上動容
羣工改色有罪官員分別逮處堪用文武推擇添設及　天語

叮嚀戶部悉心處與兵餉勿待來請臣仰見　皇上垂念遠徼
最為懃懇督臣疏議事事切實諒無不如請臣亦不敢再贅乃
愚臣之心更有不勝私憂過計者蓋天下事百人謀之百日成
之常不足一人破之一旦壞之常有餘凡人可與成終難與慮
始疑行無名疑事無功遠覽長思信必然之畫奮無前之勇而
後天下之事可圖也臣請先述夷氛之惡申明　天討宜彰以
補綴督臣疏之未盡者而後陳一得之愚可乎夫應龍神奸極
惡貔　國無　君跳梁川貴之閒了無忌憚已經節次叅題奉
旨協剿乃乘我兵未集擁眾突出攻破綦江劫奪倉庫獄囚殺

死將士軍民堆積屍骸塞江滿野虜去鄉城婦女以萬計殺宛
生員十餘人通縣無完璧之家百里皆含冤之鬼其為慘毒固
國家數百年來所未覩之變亦自有土司以來所創見之惡又公
然移檄附近州縣在處插牌令其歸地投降復又移文道府要
挾奏民且欲為伊在處擒拏解入其在省城者直欲令督臣為
之拏發監候此其大逆不道不但據險負固效尉陀之自雄一
方且闢土啓疆慕元昊之抗衡中國其為西南禍亂未艾陳師
鞠旅大張撻伐極力剿除今已大晚乃議者猶展轉反覆曲為
酋解不曰彼之潛兵掠境而曰我之激變挑釁不曰逆酋屠邑

殺將而曰土兵衝城報怨不曰坐譚者持首鼠之端而曰輕敵者犯尾虎之怒不曰芟刈不早漸令滋蔓之難圖而曰呴煦相安何致唇火之遽發夫堂堂　天朝佩瑄而譚披執而趨者如林如山乃令彈丸黑子恣意橫行莫敢誰何豈果酋之不可終制而異議之人以冥冥決事哉蓋自來主播事者可指而數矣甲者曰剿乙者曰撫今日曰撫明日曰剿剿者十無一二同志撫者十常八九合謀剿者猶未敢顯然出之於口撫者即已皆陰相助之以意驟而剿也妄以我之單師攖其全鋒倏而撫也實以我之爪牙非其心腹此頻年以來剿之失利撫之無成養

奸招亂可長太息日復一日致成今日燎禍彼剿之失利者一決而搶於地斯已矣乃主撫者之餘類至今陰為之左右撓亂事機人心已死天理殆盡此其故真難言之矣說者又謂應龍憑險自固且善用兵難於進討不知酋之羽翼惟恃生苗而真苗亦不過二三萬人即如綦江之舉號稱八萬然多借別酋部落又以先是虜去居民改換巾服即充守營之兵當圍城前一日酋已親至張良賢率家丁五十人入其大衆之中殺大頭目一名鹿罕散兵百餘冒七層圍透出僅損家丁十二名向使衆寡稍敵必不大敗即此而酋之兵力可知矣蓋據酋聲勢則酷

暴慘烈威足劫人探其真的則罄竭全力乘我無備以掩弱攻
昧耳試觀自來酋之抗師蹂邊我之覆軍失事何嘗謀定而行
足兵足食與之堂堂正正相角於原野乎且酋性最虐彼其部
落非殺戮之餘則劫降之衆實多離心但迫於威力不得不為
用命無以內地剿撫之令向未歸一未能遽動其念當房遊擊
居綦日酋目張讓之弟張琥被其戶衆張林等拏出投獻又猶
坤者亦酋目把舉族來降今皆移住江巴內地即此而酋司中
之人心可知矣夫以酋之部落尚不可恃況所借別酋部落可
終恃乎天下固未有依人為逆而可常存者亦未有自拚其土
地宗祀而常常助人為逆不悔者惟剿議一定不復二三消散
殄滅其何酋之有乎臣前疏謂當絕兩可之議定畫一之策正
以酋惡已極　天討當申即督臣今疏之遺意伏願　皇上神
武獨奮一怒安民委任督臣俾督率三省共為西南拔此無窮
禍根事在不疑機貴速斷抑臣又聞之人臣任事難成事尤難
朝廷任人不易任任人之人尤不易今督臣既以身直任此事
朝廷自宜以此事專任督臣令之分任文武務臻厥成中間決
擇利害不無少生得失似宜略去煩苛庶得發舒展布而節制
尤不可不嚴賞罰尤不可不明也夫兵有節制文武將吏如心

臂手足不言而喻故雷霆山嶽九地九天兵法所貴節制定而運用神也今日　朝廷之上但委託督臣以討賊削平之效不效則治其罪一切攻守機宜進止遲速聽其審時度勢指顧發縱文自司道而下武自總兵而下有輕躁者有阻撓者有持異議搖惑者有剛愎貪狠而不可使者悉得以尚方從事然後衆心肅而敵愾增如頃者劉綎受　命入蜀初限五月後託病逗遛　朝廷不加譴責又授以四川總兵改限八月　恩命兩膺嚴限頻促此在平居尚難再違況賊勢孔亟全蜀騷動督臣敦催之使踵接綎又遷延不如期至也其目中尚知有　朝廷乎

臣以為綎之罪可誅也昔莊賈齊君之寵貴臣也穰苴爲將期與日中會軍門賈日晡至至則立斬軍中以狥秦晉之師聞爲罷去綎老於兵間習聞將畧而兩次後期且皆　欽定之期也此其罪當云何即用人之際不必盡法當暫從輕降充爲事官令之戴罪立功自贖亦嚴節制之一端也夫　國有賞罰砥世磨鈍賞罰不明即聖人不能治天下況三軍生死封疆安危軍旅之事關係尤重姑息不忍將亂大謀從軍文武有能運奇掘算斬馘執俘　朝廷自不惜重爵祿酬報之倘踈望寡謀驕蹇自用與夫瞻顧彌縫希冀苟且總之於軍機有損　國事無濟

其督臣之斧鑕按臣之簡牘三尺森嚴一言榮辱天地鬼神實
臨質之故賞罰者便宜當歸之督撫查核屬之按臣便宜尚是
目前糾劾何拘事後前後無所逃遯乃能心堅志定一意圖賊
庶乎羣策畢舉而萬全可致查得川貴諸臣凡與剿撫如白石
飛練綦江先今失利者悉已處分獨經畧侍郎邢玠從其勘處
後自二十三年冬至今無一日無兵革之事誰生厲階而可令
之宴然不問乎昔越在吳為腹心之疾伯嚭啖其甘言卒與之
平後越沼吳而嚭蒙戮以為不忠於吳與越相比周也今播非
蜀之腹心疾哉玠之生平與海上事自有公議其勘處播事所
叨陛賞安可不追奪之以為大臣謀 國不忠者之戒夫天下
非小弱也 廟堂宵旰於内重臣奬率於外兵將粮餉輻輳四
集而又節制賞罰不縱不爽上下經理前後懲戒無一人敢干
越阻毀其間庶幾乎謀有忠事有成而西南十數年不決之疑
不解之禍有完局也臣自入蜀來無一日不以酋為慮前後疏
凡十四五上今且得代去臣之日夜慮此至熟安敢有隱忠不
一一盡言乎惟在 廟廊加意斷行臣頂踵非所敢恤忌怨當
一任之矣總乞 勑下吏户兵各部詳加酌議酋惡當如何征
討粮餉當如何給發兵將當如何調遣各省當如何協力查照

督臣疏　請速爲　題覆至督臣當如何委任責成節制賞罰
二節當如何申飭嚴明以圖厎績經畧之勘處失宜劉綎之屢
次抗違俱當如何處分以儆將來亦爲併議上請　皇上俯賜
允從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謹題請　旨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趙　題爲播議已定敬陳一二事宜以備
採納事頃者播酋悖逆臣累疏言酋惡當討與其勢可討之狀
以斬決擇定計計定而攻取機宜未易遥度亦未易以一二舉
試援引前後料度敵我審察形勢開陳明白而方畧大概可覩
也聞之法曰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
知敵之可以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
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斗也知兵
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
乃可全彼酋以殘忍之性挾誅殺之威而強用其怨彼之衆以
抗衡　中國故數年以來我惟無進勦之意纔有此意彼酋之
部落挾族呼黨睹投明歸者不可勝紀此其卒之可擊明矣然
吾內地舉事輒不得志則以吾卒之不可以擊耳白石以市井
數千將官深之期到即縛酋蓋僅如衙役之勾攝公事安得謂
之用兵飛練則潘經歷狂悖異常一面招兵一面進兵而所招

之兵又大半首黨不待進兵已落其度內全師覆沒又何怪焉至綦江之事衆寡既懸人心更弛惟以不敢攻城期酋耳一旦傾陷豈戰之罪凡此皆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也而強用之以成賊勢彼酋之可擊自在如不咎我之拙而漫言酋巧則誤矣

至於今日不以臣為不肖而令之督率其中勢聯三省劍

賜上方大司農不靳給餉大司馬不靳借兵蓋舉天下全力以從事此彈丸小醜不但酋之可擊而吾卒真可以擊矣夫以吾卒之可以擊而後從事於酋之可擊此不待兵刃既接而勝負已見其所可慮惟是地形之不可以戰耳蓋由川入播從綦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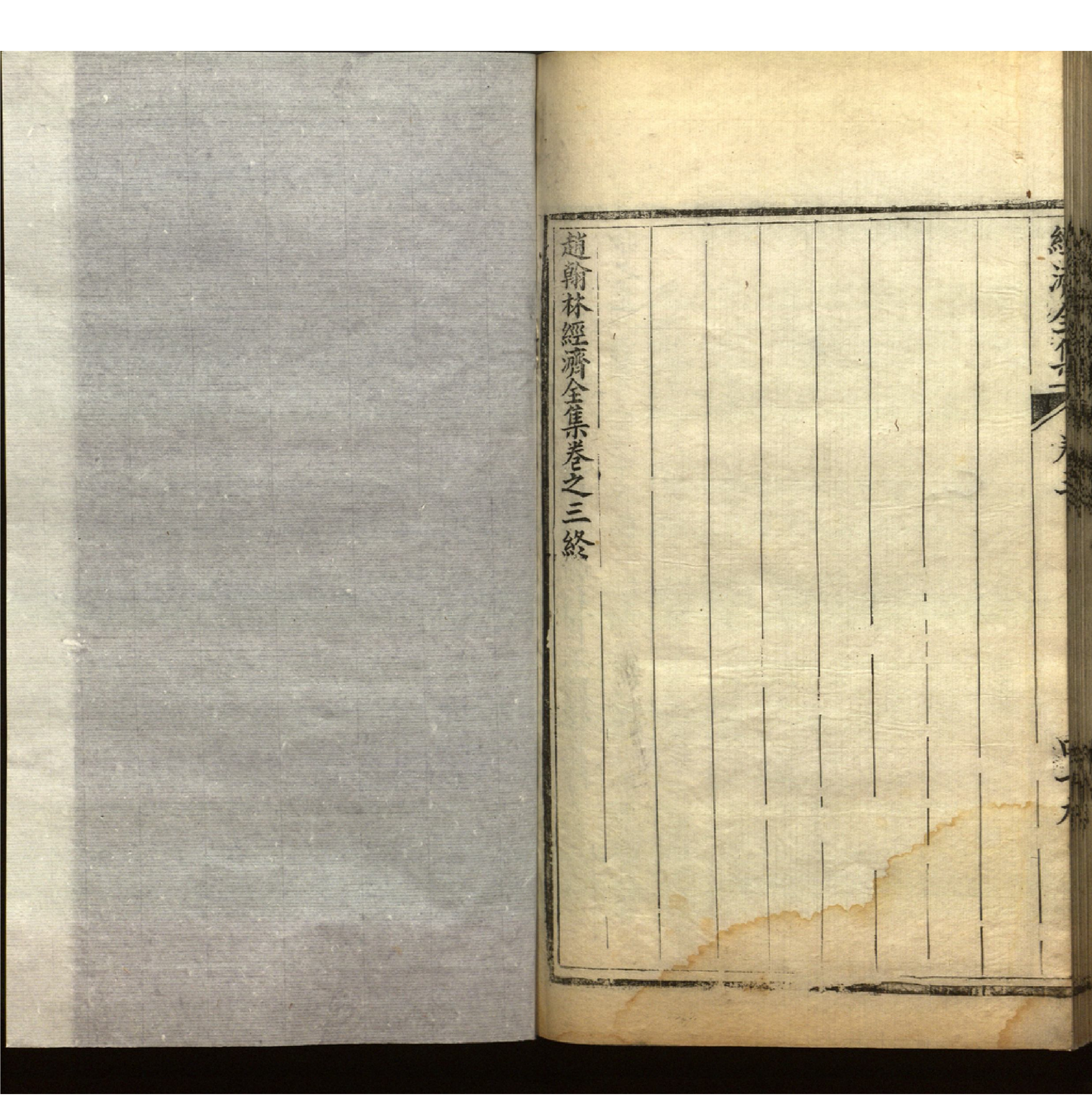
則有婁山關之險從南川路則有大灘關之險從永寧路則有白牙囤之險由貴州入播從龍泉路則有三渡關之險從偏橋路則有黃灘關之險從省城路則有烏江關之險凡此數關毋論其內林箐濛深巖石危峻曲徑欹側非用武之地即從川貴邊境至其關下遠者必六七日近亦不下三四日率皆荒山蔓坡絕無人煙萬人從戎必須萬人負餉如興師十萬不得十萬人餽運不可況荒蔓之地既無蓋藏川貴之天又多淫雨則餉豈易致乎此則地形之不可以戰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憑險負固賊之所長而超崖絕澗我之所短如不察地形而進兵

直搗甚非完計夫兵豈必鬬力亦貴用聲耳聞酋自綦破後日
聚其民而問之曰汝從　朝廷從我民始不應固問之乃曰願
從主人凡領兵頭目必質其妻子而後遣近聞大兵雲集雖各
庄户租稅皆一概免取以求悅其心是則為叛者獨酋耳固不
能不自疑其部衆之不與又自酋反叛以來土司中婣黨素交
知酋犯不赦懼株及咸相率掉臂不復有合助之心誠於此時
致酋出闘可力戰而擒若酋知亡而堅守不出使吾兵奔疲於
無人之地則不若按兵境上先以聲振之可耳夫西南之不兵
久矣我茲厚集其陣聲罪致討彌天罝網酋必亡之形自見我

又不利其有而設餌懸購顯驅密授諸夷大小君長惟無射利
分功之念乎且酋性好殺其民欲求為內地百姓而不可得況
其滅亡立至誰復肯捐父母妻子以從於鋒刃之下即其頭目
數人自知罪過深重懼難逃於　王法之誅而事勢危急酋且
歸怨此數目思欲殺之以自解彼數目者又肯不圖酋以求生
路乎凡此惟在間之有術應之有法俱不患其不為我用岳武
穆曰以王師攻水寇難以水寇攻水寇易故陳師鞠旅仗義執
言兵之實也師之正也以夷攻夷以酋攻酋斯制敵之奇也則
聲貴先之先之以聲繼之以實本之以正出之以奇而後乃取

勝之道可全哉然其要惟在持之堅定不復搖疑　廟戰為上
師戰次之至於兵非一路得失何常跬步之蹟不累千里則小
郤勿阻可乎利害無全貴擇多賓發言盈庭河清難俟則煩言
勿聽可乎使貪使詐兵家不廢貪詐之極終勞把捉則宵人勿
用可乎士以義怒乃可百戰觀望之失大隳軍實則懦將可勿
留也紀律申明賞罰必信威克厥愛士氣乃作則體面可勿拘
也兵機變化貴謀貴斷牽顧留難自生糾纏則嫌疑可勿避也
凡此數者又在中外同心始終無間務期於前忍寇讐而雪
國恥則西南之大難終弭而　國家之禍端永塞矣伏乞

勅下兵部查議覆　請密賜施行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趙翰林經濟全集卷之三終

趙翰林經濟全集卷之四

按山東奏疏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趙　題為德音昭布萬姓騰歡懇祈　聖明順民情信　綸綍以光　聖德以增　聖壽事臣叨按東土目擊小民困於礦稅焦心乾居無術可救日夜思望停止如大旱之望雨也本年二月二十日奉都察院勘劄准戶部咨文傳奉　聖諭開礦抽稅為因三殿兩宮未完帑藏空虛權宜採用今着傳諭各處礦稅織造燒造俱著停止其南京供應機房係舊制并蘇杭織造內官有御用及婚禮袍服俱著照舊已採徵

在官金銀等件并織完絨疋燒完磁器還著原差內官押解進
用如有奸惡截阻及驛遞不應付者指名參處該部院知道欽
此臣叩首奉誦不勝踊躍即宣布　德音與民更始歡聲雷動
無不祝誦　聖天子萬年者至本月二十九日又接礦稅太監
陳增馬堂各手本內開奉到　聖旨說與提督山東徐州等處
礦稅清查沿江河道船料御馬監太監陳增提督廣安店徵收
天津河間臨清濟寍稅務長蘆鹽政兼督銀魚廠御用監太監
馬堂知道各處礦稅織造燒造等項俱照舊行待三殿落成爾
等行文戶部請　旨停止如有妄造謠言准爾即時參奏重治

不宥該衙門知道欽此臣奉讀　密旨與前　旨頓異誠知三
殿告成必有停止之日然小民望有此舉久矣其止也不能無
歡則其未止也豈能無怨況　國保於民民保於信　人君所
以聯屬億兆惟此信之一字若一事而二三其令則民亦二三
其心將因其不信而併疑其信者後有徵發期會何以使之易
有之曰渙汗其大號又曰王居無咎正位也言王者命令如汗
出不可復反又當渙其居積以與小民若能聚而不能散則咎
不終無也明於渙汗之難反居積之宜散則今日礦稅之事未
罷也斷乎其當罷既罷也斷乎其不可復行矣昔晉以汶陽之

田歸魯復使韓穿來言歸之於齊季文子曰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霸主一失信尚不能宗長諸侯況以 天子而失信於民乎今礦稅停止戶部業奉 明旨布告天下萬口歡馳不疾而速四海九州誰不聞知一旦中悔照舊徵採昔之 恩澤徒為空言夫民於窮困之時至易德也以易德之時施曠蕩之恩竟奪之而不與則其觖望也必甚於前日何也屯膏未施其望猶淺為惠不終其怨更深也夫朝四暮三朝三暮四為數則同而朝暮稍異無知之物猶囂然而爭矧朝沛 德音暮收 成命塗民耳目以取其財貨者乎且民易於明告難於暗喻停止之 旨下之戶部昭若日星開採之 旨密傳內官轉及臣民民惟知有顯示而不知有密傳且必以內臣為誑已恐山陬海澨有思特梃而逐之者矣臣竊謂禍變之興從茲始也古之明君蠲民田租賜民布帛寬大之詔無日不下畿內之賦尚捐與民畿外之征何難速已以 皇上之明聖尚欲比肩堯舜而肯出漢文景下乎伏望 聖心翻然悔悟將礦稅仍行停止俾臣將順德意見之施行則解民倒懸仁也轉亂為治明也施德克終信也將和氣致祥 聖躬日豫 聖壽無疆而 聖德益光矣臣會

同巡撫山東右副都御史黃克纘顧　天以告願
皇上少垂察焉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趙　奏為東省遭旱遭水苦礦苦稅民困吏靡時勢可虞懇祈　聖明乘時施惠以保治安事臣於役東省已滿一年雖引避乞身歲無虛日而一日在位一日業官臣不敢忘臣之職業亦豈敢忘東省之吏民蓋該省之民生凋瘵人心怨咨吏治苦窳士氣消折莫甚此時而皆礦稅者為之祟此在平日已難撑持況該省春夏苦旱赭地千里入秋苦水巨侵極目焦熬流離實官與民之所同苦而共悲者也先據布政

司呈據守濟南道稱東省去冬少雪今春至夏不雨直至五月半稍得微雨又被風霾吹散夏麥盡槁秋禾未播不獨夏災異常秋災又見告矣饑民載道賣妻鬻子無所控訴等因又續據守東兖道申稱二麥薄收民已失望不料七月初旬大雨如注晝夜不止連綿月餘平地水深數尺加之山水泛漲橫流郊野彌望如潮民居房屋牆垣倒塌過半田禾盡行渰沒災沴異常
國賦民生無所依賴等因到臣已經覆查的確前後具題外臣聞之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民之不天罹此水旱為民上者可自失其所天而重困之以礦稅乎今礦稅之害徧天下矣

而山以東為甚緣其去　京師稍近射利之徒營求設託朝發夕至以故衙門易於叢奸夫各姦何厭之有弄主於掌股之間割民於机杌之上藉威恐喝挾寵憑陵就中假虞滅虢得隴望蜀反覆狙詐千態萬狀令人咲啼不敢而寢處難償者實有倍蓰什伯於各省者焉夫以礦之財為礦之費此開礦之成言也後以供應浩繁本多息微遂慫為掘墳發屋之計掘發未幾慮且激變忽更為包採認採之說各州縣有派夫四五百名者有二三百名者有百餘名者計歲派夫銀三萬四千九百餘兩金二百二十餘兩州縣計地畝人丁各自徵收類解轉　進岡陵

磽薄之鄉平原大陸之地元無礦脈鑿影包空百姓業已椎髓難之而官舍之駐劄錘鑪之敲椎絡繹縱橫紛然四出者至今未歇人莫得而誰何之也至稅額六萬會議包納闔省州縣分為上中下三等多者五百兩少者亦不下二百兩初議固謂包納已定該監不復差遣地方永不騷害耳孰意羣奸簧鼓中道背馳口血未乾稅徒踵至假以過稅為由又復重徵混取夫原奏過稅祇本省與各省直接壤處水陸通行之衢耳乃徧差官舍無處無之暫而會場久而集鎮大而商販小而土產黃旗紅牌招搖相望呼集無藉之徒句引不逞之輩有機則乘無求不

遂所駐之處竟成空村所開之門懍如冥府菽粟因之不行水火將成斷影甚至途無人而搜之店店無貨而番之家小民終歲勤動積有寸絲尺帛亦惟是償成生計以保世而長子孫不幸而為此輩所掠又以漏稅而加之罪家藏已罄歲贖難完不至蕩家破產了無立錐之地不止矣况礦稅包納除正數外俱議有加一鋪墊之費而秤頭添搭並有司之私費不與焉明加暗取不啻已足此外橫斂盡歸漏扈然則以百姓之脂膏而聽此輩之蠹沒尚謂有天日乎至其無端鬨告訐之門有意為逋逃之主各處大奸亡命依為巢窠磨牙吮血殺人不用戈矛而

無賴棍徒三五成羣湍奔矢往復爾倒身芘之單詞片紙據為金石追呼相續逮繫無窮鐵鎖琅璫盈盈道路百姓出門拭目一聞監提即如入虎狼之吻而蹈湯火之鑊甚有市井惡少詐持假票闖入富室搶攘剽刻飽意而去尚不敢詰其為誰氏也大抵不論真假但稱監差便破膽銷魂又如吳牛之喘月傷鳥之驚枝礦之不至稅必至焉稅之不至害與詐必至焉茫茫大地無處投生小民搖手躉足囂然喪其樂土之心而有司者莫敢問也不惟不敢問且不敢以聞與言及此尤足痛嘆蓋自臣入境時即移檄闔省但事關礦稅不公不法即據實申報毋得

隱諱避之許久竟寂爾無聞後有移檄云凡礦稅事即有關說
只據訪聞決不據各處申文俾賢良有司橫遭毒荼甚至指天
日鬼神為誓而猶然寂不以聞也夫礦稅之惡　皇上一向雖
不欲聞之而猶得聞之也聞之而彼猶知畏之也今臣亦無從
得聞矣而何以得聞於　皇上哉嗟呼自礦稅輪蹄轂擊踵接
於寓內百姓之皮毛血力罄盡無餘乃盜轉為溝中瘠而猶蠢
然不動即動而旋即投戈解散者豈有異故亦以地方官實心
為民理諭勢禁宣德達情雖犯狂鋒嬰顯戮而不少屈猶此之
風聲意氣尚足以感動人心而維繫之以故百姓尚知有上官

之可依而官固　朝廷之官也知上官則知有　朝廷其閭閻
然甘萬分之苦忍須臾之死者猶冀　朝廷之感悟而一旦中
止即其甦息安全之日耳若地方官劫於積威靡然波茅不敢
閭閻其始以為不挑中貴之怒而止耳久之又無奈中貴之故
以事挑之也必且思以塞其意而中其懽夫塞意中懽非可以
虛詞借神鬼輸也展轉循環總歸於苦累小民而已夫至於地
方官不為小民禁諭中貴反為中貴苦累小民民困而上不恤
民怨而上不聞彼橫目而眈眈者將與官吏為讐矣既已仇官
吏矣尚復知有　朝廷哉是皆起於　皇上一念不欲聞中使

之惡而今且不得聞之故欲張中使之威而今且莫敢問之其弊至使官吏不遑恤其下百姓不復親其上　朝廷不得有其民携二離邊日有遠心將不知何所底極矣然物極則變勢極則返推數循理而觀竊恐天下從此多事而東省時勢更為可慮蓋他省帑藏尚有餘緡而東省獨枵然無一歲之積他省地饒而民伎巧尚逐什一之利而營轉輸之策東省獨磽确而瘠入民亦塊然株守其地之所出而不事他業他省風氣脆弱民尚易駕馭東省獨悍獷猙猛遊俠巨奸坐以俟釁夫以悍猛不事他業之民而當薄入無餘積之地又值茲水旱相仍吏風靡

敝之秋迫於饑寒靡所依控強者攘臂以語難弱者弭耳以從風決裂四起揭竿響應如古之赤眉黃巾紅襖知世郎諸輩者孰不掘起竊發於青齊兗徐之間而可泄泄然與他省并視之耶即如頃者　大禮舉行　明詔兩下民間轉相讙譁以為曠稅且止思亂已久望　恩更切勃勃鼓動機關頗惡民情亦大覬可覘矣儻　皇上念東省民情易搖自古難治又連遭水旱朝夕不保乘此　恩赦之後獻歲之初慨然撤回中使改弦易轍自是　皇上浩蕩之恩指日可待臣不敢預必而過望惟是稅既有常包納猶可第取盈原額而止絕不許該監再差員役

重疊征抽以滋擾害若礦元無常即令處處有礦　皇上取之
二三年地脈盡矣奈何以大地山川不能常供之物而歲歲年
年取給齊戶小民此乃極不可通之說絕不可常之事則包礦
亟宜報罷至中貴差遣除真正常隨官舍有司不得擅處其無
名棍徒投充鑽入因之騙詐捏誣貽害地方者許各該管擒治
剪除徵收除正額不得拖欠其分外需索不獲滿意者俱不得
概以抗違阻撓借詞加罪庶解官吏之粘縛得以展其四體出
百姓於水火得以保其室家將歲不為災而天意可格寰海吏
民加額稱慶豈直區區東省之福而已哉伏乞

皇上惻怛於臣之言　勅下戶部覆議施行臣不勝懇切待命之
至緣係東省遭旱云云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趙　謹題為中使征求騙嚇大溢額外特
據實　上聞懇祈　聖明嚴加處分以防壅蔽事職惟御史係
朝廷耳目之司行部郡國以察吏安民為首務職事竣復　命一
方大小官吏有不公不法者悉得以白簡從事然各官貪殘者
自為虐柔懦者縱人為虐惡不越乎兩端害各止於百姓而法
已罹於三尺矣若夫貪殘縱容合為一人而一人又分為什伯
千人闔省幅幀綦布星列無一夫一處不受其毒荼譬猶翼虎

成羣飛而食人於國門之內豺狼滿目白晝嘷跳於通都大邑
之中其搏擊吞噬何可勝道則中使陳增與其左右羣小是也
夫彼之嚴密而此之濶畧是不攫猛虎而逐蹇兎舍豺狼而問
狐狸亦輕重失倫甚矣不然明知之而不為　皇上指陳之是
曰欺君坐視之而不代百姓控訴之是曰罔民失倫者不明欺
君者不忠罔民者不仁有一於此職且負莫大之罪亦何以彈壓
官邪乂安民生自勝其耳目之任以對揚　休命哉然職之處
此殊極苦極難耳蓋東省吏民劫於增之積威不寒而栗百姓
積怒緘怨吞聲而不敢吐有司含羞忍恥低眉而不敢伸職對

面詰問尚難啟齒求其以隻字相加遺不可得也折柬訪聞尚
懼洩機求其以公移相關白尤不可得也當此上下隱忍紀綱
陵替之日臣欲以一人之聞見摘發剔抉冀得稍戢其惡以少
延百姓旦夕之命是欲捧土以塞襄陵之勢揮淚以活涸轍之
鮒真獨苦獨難甚矣用是區區一念切念增勢日益張惡日益
熾人日益畏跡日益泯　皇上不復得而聞臣理不得而諭勢
不得而禁法不得而加展轉躊躇惟有為　皇上通茲一綫墨
濬之路以盡臣之職分免臣之罪戾云爾謹將陳增額外征採
需索并其左右羣小指稱嚇詐事情據臣見聞開列　上覽

皇上試一寓目瞭然指掌大都利進內帑者十一利入增橐者十四利散羣小者十五然怨歸　朝廷者十全害加百姓者百全矣以十一之利斂　九重十全之怨貽四海百全之害而祇以飽陳增與其羣小無厭之欲豈　皇上征採之初意哉臣知其必不然也　皇上之聰明英斷固迥出千古倘思東省如此天下皆然慨然盡停與民更始是天下之幸也唯命不然查增惡特甚速令撤回憑　聖斷處分其礦稅原額責成地方官暫行征解以待停止之日是東省之幸也亦唯命至其左右詐財最多作惡更劇如王惟忠郭良李麟等十餘輩宜盡付之臣衙門拏問照款追贓盡法懲罪其餘諸奸概行驅逐庶利不委於谿壑恵轉加於閭閻恩盡歸於　朝廷其所俾補豈曰淺鮮事蹟共計二百一十二款開列左方伏乞　勅下部院覆議施行臣不勝激切顒望之至

京卿奏疏

尚寶司卿趙標奏為按臣例不敘功懇祈　聖明俯容辭免以安愚分事頃　皇上慨然錄平播之功大小文武將吏加恩陞賞有差不意職愚亦叨敘及職竊惟　國家設立按臣糾察一方必身在是非利害之外無所希冀規避而後能秉公持正執

白簡以從事故地方功罪按臣一切不與　國朝令典良有深
意存焉惟是地方猝遇非常之變按臣奉　旨監軍整飭督率
身在行間目擊成事者不在此例則今日崔景榮等三人是已
職之按蜀也雖值播酋擾攘之秋議防議剿議兵議餉首尾三
載拮据經營然不過持文墨議論盡按臣本等職業足未歷行
陣之間目未睹旌旗之色較之崔景榮等身膺監軍之　命親
閱戎行申明號令立奏膚功實不相同夫功既不同而一體陞
賞腆顏拜受毋論職愚硜硜不敢越軼且　國家之典例謂何
而謂此破格之事實自職始職之所以聞　命跼蹐愧懼交并

譬猶裸國之夫覩以華袞不覺羞澁畏恐掉臂而思逃者數矣
夫職庶臣也於分不敢辭而職舊按臣也於義有不得不辭者
伏乞　皇上查職辭有據職心無他　俯賜德音免其陞級俾
職得安舊守愚循職自盡則隨官隨地莫非感　恩圖報之日
耳臣無任懇切待　命之至謹具奏以　聞

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趙標奏爲敘功原屬越例蒙
擢已復逾涯懇祈　聖恩准辭陞級以安愚分事該十月初七
日職以播功叨敘奉　旨陞級職隨具疏控辭未蒙　俞允先
是九月間吏部以職陪推太常寺少卿後復催請已於十月十

七日奉　命職蒙　點用其敘功一節聞吏部仍遵前　旨議覆夫職無功之可敘與功之不宜敘向疏已詳至於今而向之功更不必敘矣蓋職之擢太常也部推雖在敘功之前而奉命則在敘功之後況敘功止陞一級而蒙擢已叨二級是後之擢已浮於前之功職之所謂不必敘者非以庶臣而敢於再辭也實以已陞而不必再敘也若曰此係循資之轉無與敘功之條則不惟分義之所不敢出而亦職心之所不自安何也　皇上以功而陞職一級不以功而陞職二級　皇上之遇職更殷殷乎出於功之上而職愚乃屑屑焉計於功之中然則　皇上之待職何其過於優厚而職愚之自待豈其安於菲薄哉且等級崇卑孰非　朝廷之官酬賞登陟孰非　主上之恩既　綸音偶奏於一時即　主恩何分於彼此矧職以五品奉陞級之旨而復以四品加陞授之級金紫謬膺已不勝傴僂之懼隴蜀兼得何有於止足之明此職之所以日夜惴慄寢食靡寧不得不再控於　君父之前者也伏乞　皇上鑒職萬分至誠毫無飾語　慨發德音免再陞級則感激之私逈出尋常萬萬者矣此

上　奏請　旨

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僕寺卿趙標謹　奏為父病乞休定省

情切懇祈　聖恩俯准給假以全子道事頃者臣父南京户部
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　以年老感病具疏乞身未
蒙　俞允勉令調理供職仰見我　皇上委任老成至意竊惟
君臣之義無所逃即鞠躬盡瘁所宜也倘父病而尚可支撑敢
不惟　命父子之恩不可解即晨昏定省亦末也況父病而猶
然廢遠於心何安且臣自燥髮以來與臣父未嘗有三年之别
雖宦遊南北天各一方而京邸里閭每每巧相值焉乃今一别
遂已三年矣臣父自強仕迄今飲食居起俱有常度精神步履
極稱矯健從來不知有病乃今一病遂兄數月矣夫以臣之不
慣别也而有三年之别以臣父之不善病也而有數月之病庭
闈在戀累歲經年既不勝其菀結之懷湯藥弗躬半晷片刻更
難釋夫焦憂之念且臣以弱質謭材閒局散吏職任無關於輕
重去留不足為有無日以烏烏之私情漸覺雞骨之露體倘不
早自陳情恐因思親而致疾將何移孝以為忠況天涯游子臣
父非不繫心而膝下斑衣慰心或可止病此臣之所以萬不得
已不得不控祈於
皇上之前者也伏乞
勅下吏部查議覆　請俾臣得省臣父於南京任所則臣父子相



見相慰感戴

皇恩將世世啣結圖報無已時矣

奏疏畢

詩賦類集

五言絕句

小齋

結廬遠人跡瀟然立四壁兀坐無所營鳥聲時破寂

獨卧

獨卧澹孤清一夕足千古嗟哉人間世夢幻誰能數

登眺四絕

引睇望南山山𣓤雲為帶須臾挂峰頭縹緲如華蓋

斜陽雨外驕野景殊難敵吾意何太豪一噱杯無滴

遥望箕山雲雲邊誰作主舉酒邀山靈清風入我户
肆目西南望遥見首陽山採薇人已遠目與雲往還

七言絶句

題瑞芝樓

一朵卿雲簇綺櫳氤氲佳氣鬱葱葱輕煙細裊冰壺潤旭日光遥寶樹紅

郊遊即事

一抹輕煙入望賒隔林遥見幾人家蟬聲萬樹催斜日柳蔓千條暎晚霞　生平不識江南路座上偶逢江南客説到北地惟此中

彷彿江南春幾月　久客傷秋損别顔家園風物杳難攀唯餘枕上想思夢雲樹千重總不關　久雨齋頭卧寂寥空庭如洗絶塵囂新晴月下憑誰酌磊塊胸中只自澆

病中侯丈見寄次韻

揮麈論心意自真相過杯酒日相親西風蕭瑟人懷病欣爾高譚玉露新　扶疎庭樹影離離病客悲秋不解頤徙倚青萍裁短句賦成無語自凄其　幾度看雲悵别離賦成潘岳有誰知閒來百事俱慵廢獨剩青樽意不移

病中懷鄭侯二姻丈

蕭瑟忽驚一葉秋無端伏枕政堪愁親知京國逍遙侶何日同登王粲樓

病臥閒居

年來涉世原忘世況復慵身兼病身靜室無心翻貝葉簷前幽鳥亦相親

五言律詩

小園即事二首

地僻塵坌斷密林小樹開總無俗客至時有野禽來清興幽蘭操壯心濁酒杯披襟還岸幘隨意坐蒼苔

選地才容膝誅茅俯綠池花香飛簷蕩樹影鬱參差鳥語如相問無言自解頤拋書眠正穩不羨鹿門期

偶成

鄉思正依依逍遙話息機寂來印窒意況與世人違幽興鴛俱遠閒情鳥倦飛懸知三逕畔松菊有光輝

有客游西園夜酌

簷煙籠遠樹初月印清溪撫景堪投轄尋幽且杖藜苔侵芳徑合竹壓玉欄低宛轉愜心事何妨醉如泥

雨霽

雨餘多景色况復是新秋禾黍青難盡煙光澹欲流小園饒坐玩
獨往牓清幽隴上西風急農人送野謳

夏日閒居即事四首

愛此閒居好塵懷都與忘山光遥展翠水意暗生香到眼即舒咲
臨流可滌觴居然饒野趣身世是羲皇

蕩漾池光淨隄陰泛午涼披襟寄嘯傲邀客共相羊樹杪羣峰峙
雲邊獨鳥翔瀟然聊自適不復問滄浪

何必習家勝臨池興自幽日華川上動雲影鏡中浮遠樹初凝蓋
名花競入流紅塵飛不到終日任夷猶

素有林泉癖偏宜此地幽一泓清自足萬木翠相樛日至爭逃暑
風生似早秋不知人世裡何處有滄洲

訪禪那山中

何處覓真隱千巖窈窕中雲連千嶂合路轉一溪通古寺銜危壁
天風御遠公禪棲本無定疑是叩鴻濛

初秋登眺

小閣凌虛迥憑軒送目長晴雲拂袖落爽氣灌襟涼指點青山勝
追尋綠野芳開樽還待月清興頓飛揚

成都道中

雨歇雲仍住峯嵐溼侵袍羊腸危磴滑鳥道側車勞巖嶂橫千里
乾坤總一毛改眶寓言在誰復滯吾曹

獨酌詠月

月影到梧桐輪溼遠嶠孤寒波侵大地爽氣濯平蕪列宿看寥廓
長河淡有無光華處處滿幽意在菰蒲

題洪陽張老師閒雲館

不盡青山意平林澹晚煙幽人成獨往世事欲長捐信屐尋芳歇
閒心伴鶴眠頗同楊子寂薄卻太玄篇

同侯四大夜酌

風雨宦情微相將話息機夜深重秉燭露下已沾衣吾道無今古
人情幾是非浮雲雙眼盡不覺醉忘歸

途中

一別西山桂今來已四秋風塵雙短鬢心事一虛舟去住原吾拙
蕭條故國愁家園三徑在生計問鋤耰

遊東郊分得春字

無奈韶光老追尋野外春晴林翻度鳥紫陌鬧遊人旅客風塵厭
山家色界新行行不解倦隨地草成茵

題李鳳余花園四首文未加點

佳園風物好重到更相親泉石清依舊林花景復新草侵原坐榻
苔合渾成林隨意箕科穩鷗飛莫厭頻

憐君幽興愜結屋俯清泉劃地纔盈畝為垣但及肩勝擬濠湄日
人似永和年吾欲枕流卧堪追洗耳賢

性頗躭幽勝尋盟舊歡峯嵐沈紫翠溪水瀉闌珊垣繞千章合
風生八月寒披襟深坐嘯高興入雲端

頗有濠梁興觀魚此重來路縈竹逕入泉透石根回窺食如相就
翻藏疑有猜知音千載少容易傍琴臺

雪夜獨酌

獨坐對寒宵鄉心正寂寥遭時憐宦拙思別欲魂銷燭影向人靜
鐘聲帶雪飄胸中饒磊塊斗酒自須澆

七言律詩

閣中即事

小閣登臨四望寬闊河百二盡憑欄青山畫拂煙霞近碧漢宵流
衣袂寒景物一時聊對酒風塵片地可彈冠樽前事事都幽勝倚
醉清歌興未闌

壽喬五老翁

邵窩陶徑結為鄰樊養邱園八十春共羨謝階高玉樹更多漆園

茂靈椿舞衣彩動宜鴻色紫氣光騰海鶴身此日開筵饒景象翩
翩五老御風輪

遊弘法寺次喬傚我老丈韻

鄴分朝市與山林大隱真堪愜我心背郭禪關縈一徑參天灌木
結層陰英遊選勝能移玉譚屑蜚空作擲金吾亦昂藏陪妙躅臨
風徙倚滌煩襟

村隴閒步

郊園窈窕俯流湍載酒相逢意氣看自是沈冥憐調合非關游冶
踏春殘杯光還落南山碧話柄高搖北斗寒子夜清歌乘興處煙

霞籠出水晶盤

真定道中

天書親捧自明光清署僊郎出帝鄉五月鶯花饒客路一尊風雨
共斜陽亦帷高傍金莖影丹節遙分玉露香明到庭闈應計日幾
回舞彩醉霞觴

荆巔吾見訪對酌譚詩

與君一別自長安幾得相逢幾盡歡去住已諳吾輩拙艱危深畏
世途難兵戈南北俱無定杯酒乾坤且自寬入夜高譚縈玉露寒
光直射碧雲端

一行入蜀吟詠絶筆按部過逢溪雨餘阻險日未晡而停驂見壁間范大參韻有戚戚馬見獵喜生聊復爾爾　二絶

重扃深鎖俯清溪鈴析聲嚴鳥雀啼惟有愁心關不住隨風直到大行西　片雲遥掛嶺西頭縹緲吹風任去留心與閒雲無住著閑山萬里共悠悠

送雲衢余太史冊封周藩

天書親捧自黃扉仙侶翩翩辭翠微五月鶯花饒去路三河煙雨點征衣石梁灘靜星軺轉雲隴峯高絳節飛聞說梁州多勝概須君領畧倍增輝

中秋日少司馬李霖老先生報詩見懷時余候代錦屏杜門謝客漫賦寄謝聊供一粲云爾

雲淨當空一鑑流重扃深鎖錦屏秋寒江明月心俱寂玄客青樽思未休綸羽南樓欣逸興烽煙遠徼動邊愁知君贊有平羌策指顧逍遥是漢侯

贈鹺使王公祖

高才遥倚玉峯開主計勛名滿　帝階地重股肱連陜洛職司鼎鼐是鹽梅峯帷度處春風動　恩詔頒從斗極回　聖世即今需碩舊行看曳履到三台



七夕獨酌

星河如練拭平蕪獨立新秋月影孤縹緲臻螢挂薜荔蕭條金井覆桐梧人間蛛巧祇今古天上鵲橋事有無世態總然成幻夢坐憐情景自躊躇

八月聞雁

西風蕭瑟動高樓數點來鴻度遠洲結陣當空傳塞信征人何處起邊愁縱横影帶關山月嘹嚦聲連砧杵秋最是流黃機上女驚時傷別思悠悠

贈亮翁侯四丈

一官蕭索大河濱數載流風徹紫氛迂直自高東海節孤情無愧北山文物情塞馬渾難識吾意冥鴻迥不羣此去郢中歌絕調陽春一曲遏行雲

奉命冊立　益王事竣歸里途中漫賦

水國迢迢望遠天公餘初泛鏡湖舡海濱城闕浮槎下天上風雲擁傳還靈醱分來金掌露彩衣輕帶御爐煙懸知晝錦堂深處紫氣光騰輦瑞筵

古風

春郊遊賞

郊遊原自好況復值春晴芳草迎人媚落花照眼明青山圍四野遠水盪孤城邀客追修禊臨流想濯纓探奇隨意歇浮拍放歌行飛瀑凌空迥和風拂袖輕莫貺物外賞忘卻域中情歸路煙霞晚時聞衆鳥聲

詠竹

記得庭前竹是余手自移托根既得地熏之歲月彌雪霜姿未改雨露澤仍滋亭亭聳孤翠裊裊翻勁枝梢雲何突兀緣砌紛葳蕤幽響鳴天籟疏影覆荒籬繁華謝時并堅貞獨自持粵余秉微尚耽賞在心期心期緊匪遙孔云歲寒時

聽蟬

白日苦炎蒸日暮微風發蟬響聒林柯隨風遞清越繚繞碧雲端斷續夕陽陌鼓翼自泠然抱影能蛻脫幽客破寂寥志士比高潔獨坐亦孤清聞之胸心豁入夜群籟息浩歌對明月

友人招飲漫賦

春郊雨後晴景足美人招飲河之曲大地春色向人驕迎驄春草侵衣綠彼美之人何超逸風流二阮更强一蔭映宛其照乘珠琳瑯不數連城璧嗟余欽耆卯壑儔臭味每與賢豪投對景堪取大白浮粱嵩雄譚傾不周酒酣耳熱重登樓四顧山川入望收中條

積翠渾欲滴遠樹凝煙澹不流尊前美酒頻中聖座裏佳人比莫愁慷慨悲歌驚四野白日為遲浮雲留吁嗟乎丈夫意氣大行粗肯教青髩負醍醐人間此夕復何夕醉來邪問城上烏矓曈斜月花氈毹簷前鐙燭光有無欲去不去復躊躇許身俱作高陽徒高陽徒何磊落滄桑可改名不埸 韻凡六易二百一十二字

題一品當朝圖

畫呂仙圖佩劍提壺立海潮上弄簫盖寄意也漫為賦之

誰將一尺幅寫出滄海圖洪波巨浪幾萬里排空捎斗迷蓬壺蓬壺仙子何昂藏雨腋翩翩挾大荒御風乘氣游汗漫踏來赤脚忩翱翔赤脚騰飛驅巨鼇掀髯一弄紫鸞簫砥柱中流未足數豈妨眼底生波濤嗚呼翻手作雲覆手雨塵世風波亦如此急流勇退昔所欽人間那得丹青似丹青有神復有意分明比跡人間世明光鴆鸘起尺看煙耶霧耶雨茫昧願君持劍蕩乾坤坐令四海淨妖氛玉壺斟酌調元氣願君遍灑躬簷人海波不揚符靈祕逍遙一曲太平春 韻凡六易一百八十字

游龍門漫賦

使君折簡相招致欣然命駕探奇異濟勝偏宜雞肋軀諸節不負登山屐紫金一帶碧插天滾滾洪河波浪遙何物一拳敢為梗巨

靈劈斷始潺潺峯嶂雙巒相並矗驚湍三級如飛瀑不數錢塘八
月潮灩澦如牛亦碌碌蛟虬尚且不能停鼉黿魚蝦應點暴自從
鑿後有龍門萬艇千航相追逐廟貌森嚴明德宮河山環抱氣青
葱躡磴捫蘿脚轉健觀瀾徙倚小飛虹危閣淩敲憑未妥竦松穿
石欲還羇經年勍浸齧山根峭壁懸崖看欲墮日落風生萬壑鳴
撼天怒浪鼓長鯨回渦旋轉那能渡入夜猶聞欸乃聲水光月色
何澄澈萬頃茫茫盡玉雪須臾變幻生微雲數點漁燈自明滅細
雨初收景更新盈盈一水界三秦汾拖素練遙相入華抹修眉半
未勻奔騰南去繞中條咆吼東來撼底柱經行大陸始瀰漫淮水

汪洋亦趨赴至今淮弟河為兄雨瀆合併資轉輸漫說江南供億
繁漕艘百萬留不住國朝命脈在茲河盛當年通禹賦噫嘻聖
人濬哲轉乾坤胼胝勞勞或未可河奠應知自投熊淮安信是文
祁鎖凶來神聖運亙樞瑣瑣鐃鎸屬外郛洛獻瑞河出圖乃知至
德與天符三春變化似非誣沂水仙槎在有無若令一鑒能平定
行屋愚公未是愚

詩賦畢



趙翰林經濟全集卷之四終

經濟全集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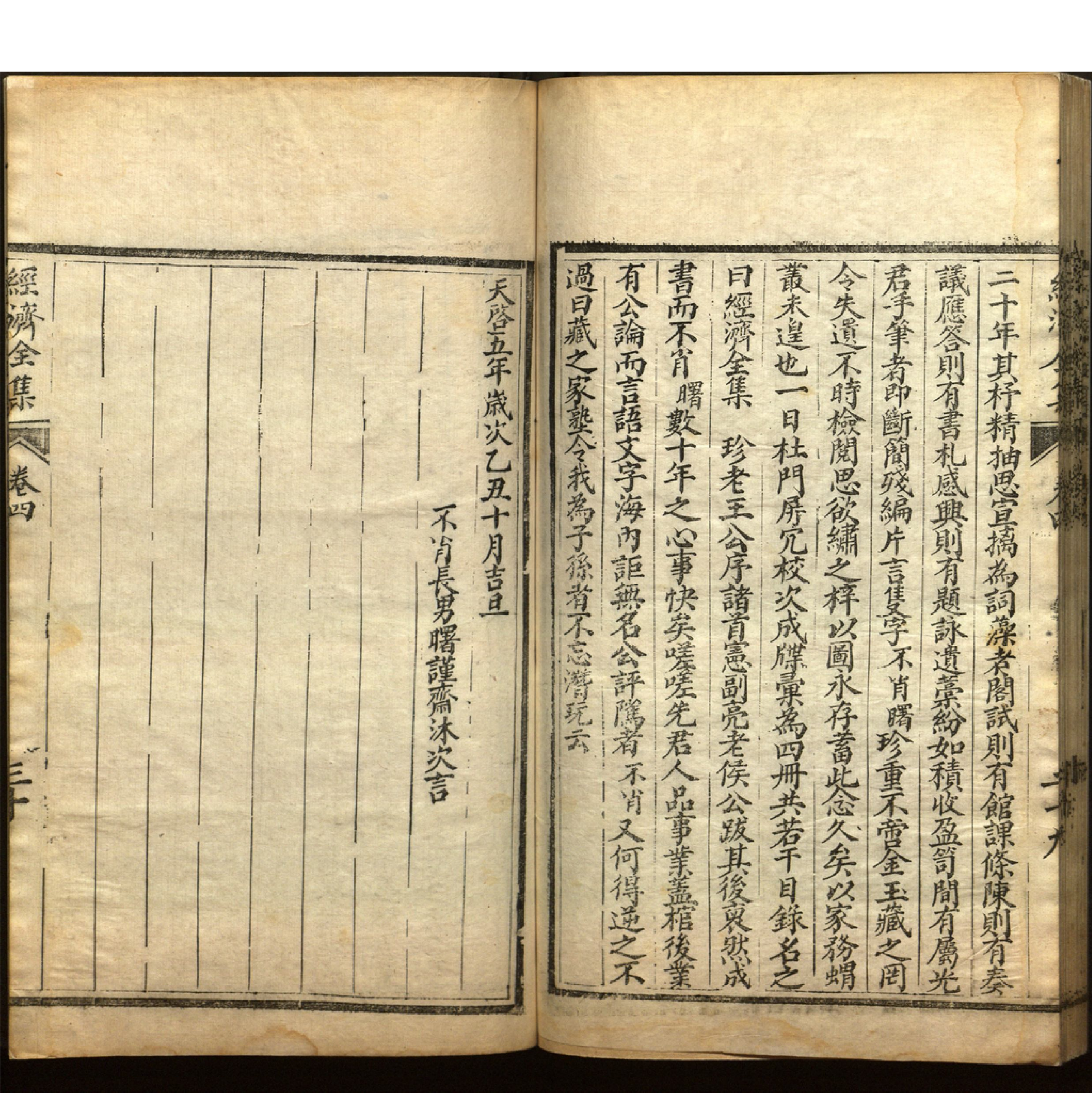
夫立言亦不易矣本諸方寸積為精靈發乎勳業溢於詞章內外本末一以貫之如桴鼓之應聲如立竿而見影信手拈來都是取之左右逢源夫是以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言滿天下無口過巍乎樹赤幟於作者之林也不然而呻吟編緒掇拾唾餘字句爭奇翰墨競巧殫心思於風雲月露間亦豈不足以膾炙人口炫美一時而枝葉太繁本實先撥譬則畫餅膠舟困俾實際君子嗤之以為卮言無當也吾郡伯岡趙公準臺其庶幾乎公故穎異夙負奇才甫弱冠連掇禮闈中木天華選既讀中秘書則愈益汪洋浩大冠

冕詞林未幾拜西臺衣繡持斧廵行燕趙蜀晉之墟轍迹幾遍天下所至霹靂有聲墨吏皆望風解綬而勤勤懇懇於斯民疾苦迅雷之下濟以陽春於是有憚埋輪之威者又有歡欣歌舞於隨車雨者維時萬曆末年頗稱濁靡士風習為如醉如痴世界幾成不痛不癢公乃正色鋤奸畧無假借權貴豪强行行且止嗟乎一紙彈文作中流砥柱猶精衛填海心力竭矣其能挽狂瀾於既倒矣者幾希無何以尊翁在九列故避台班就卿璽如功令故事嗣是歷奉常嗣是以播功晉伯冏清議綿綿不絕如綫常倚之以為重嗚呼艱哉憶公自筮仕迄今不二十年轟轟烈烈搏扶搖而直上與乃翁大司徒皆以進士起家同時並躋卿貳弈葉雲仍爛焉炫燿屈指嘉隆以來海内閥閱人家崢嶸顯赫世濟其美如河東趙氏者幾許人哉猗與盛矣予與公姻親世誼情好莫逆丙午丁未聚首於都城見其言論風旨出人意表竊謂拭目冢卿為人倫藻鑑光施梓里當無窮極而乃造物忌完溘焉朝露言念今昔居諸十餘載如夢寐茲歲乙丑公子輩拾公夙昔所為奏疏詩文若干首付之剞劂氏屬予序予卒業而有感於孟夫子之言也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予知公之為人久矣實未聞其富於著述乃今珠玉霏霏恍然如覩公儀於簡編之端者顧不稱快雖然亦

公之緒餘耳公立朝有鴻猷居卿有月旦正氣英風皎然與日月
爭光豈必俟其言之喋喋而後垂不朽也耶予訥拙不假言不言
言其立言之本如此
龍飛天啓五年歲次乙丑十月吉日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年家眷侍生侯加采頓首
拜書

經濟全集次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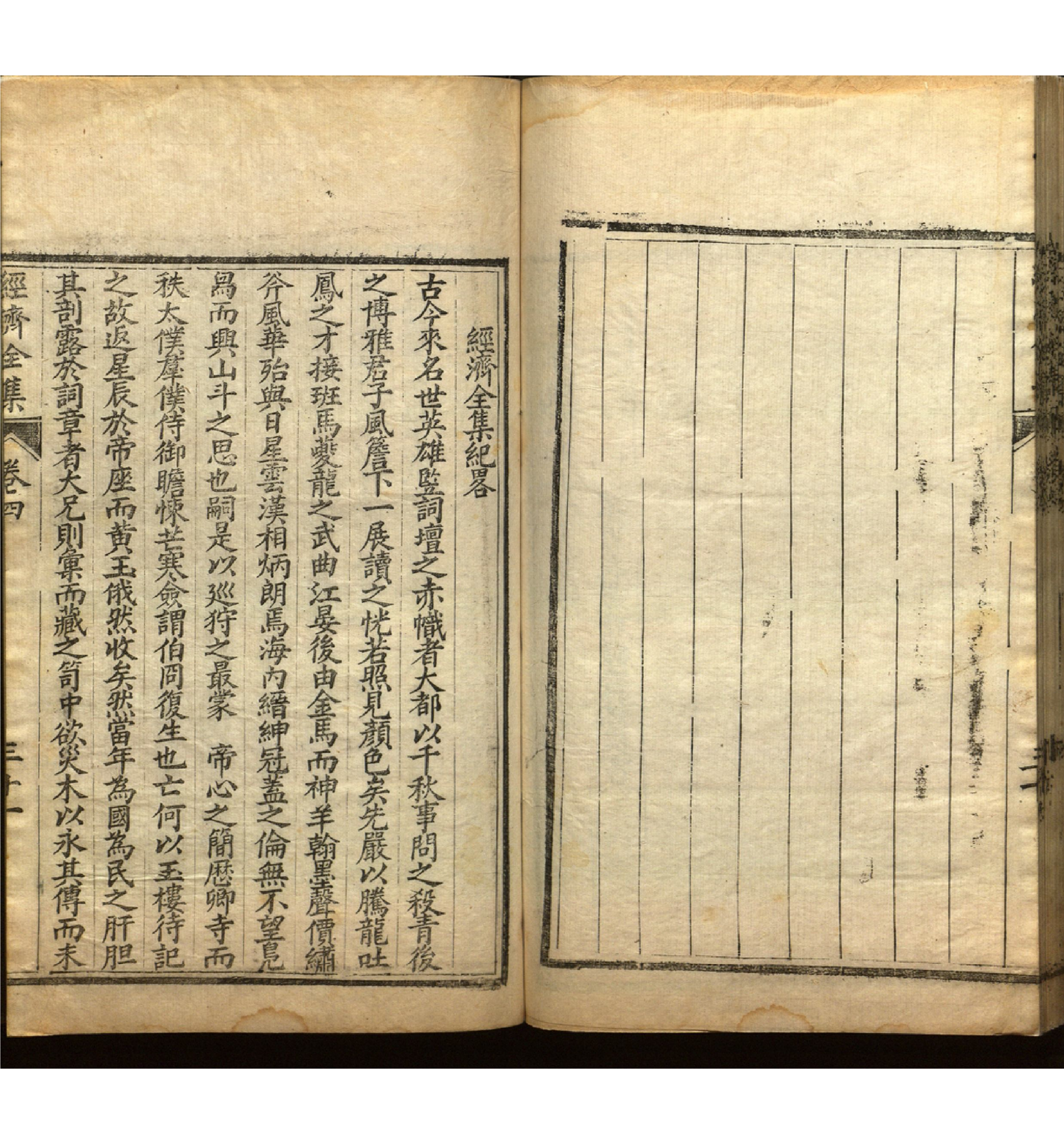
夫文章發自性靈洩諸譚吐由中形外生人之英華也故天有是
氣則有日月星辰之文地有是質則有山川草木之文聖賢有道
德則有六經百家之文三代而降秦漢唐宋以文章諸體名家者
何可指數然有謂章奏不切機宜雖多何補文字不根道德雖工
奚益亦有謂諫書與日月爭光文章為一代宗匠者是辭章雖屬
枝葉而果經世有用命辭有體可法可傳亦宇中不朽事哉先君
承吾大父大司徒公庭訓甫弱冠握軔黃中吉士選得讀中秘書
散館後出為直指歷巡燕趙蜀魯之地再轉得晉秩冏卿前後幾



二十年其杼精抽思宣摛為詞藻者閣試則有館課條陳則有奏議應答則有書札感興則有題詠遺藁紛如積收盈笥間有屬先君手筆者即斷簡殘編片言隻字不肖曙珍重不啻金玉藏之囷令失遺不時檢閱思欲繡之梓以圖永存蓄此念久矣以家務蝟叢未遑也一日杜門屏冗校次成牒彙為四冊共若干目錄名之曰經濟全集　珍老王公序諸首憲副亮老侯公跋其後裒然成書而不肖　曙數十年之心事快矣嗟嗟先君人品事業蓋棺後業有公論而言語文字海內詎無名公評騭者不肖　又何得逆之不過曰藏之家塾令我為子孫者不忘潛玩云

天啓五年歲次乙丑十月吉旦

不肖長男曙謹齋沐次言



經濟全集紀畧

古今來名世英雄監詞壇之赤幟者大都以千秋事問之殺青後之博雅君子風簷下一展讀之恍若照見顏色矣先嚴以騰龍吐鳳之才接班馬夔龍之武曲江晏後由金馬而神羊翰墨聲價繡斧風華殆與日星雲漢相炳朗焉海內縉紳冠蓋之倫無不望見舄而興山斗之思也嗣是以巡狩之最蒙　帝心之簡歷卿寺而秩太僕羣僕侍御瞻悚苦寒僉謂伯冏復生也亡何以玉樓待記之故返星辰於帝座而黄玉俄然收矣然當年為國為民之肝胆其剖露於詞章者大兄則彙而藏之笥中欲災木以永其傳而未

逮也不肖晟愧未能纉遺緒以亢厥宗而糞牆寢牀之中時正襟而披對焉精靈懍懍開卷如生祇覺青齊燕趙之墟迄今日而猶然沐青驄之雨露肅鐵面之風霆也且按戀鱟魚時開誠心布公道糾參謀畫德怨不恤不惟播酋顯褫其魂魄即鬼神亦陰泣其壯烈矣至於皇木礦稅之疏尤稱言言珠玉字字心血夜郎之半壁乾坤恩永賴而誦明德當世世感激無已時也此之文章事業寧不與錦江同而波浪劍峩并其崔嵬乎他如寄興於風臺月榭以鼓吹乎大雅千載而下緒雁行於李杜諸人矣不肖晟敬取而編之以授之梓聊以代陟岵之望過庭之訓云爾若夫鴻猷偉伐

盟帶礪而並

國家當自有 不[illegible] [illegible]之於萬一也

龍飛天啓五年 [illegible]在乙丑[illegible] [illegible]之月

不肖次男晟薰沐謹識

